

春

沈蔚德著

常

在五幕劇

商務印書館印行

沈蔚德著

春

常

在

五幕劇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

(* 85942 滬報紙)

春
常
在
劇
五
幕
一
冊

定價國幣叁元叁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權 所 有 *
* 必 究 *

著 者 沈 蔚 德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春常在 (五幕劇)

時：現代

地：內地某鄉鎮上

人：

方老師——方樹仁。鄉鎮小學教員，年約四十餘歲，是乃仁者。

方皓——其義女。年十二，天真活潑，聰明美麗。尤具仁心。

陳奶媽——方皓之乳母，年近五十。

夏希紳——當地巨紳。神色枯厲，性情偏執，時有不近人情之處。

胡媚紫——其後妻，三十餘歲。風騷陰毒。

夏宛容——其女，年十八九，溫宛若玉，楚楚可憐。

賈任義——三十歲，夏希紳之帳房，陰險小人。

朱校長——小學校長，胆小怕事之好好先生。

白若玉——方皓之生母。二十餘之半老佳人。

趙老大——富農，約五十餘歲，性情耿直倔強。

趙菊貞——其獨女，年十三四歲。

趙老二——其弟。夏希紳佃戶，壯年農夫，勤儉樸實。

趙土洪——趙老二之子，八九歲。小學生。

張大娘——鄉婦。

小雷子——其子，十來歲，啞吧。

白少卿——「杜少卿」式的舊家公子，以好施蕩產，現爲小學教員，年近三十，與夏宛容

夙有情愫。

石福——其家僕，六十餘歲。

周丙元——年二十一二，曾爲夏希紳家長工。

江三混子——刁滑之地痞，三十餘歲。

傅慧老道——到處雲遊，不務正業，常與江三混子等爲伍。

異鄉人——粗魯憨直之彪形大漢，曾爲盜，後改經商。

康營生

夏凌雲——小學生，夏希紳之族姪。

小學生——數人

鄉民——若干

景：

第一幕

方老師住宅門前

第二幕

方老師住宅室內

第三幕

全前

第四幕

第一場

夏希紳家中客廳

第二場

全第二幕

第五幕

全第二幕

第一幕

時： 夏日午後。

地： 鄉鎮小學後院，方老師住宅門前。

景：——

這座鄉鎮小學的校址是從一座舊文廟改造的，後院的三間後殿便暫時做了方老師的住宅。這院內左角有古樹一棵，植在石砌的圍墻之中，枝葉參天，濃蔭滿地。院右則有狹地一畦，雜種着一些花草，蔬菜。幾棵美人蕉和忘憂草正盛開着花，紅黃相間，如火如荼，顏色極其鮮艷。南瓜藤到處蔓延，柔軟的長臂伸到那殿門前去抱住那兩根朱紅柱子，而且幾乎爬到上面那個大月洞窗窗口裏去偷窺屋中的風光。走廊上，兩旁卍字欄杆，幾根竹竿斜搭到樹杈上，竿上晾着衣服，此外還攔着幾個小矮凳。走廊下，是幾級寬大的石階直通到院裏的甬道。

這廟年久失修，牆垣已有倒塌之處，人們爲了抄近，有時便穿過這個後院；因此，方老師住宅門前，有時倒也鴉雀無聲，十分清靜，有時却又熙熙攘攘，成了人跡不斷的往來要道。

時當初夏午後，夕陽斜照，滿天晚靄。只見院中風吹草動，花枝招展；古樹上，飛鳥歸

巢 啾啾不已。殿前却杳無人跡 甚為寂靜。

遙聞操場上小學生歡笑跳躍，鬧成一片。小頃，歡笑聲漸近，一轉而為和諧的歌聲。

小學生歌聲：

春常在，

在我心中。

那怕它淒風苦雨，冰天雪地，深秋嚴冬 心中和煦樂窮無。

一 意求和平

心地放光明，

日月懸碧空，

合作矢精誠，

心絃起共鳴，

燕語與鶯聲。

相親復相愛，

心花常常開

桃紅又李白。……………

（一羣小學生嘻笑跳躍而來，每人手提書包，滿面春風，載歌載舞的走着。）

柳絮 你輕輕舞，

蝴蝶，你慢慢飛，

誰說春去不再來？

人人心中春常在，

一片好世界！

（歌聲甫畢，學生甲乘勢揀了小學生乙一下，小學生乙幾乎跌倒大家一陣哄笑。）

小學生甲 （跳到圍着樹根的石墩上去。）來，來，大家耍一會兒再回家，太陽老高老的呢！我們來捉迷藏好不？

乘小學生 （七嘴八舌的）不，我說丟手巾！不，我說槍圈！不，點花名才好玩。……
（吵吵嚷嚷，莫衷一是。）

小學生甲 大家別嚷，聽我說……

（小學生夏凌雲忽然跳到石墩上，把小學生甲推下去。）

夏凌雲 你說什麼？大家聽我說……

小學生甲 （氣憤）夏凌雲你推人……

夏凌雲 （強橫的）推了你又怎麼樣？只許你站在這兒說話，不許我說話？大家聽我說，我們頂好是……（不料他的話也未完，從樹上掉下一滴潮膩膩的東西，可巧落在他的鼻尖上。）

啊？這是什麼？（用手去摸，塗成一個花鼻子。）

衆小學生（拍手大笑）花鼻子！看夏凌雲的花鼻子！

夏凌雲（羞而且惱，仰頭細看。）原來是你這個死東西搗鬼！

衆小學生（也仰頭察看，發見樹上有鳥窩，這時鳥聲啾啾，清脆可聽。）啊鳥窩！鳥窩！他

吃了鳥屎！鳥屎好不好吃？你倒是說呀，你怎麼不說了哇！哈哈！……

（夏凌雲氣憤的拭去鼻上的鳥屎，一言不發，跑到走廊去拿了一根空着的晾衣竿 又復跳到石礮上，仰頭測量樹身的高矮。）

衆小學生 做什麼？你要做什麼？

夏凌雲 他搗我的鬼，我搗他的窩！

趙士洪（急忙上去拉住他）夏凌雲不行，你忘了六老師的話嗎？我們不但要愛別人，而且要

愛一切的生物。你搗了他的窩，要這大風大雨來了，那些小鳥兒怎麼辦？假如有人把你家裏的房子折了，你睡什麼地方？

夏凌雲（掙脫，粗聲）哼！誰敢折我家的房子？走開！我偏要搗！

趙士洪（仍然拉住不放）算了，算了。我們大家玩別的好不好？……

（夏凌雲話未說完，一手掙開他，就拿竹竿往樹上搗去。一瞬間，鳥巢雖未搗下，一隻羽翼未豐的鳥雛却已落出巢外，呱呱墜地。大家呀的一聲，跑去拾起，聚而觀之，見小鳥已

被摔傷，奄奄一息。）

小學生乙（摸着手掌裏那個閉目喘息，肉突突的柔軟小東西）你看，這小鳥兒，得只剩一口氣了，它的毛還沒長全呢！（忽聞枝頭鳥噪聲甚爲急噪）它的媽媽在樹上叫它呢，你聽！

（大家都動了憫隱之心，面面相覷，默然無語。）

小學生丙（自告奮勇）我來爬樹，把它送還給它媽媽去。

夏凌雲（攔住他）給我！是我打下來的，不許送到樹上去！你們這羣推車抬轎的種，敢不給我！

小學生丙（怒）你罵人！我們推車抬轎的是不好種，你們夏家有田有地就是好種！哼！算了吧，王家伯伯說的，你們姓夏的就沒有一個好人，你家叔叔夏希紳，夏二老爺就是一隻有名的瘦狼，吃人不嫌有骨頭的。大家看！就這個樣子！（他拉長了臉，瞪着眼睛，背着手，大踏步，做出一個嚴厲老年人的神情，向衆人面前衝去。）

衆小學生（覺得好玩，紛紛作逃避狀。）狼來了，狼來了，快跑呀，快跑呀！

（夏凌雲惱羞成怒，拿着竿子要打小學生丙。）

小學生丙（幽默的）怎麼，姪兒打起叔叔來了？啊？

（衆哄笑。夏凌雲氣極，無可發洩，又拿竹竿去搗鳥巢。）

趙士洪（急忙又去拉住一面勸大家。）大家別鬧了。你也別去搗鳥窩啦！真不好？方老師說過……

夏凌雲 去你的罷！方老師，方老師，就是閻王老子我也不怕！你配來管我！（兩人扭了幾下，夏凌雲一竹竿打在趙士洪頭上，趙士洪忍不住呱的一聲哭了。衆小學生大爲不平，一哄而上。）

衆小學生 你打人！你打人！走！我們帶他到方老師面前說去！走！

夏凌雲 走就走！告方老師又怎麼樣？

（衆小學生奪下他的竹竿，扯扯拉拉的把他攙走。）

小學生丙（見趙士洪站在原處不動，回頭喊他。）來呀！趙士洪！不能叫他白打！

趙士洪（摸着頭上的痛處，抽咽着。）我——我不去。我——不——恨他，不去告他。

小學生丙 好吧，你不去告，我們替你去告！（隨衆同下）

（趙士洪一人在此，抹着眼淚，一邊抬起打架時從書包裏掉在地下的筆墨。趙菊貞上。她年約十三四歲，穿一身花洋布短褲褂，流着兩個小辮。圓圓的臉，黑黑的皮膚，濃眉大眼，紅臉蛋，薄嘴唇，富於鄉村少女的健美，同時帶着鄉民的撲實淳厚的氣味。但在她大眼睛一閃，薄嘴唇一撇的時候，却也顯出嬌憨之外還有三分慧點。）

趙菊貞 士洪弟弟！你在這兒幹什麼？（上前幫着他檢東西，抬頭看他。）又跟人打架了是不

是？小淘氣！噯噯！看你頭上這個大疤！（忙用手掌替他揉摸。趙士洪本已止哭，這時却不由得又復涕淚交加。趙菊貞拉到石級上坐下，安慰着他。）別哭了，是誰欺侮你？告訴菊貞姐姐，菊貞姐姐去罵他。

趙士洪（搖搖頭）不用去罵，這會兒已經不大痛了。他自己會後悔的，要是他知道我下半年就不上學了，他一定不會打我。

趙菊貞 你還沒畢業，爲什麼下半年不上學了呢？

趙士洪 爸爸說——（神色淒涼，喉嚨發硬。）

趙菊貞 是二叔不要你進學堂了嗎？（他點頭）爲什麼呢？

趙士洪 學堂裏下半年都要做制服，爸爸說，沒有那麼多錢買布；又說媽媽病了，家裏沒人做事。我要不進學堂，就可以在家裏照看弟弟妹妹，放放牛，拔拔草，幫着打打雜。

趙菊貞（嘆息）也不怪二叔心狠，總是「窮」的不是！（沉吟）制服費！（忽然）二姨的病還沒好嗎？（士洪搖頭）可惜我又不能去看看她。（拉着士洪的手，親切的。）士洪弟弟別難過，菊貞姐姐替你想想辦法。你回去跟二姨說，菊貞問她好，叫她耐心調養，明天我再請隔壁張大嫂帶點吃食過來。再叫她勸勸二叔，說還是讓士洪弟弟唸完小學的好，菊貞姐姐說，錢有辦法。這些話記住了嗎？

趙士洪（連聲唯唯，面有喜色。）記住了。媽媽常說菊貞姐姐是頂好頂好的姑娘，她很想跟

你見面談談，可是又怕大伯伯罵。

趙菊貞 唉！這都是我爸爸那肚子別扭勁兒鬧的，好好的一家人，弄得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比路人都不如，真是何苦來呢！……（忽聞路旁有老人咳嗽聲）你聽！就像是我爸爸來了。

趙士洪（慌忙立起）我要回家了。

趙菊貞 好弟弟，別怕他！你就看見他發起狠來老虎似的，可不知道他的心才軟得像棉花呢！你別走，咱們正好跟他苦說說。……

（趙老大吸着旱烟袋，緩緩走來）。

趙菊貞（迎上去，嬌憨的。）爸爸！

趙老大 你在這兒！我那兒沒找到哇！這麼大的姑娘了，成天在外面亂跑，這會又跑到學堂幹什麼？

趙菊貞 噁唷！我來玩玩，不許嗎？那怎麼您也來了？也跑到學堂來幹什麼？

趙老大 沒受過教訓的丫頭！管起老爸爸來啦！（揉着眼睛，指着躲在菊貞身後的孩子）。那是那家的孩子，躲着幹什麼？

趙菊貞 那是咱趙家的孩子！他躲着就爲了不敢見您！（把士洪推到趙老大面前）士洪弟弟，出來叫聲大伯伯！

趙士洪（胆怯的）大伯伯！

趙老大 哼！（微微跺了跺脚，板下臉想走。）

趙菊貞（追上去）爸爸！您別走，讓我來給您裝一袋煙。（不由分說，搶過旱煙袋，替他裝煙。）怪不得您生氣，我今天還沒盡過孝心呢！

趙老大（無可如何）這個丫頭！看你眼睛咕噪噪的亂轉，又該出什麼壞主意啦，你可小心！要是爸爸愛聽的，你就說；要是爸爸不愛聽的……哼！

趙菊貞 我不敢惹您生氣，爸爸！就算您猜着了，我是有話跟您說。您且等我把話說完，再看這話女兒該不該說。

趙老大 你舅舅跟你表哥來了，家裏有事。你快說吧！我沒有功夫。

趙菊貞 我先問您，您疼不疼我？

趙老大 傻丫頭！這還用問。

趙菊貞 您疼我，爲的我是您獨養女兒，對不對？我再問您，舅舅跟表哥是什麼人，爲什麼他們窮了，您就周濟他們；他們來了，您就打酒買肉的請他們？

趙老大 那是親戚呀！人那有不顧親戚的？

趙菊貞 那就對了。不過，只顧我媽的兄弟，可就不顧自己的親兄弟；您疼自己的女兒，疼自己的內姪，可就不疼自己的親姪子，說怪不怪？

趙老大（正顏厲色）菊貞！你越來越不像話了，你倒想教訓起我來了？

趙菊貞（哀求的）爸爸！做女兒的不敢！爸爸就生我這麼一個女兒，平時多疼我，做女兒的還能故意惹您生氣嗎？可是今天女兒實在忍不住了，您就打死我，我也要說的。您是不知道現在二叔家裏的情形——士洪弟弟，你過來，告訴大伯伯：二嬸怎麼病了兩個多月躺在床上哼哼，又沒錢買藥，又沒有吃的；小二兒、小三兒、小四兒怎麼沒人照顧，整天滾得一身泥，摔得滿腿青的；小五兒又怎麼沒奶吃，餓得瘦猴似的；二叔又怎麼一把土一把汗的種田種地，推車抬轎，做得腰彎背駝，也不夠家裏吃用。還有你自己，下半年又怎麼沒錢交制服費，不能上學堂，只好在家裏抱娃娃，放牛喂豬，做一輩子的睜眼瞎子。（說得聲淚俱下）士洪弟弟，你說呀！你跟大伯伯說呀！自己的親伯伯，又不是外人。

趙士洪（給菊貞說得傷心，滿腹委曲）。菊貞姐姐！（抱着菊貞痛哭起來）

趙菊貞 士洪弟弟！別哭！現成有大伯伯給你作主！

趙老大（忍不住看了他們一眼，長嘆一聲）唉！（立起身來想走）

趙菊貞 爸爸，到底……

趙老大（強自鎮定）這丫頭！你瞎鬧些什麼？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誰叫他爸爸當初不聽我的話？他既然眼裏沒有我這個哥哥，我就心裏沒有這個兄弟，他的事我管不着，你就別夾在裏頭起鬧了。

趙菊貞 爸爸！您……（忽聽有人喊士洪）

聲 士洪！士洪！（趙老二匆上，肩上擗着鋤頭。弟兄們彼此見面一怔，但是不交一語。他逕向趙士洪走去。）

趙老二 士洪！放了學半天。還不回家。走！回去！不死你！

趙菊貞 （上前，親熱的）二叔！……

趙老大 （厲聲）菊貞！你也給我快回家去！

趙菊貞 知道！我這就來！

（趙老大無奈，下。趙老二拉着士洪驕走，菊貞上前幾步。）

趙菊貞 二叔！（趙老二不理）二叔！您慢走一步，姪女有句話說。

趙老二 （眼睛不看她）不敢當，姑娘有什麼話跟我說？

趙菊貞 我爸爸知道二嬸病着，小五兒沒奶吃，這是二十塊錢，說讓您先去買點糕喂他。士洪弟弟的制服費過兩天再拿過來，您千萬可別讓他停了學不上。

趙老二 （眼睛釘着她）這真是你爸爸的意思嗎？

趙菊貞 （低頭，含糊的）是的。（忽然抬頭，滿臉誠懇。）二叔！我爸爸向來嘴硬心裏軟，您還不知道嗎？如今年紀大了，老脾氣更是改不了了。看在多年弟兄面上，您就……

趙老二 （冷笑）姑娘，難得你的一片好心。可是我趙老二雖窮，却也窮得硬朗。難道這會

伸手，拿了姑娘的錢，回頭再叫你挨一頓臭罵？我寧可窮死，也不能那麼沒有骨頭。（拉着士洪，掉頭逕下。）

（趙菊貞手持鈔票，淒然悵望。少頃，正欲轉身，忽聞樹後有呻吟聲，嚇了一跳，轉到樹後去看。）

趙菊貞 誰？一個要飯的花子！你躺在這兒怎麼了？

周丙元 （從樹後地上欠起半來身子來，渾身發抖。）我……不舒……服！又發冷……又發燒！噯喲！我的媽……呀！

趙菊貞：看你這個樣兒，真是病得不輕！你儘躺在這兒也不行呀！

周丙元：我走不動了，才在這兒歇歇。（向她細看）哦！你不是趙保長家的菊貞姑娘嗎？我是周丙元呀？

趙菊貞 周丙元？哦，你不是在夏二老爺那兒做長工的嗎？怎麼就落得這個樣子？

周丙元 咳！我三天兩頭打擺子，一天比一天的沒精神，那還有力氣做活！夏二老爺見我老害病，就把我給辭了。我又不是本地人，無親無故，無處投奔，只好……

趙菊貞 夏二老爺也太狠心了，那麼大的家當，就白給你一碗飯吃，替你病養好了又怎麼樣？

周丙元：咳！他是算盤打過樑的人，那顧窮人的苦處！

趙菊貞：你的家呢？

周丙元：我的家離這兒還有一百多里路遠呢？沒有盤纏，回不去！咳！想不到周丙元年輕力壯，會把命送到這兒！真是「好漢只怕病來磨」！噯喲，我的媽呀！（力竭聲嘶，倒在地，下只顧呻吟。）

趙菊貞（惶急）：這怎麼辦呢！（轉身看殿上大門，笑着在自己腦袋上打了一下。）我真糊塗，現放着一個看病不要錢的高明醫生在這兒；爲什麼不請他老人家來給他看看呢。（跑上石階，叩門）方老師！方老師！（無人應聲，門也推不開。）不在家？啊，也許在前頭小學堂裏開會吧。（向周丙元）你真運氣，單單睡倒在方老師的門前。我替你去找他來給你看病，你就在這兒等着，別走了。

周丙元（感激）：不敢勞動姑娘，我準在這兒等。……

（不待話畢，趙菊貞早已抽身去遠，周丙元靜臥，呻吟。遠遠微聞化緣之聲。江三混子歪戴帽，斜披衣，嘴裏哼着小調，拖着兩隻破鞋，梯他而來，在樹下坐着歇涼，化緣聲漸近，江三混子聞聲急隱樹側。傳慧老道上。他身體魁梧，面目猙獰，虬髯繞頰，頭挽道髻，身穿道袍。先賊眉賊眼的四面看了一眼，便直上石階，在門前化緣。把錫杖上的鈴搖得嘩啦啦作響，一面哼着那老套的口頭禪。）

傳慧老道：無量佛！道有道，非常道！法非法，看緣法。天無緣。日月不明；地無緣，草木不

生；人非終，呵喚不覺。有道雲遊天下，今日路過此地，只望施主結個善緣，發個善心，施一點香火錢，功德無量！……（推不開門，四顧無人，伸手去偷取竹竿上晾的衣服。江三混子蹣跚上階，從後一把抓住老道道袍的衣領，倒拖他下來。）

江三混子（低聲喝道）好個賊老道！我跟你可真是有緣呀！

傳慧老道（驚惶失措，回頭一見他，方才放心。）江三混子，好小子，誰叫你來混攪合的？到了手的財，叫你給趕跑了；外帶嚇了我一大跳。

江三混子 你好大的胆子，大白天就擺動手，虧得落在朋友眼裏，要是給別人看見，怕不打折了腿，挑斷了脚筋，那才叫你走不回去爬回去呢。

傳慧老道 咳！「狗急了跳牆，人急了上房。」有什麼法子呀！

江三混子 來，來，咱們坐下來談談。（二人在樹下落坐）好久不見了，這些時你在那兒發財？

傳慧老道 咳！到東鄉去轉了一趟，也沒撈着什麼油水。在楊家店一件買賣，我巡風，誰知人家早以着啦，進去一個逮一個，真好比「甕中捉鼈」。害得我在外面老等，左等右等，誰知等出一條老黃狗，牠連聲招呼也不打，「刷」的一聲，從黑影竄上來，一口咬着我的腸。肚子不放，你瞧，這兒還裹着呢（指腿）要不是菩薩保佑，我順手一擡子就把牠的喉嚨扎了個透明窟窿，只怕今天都見不着你老哥呢！

江三混子（把耳朵上邊夾着的半根香煙取下點燃吸着，悠然的）險事！我勸你還是少幹這些險事。我常說，硬的不如軟的，明的不如暗的。又道是，搶不如偷，偷不如騙。我江三混子從小沒爸沒媽，沒產沒家，也混到半世人生了，到如今不缺吃，不少穿，安安穩穩的坐在這兒，連皇帝老子也沒奈何，不就虧了這一個馬扁兒的功夫？所以，不是說笑話，你要修到我這樣的道行還早呢！

傳慧老道（恭維的）你老哥那還用說？近來一定發財。有什麼事兒，可別忘了提攜提攜我貧道哇！

江三混子（驕倨的）那還用說！我馬上就有一條妙計。不過，你現在腰上可有幾個現錢，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咱們先到街上小酒鋪來上四兩，一邊喝，一邊談着豈不好嗎？

傳慧老道（苦臉，往身上亂摸，）真倒霉，今天就沒化到錢。不瞞你說，我從早晨到現在，才吃過一個燒餅，這會兒五臟神就喊人上香啦！

江三混子（眼光手快）你那大襟裏是什麼？拿來瞧瞧！（早從老道懷裏抽出一個酒葫蘆來。）

傳慧老道（忙來搶護）那是……那是……

江三混子（別「那是」啦！我知道這就是楊枝水，仙人露，吃了能長生不老的續命湯。（拔開塞子就咕咕咕的喝。）

傅慧老道（無可奈何，可憐巴巴的）「老兒嚙下留情，嚙下留情，千萬剩下幾口讓貧道也解解喝。」

江二混子（把眼睛一白）我說老道，你這就不痛快。照說既是一個道兒上的朋友，你就不該藏私。你想，沒有這個仙湯還能想出什麼妙計？難道說，等會兒咱們錢到了手，我還能扔下你一個人獨吞嗎？

傅慧老道 是的，是的，可是你到底有什麼妙計？能有多大的油水？

江三混子（幾口酒下肚，舌生蓮花）錢啦錢！多少人爲你害了相思病，多少人爲你不顧了性命。你聽，錢！錢！這個字兒說出來都好聽，更別提從前那白花花、洋錢碰洋錢的響聲兒，聽了有多麼迷人啦！現在儘用鈔票，可惜是個啞吧；不過那花花綠綠的模樣兒也怪標緻，就像一個穿紅戴紫的小媳婦，一見了她，你就忍不住眼皮子發痒，肯頭裏發酥，從心裏要笑出來！你要着了她的魔，那可就白天想着她，晚上夢見她；望得一個到手還想兩個，得了東施還想西施，沒完沒了，沒止沒歇，到後來睡在棺材裏還伸出手來呢！

傅慧老道 咳！錢自然是好東西哇！人說「錢能通神」，又說「瞎子見錢把眼開」；三歲孩子也知道錢的好處，這又說它幹嗎？

江三混子 你聽呀，這就到了正題啦！你只知道錢好，人人都想它；你就不知道「無有錢弄斗，有了錢燒手。」這句老話？遇着那些錢多了燒手的人，就用得着咱們了。你看咱們是

會花沒有錢，有些人是有錢不會花，這是不是天大的一件冤枉事？咱們要是幫着他們花了，豈不算積了功德？

傳慧老道 有錢不會花？天了那有這樣的傻子？

江三混子 你瞧，就真有這樣的傻子！我們這兒現成放着一個石大少爺，他家世代齋香，富有百萬，直傳到他父親手上，却一味的好善，興學校，辦善堂，修橋補路，賑災濟貧，把家當耗了一大半。他死後，偏偏這位兒子——石大少爺更是獸頭獸腦，不知道錢的好處。無論誰，只要一張嘴，也無論數目大小，總是有求必應，揮金如雨。不到十年功夫，給人連誑帶騙，最近已是一貧如洗，可是他族裏人却個個發了財，現在慢慢都不上他的門了。老實說，前兩年我也作成了他幾次，現在……

傳慧老道（失望）你說了半天，到底還是一篇廢話！

江三混子 你別急呀！現在我到了沒法的時候，還是找他救救急。本來，「巧媳婦做出無米的飯」，家當完了，也只好歇手；可是話說回來，「老馬不死舊性在」，只要他手頭稍有餘錢，他禁不住就要給人，真像錢燒了手似的。你想，人家要是能拔根汗毛，不能比咱們的腰還壯嗎？

傳慧老道（色然而喜）那我們怎麼下手呢？

江三混子 那倒不難，拍馬得正拍在馬屁股上。這位石大少爺最愛人提起他的老太爺。你要識

這個人見過老太爺。或是這件事老太爺當年是想做的，那就沒有不成的。倒是有兩件事不好辦，第一，因為他現在錢不湊手，凡事要由他的老人家石福作主，所以難了許多；第二是我出面的回數太多，石福那老傢伙心裏很不痛快。

傳慧老道 那麼就由我出面怎麼樣？

江三混子（搖頭）你也不行。第一你摸不着那個大少爺的脾氣，嘴頭又笨；第二，你在這兒常來常往，只怕也逃不過石福的眼睛。最好是咱們倆都不露面出頭，只算是替另外一個人求告，也許還有七八成湊手。

傳慧老道 一時上那兒去找這個人呢？

江三混子 譬如說，你要是有一個徒弟……（從樹後發出一聲呻吟，兩人驚惶四顧，發現周丙元睡在那兒）。

傳慧老道（倉卒之下，忘却自己是出家人，猙獰的）。路死路埋，溝死溝埋的混帳東西！敢來偷聽老子們的小話。你要是敢來壞老子們的事，只看你那幾根雞骨頭可當得了老子們的拳頭！

周丙元（莫名其妙）你這是幹什麼？欺負我這個病人？

江三混子（勸住老道，向他示意）。喂！你正好收他作個徒弟呀，怎麼倒發了楞勁兒？（向周丙元）別理他，他是個瘋老道。呃，窮朋友！我認識你是在夏家做過長工的周丙元，現

在英雄落難，困在此地。人說，「四海皆朋友」，我們見你可憐，倒想幫你弄點盤纏，大家也都叨一點光。現今正有一件不費事的買賣，你可肯作？（彎下腰去，向他附耳而言）。你看這樣夠多省事？將來錢到了手，咱們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分。

周丙元（搖首）我周丙元窮雖窮，還沒做過這樣不講廉恥的事，我不幹！

江三混子（冷笑）不講「廉恥」，「廉恥」賣幾個錢一斤？我看你還是沒餓夠，你就抱着你的「廉恥」等死吧！（甘言誘惑）朋友，其實我們也不是本心願意，都是叫窮擠的。再說這又不是殺人放火，挖牆掏洞的險事兒，就靠我這兩張嘴唇皮動動，你又不担斤兩？說不成，咱們至多認個晦氣；說得成，我們落幾頓飯店錢，可是你也許就治好了病，闖得了家呢？我看你還是想開一點的好！

周丙元（半晌，長嘆）。咳！好吧！只要菩薩保佑我的病好，回到了家，死了也閉眼。

傅慧老道 無量佛！咱們夥計算搭好了，可是我還不知道怎麼下手哇！

江三混子（四顧）別嚷，那邊有人來了。來，來，我告訴你，橫直都聽我的調度就是了。（

偕老道隱入樹後。）

（石少卿上，石福隨後。石少卿穿一件半新的本色白綢長衫，手持黑紙摺扇，舉止倜儻，面目清秀，隱含一團英氣，然而有時顯得很豪放，有時却又彷彿顯得是憨厚。石福穿一件舊藍布袍，洗得褪了顏色，然而仍很整潔。他鬚眉皆白，老態龍鍾，這時緊跟着他的少主

人之後，亦步亦趨，似乎有所陳說。）

石福 少爺！不是我大胆，總來囉哩。你的脾氣，到現在可真得都改了才成呀！

石少卿（漫不經心的走來賞玩階下的美人蕉）石福，我現在已經很謹慎了不是嗎？處處都聽你的話。你看這美人蕉，真是娉娉婷婷，大有弱不勝衣之態！

石福 我不懂什麼美人蕉不美人蕉，我只知道當初老爺臨去世的時候，說：「石福！我把少爺交給你，你要看着他好好做人，成家立業！」可是到現在，眼看着家產是差不多花得一光二盡，快三十的人，連少奶奶還沒定下。石福這兩年常發老病，腿子一天比一天的無力，只怕早晚是不中用的了，到那時候，見了老爺，叫我說什麼呢？

石少卿（肅然，安慰他）你也不要難過。錢財本是身外之物，並且貴在流通，散給世人總比藏在自己窩裏單傳給兒孫的好。我石少卿庸庸碌碌，一無所長，幸而秉承了先父一點濟世救貧的遺志，沒有成爲一個利祿薰心，唯錢是命的守財奴，總算上可以無愧於宗祖，下也可以聊以自慰了。自古道：「知子者莫如父」，我這點居心，別人也許不知，老爺一定明白，你放心好了。

石福（瞠目不知所以）照這麼說，誰也不應該攢下多的錢，誰要有了多的錢就得想法子散給別人？那還成什麼世界？那誰還辛辛苦苦的攢錢，那也就分不出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哩！

石少卿（微笑）我問你，世界上爲什麼一定要分窮富？分了窮富又有什麼好處？

石福（倒也給他問住）那……那……可是少爺，別人都不像您這樣想。當初老爺少爺一手周濟的人，現在都發了財了，可也不見得都散給別人，照樣自己留着慢慢享福。

石少卿 那是他們不明白大道理，咱們不必管他們。

石福（見他執迷不悟，漸漸急燥）。石福也是一個不明白您這種大道理的人，暫且說句大膽的話，我看您這種行善的法子，簡直是「儉雞不着，倒蝕一把米。」您覺得自己是一片好心，把家財散了來救濟窮人，其實倒白便宜了那些好吃懶做，弄巧賣乖的壞東西。他們明知道少爺的脾氣，只要臉子一苦，說上三句哀告的話，您就不問底細的往外掏錢了。說您也不信，他們很有些當您是個衣飯碗，大肚子的彌勒佛，沒了落子就想來討秋風，當面千恩萬謝，背後還笑您一聲傻子，這真是何苦呢。不說別的，就說前村的王小二吧，上月跑來說他七十歲的老娘要死了，哭着求一付棺材錢，後來我一打聽，他家裏那裏有什麼七十歲的老娘，只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婆娘。大概他把少爺給他媽的棺材本，都買了什麼花兒，朵兒，胭脂水粉，孝敬了這位婆娘了。

石少卿（皺眉半晌）。石福！你也不要把人心都看得那麼黑！

石福（自悔失言）少爺不是石福的話太刻薄，確是現在的人心都沒少爺想的那麼好。少爺自小嬌生慣養，老爺的家教又正派，那知道外面的世情。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老爺和少爺兩世行善，天總有眼睛的。不過石福免不了有時要提醒少爺兩句，別反上了小人的當就是了。

石少卿（笑着）以後有什麼事，我都先跟你商量一下，如何？

石福 那是少爺看得起石福了。（頓一頓）今天小學裏聽說發了薪水？

石少卿 你又不放心了是不是？（從袋裏掏出一把鈔票，留下幾張，餘外交給石福。）我只留下幾十塊錢零用，剩下你就替我放着作家用吧。

石福 是呀，米又該買了，還有柴火……

石少卿（揮手）去吧！去吧！誰聽你這一套！

石福 是！石福回去叫家裏的端正晚飯，少爺早點回來吃飯。

石少卿（點點頭。徘徊於花草叢中，口中微吟）。風吹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石福（走開去幾步又走回來，似乎看破他主人的心事，機密的）。少爺是不是等一個人？

石少卿（微驚）我等誰？

石福（笑容可掬）當然是等夏宛容，夏小姐呀！

石少卿（以不答答之）我看，你還是去招呼晚飯吧。

石福 是，我就去。（自言自語）夏小姐真好，心慈面軟，脾氣好，人正派，跟少爺倒是天生的一對兒，只可惜她的爹太刁難，要不然這一頭親事豈不早就有了定奪了？

石少爺（笑着）我倒不急，要你急什麼？（作出打呵欠的樣子）「我倦欲眠君且去」。去吧，去吧。

石福（摸着白鬚，且言且走）。石家的人，有兩代都是我眼看着長大的，如今我正急着要看第三代的人呢！（下）

（石福去後，江三混子從樹後探出半身，見石少爺有上石階之意，忙指揮樹後二人，一齊發動，是呻吟聲及撫慰聲突然大作。）

周丙元（勉強立起）噯喲，噯喲，……

傳慧老道（扶着他從樹後走出，假慈悲的。）咳！慢點，慢點！我看你就在這兒歇歇吧。（把他靠在樹下石礮之前。）

江三混子（也來幫忙，向傳慧）。你也別急，等會兒找幾位施主湊點錢吧，（回頭見石少卿假作驚喜之狀），這可是你的善心感動天地，想不到馬上就碰見一位天字第一號的大施主。這可是你們倆的運氣到了。（上前）石大少爺，可巧您在這兒。（向傳慧招手）過來，你見見這位石大少爺。

傳慧老道（打一稽首）石大施主！

石少卿 這是……

江三混子（連忙接腔，口若懸河）。他是離這兒十里外楊村清妙觀的老道，法名叫傳慧。清

妙柳原是一座破廟，年久失修，早已沒有香火了，這老道平時就靠到處化緣過日子……

傳慧老道 無量佛！

江三混子 有一天晚上，下着小雨，他正在廟裏打坐唸經，忽聽門外，有人啣啣唧唧的，接着又咕嚕一響，他忍不住跑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病人暈倒在廟門口了。……

傳慧老道 （搶着開口）無量佛！

江三混子 （瞪他一眼）他連忙把他背進廟裏，用薑湯救活，一問，才知他是個遠路人。從小父親在關外經商，多年未回，也不知到底生死存亡，他的媽一雙眼睛都哭瞎了，所以他到了二十歲，就立志出來一路要飯尋找父親，不想受盡風霜，竟得了重病。……

傳慧老道 無量佛！

江三混子 得，你往下說吧！我讓你說。

傳慧老道 我說就我說，你怕我不會說嗎？（向石少卿）貧道見他是個孝子，又在貧病之中，便把他留在廟中，一面化緣養他，一面替他求些仙方醫病。不料病狀還沒有起色，廟裏人不容他，他又立意要走，貧道自量無力成全他的大志，只好打算一路陪送着他，到天涯海角走上一趟。

江三混子 我是剛才聽老道說起。您看，這一個是萬里尋親的孝子，這一個是慈悲為懷的老道，在現在這年頭兒真上那兒找去？可是就沒人肯成全他們，您說怪不怪？我當時聽了，

忍不住就嘆了一口長氣，說：「咳！要是石老太爺在世就好了。這件是只要有一點風聲落在他老人家耳朵裏，不等你開口，早就想法子成全你們啦！」（向他們兩人示意）

傳慧老道 無量佛！

周丙元 （呻吟）咳！

石少卿 （慨然傾囊）我這兒還有幾十塊錢，先拿去用吧。

傳慧老道 無量佛！（連忙伸手相接）

江三混子 （連忙示意）我想他們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倒是得想一個長久之計才好。石大

少爺往日是何等有氣魄的人，那真是救人就救到底，送佛就送到西天；這幾十塊錢！……

（搖頭）如今我知道 手頭也很緊了，既是這樣，我看我們不再找別的施主設法吧，別

反叫大少爺爲難。

石少卿 （慚愧的）你的話不錯，我現在確是有點力不從心。你們要不嫌少 先拿這幾個錢去

吃一頓飯，回贖我再替你們想想法子。

傳慧老道 （接過錢，道謝）無量佛！多多少少都是個善心。

石少卿 你們先別着急，且等一等。

江三混子 我們不走，就在這兒。

石少卿 石福！石福！（下）

（石少卿走後，傳慧老道看着，江三混子啾咪一笑。）

傳慧老道（拍手跳腳的）好傢伙！敢情這麼容易！簡直是哄孩子嚟！（數錢）一五，一十，

二十，三十，……五十，五十三塊零伍角……哈哈！吃一頓飯，來半斤乾酒，叫兩個菜，買一盒香煙……夠了，夠了。

江三混子（歛青着臉，一把搶過錢來。）夠了，夠了，你看你這付窮相！簡直就得得意忘形了嚟。

傳慧老道（笑容頓減）怎麼，那個錢……

江三混子 錢！錢暫時攔在我這兒。（往口袋裏一放）別那麼不開眼界啦！那個小傻子不是又去給咱們想法子啦嗎？等一會兒咱們再看，看是怎麼個分法。

傳慧老道（有點着慌）怎麼分法？那還不是咱們倆平分。

周丙元 什麼？還有我的份兒呢？

江三混子（待理不理的）誰出力出得多就多分，出得少就少分，天公地道。

傳慧老道 我唸了，無數聲的「無量佛」！

周丙元 我一個勁兒的啾啾！

江三混子 啾，你們！你們要不是我……

（賈任義上。他穿一件灰色舊綢袍，拿一把墨鬚紙扇。鏡頭鼠目，一臉奸笑，却偏偏搖搖晃晃）

晃，蹶着方步，做出一派斯文的形狀。他見他們三人正在爭吵，便停住脚步，側目睨視。

賈任義（慢吞吞的）你們在幹什麼呀！

江三混子（慌忙陪笑）賈管事先生！是怨！怪不得吹來一陣好風！我們：我們哥兒們鬧着玩

哪！

傅慧老道 哼！誰跟你鬧着玩？說得好就好，說得不好，咱們們拚着個「樹倒猢猻散」，大家

玩不成！

江三混子 你這個楞老道，亂嚷些什麼？幸虧賈先生不是外人，你怕真沒有王法了。

賈任義 到底爲什麼，讓我來評評理看，好不好？

江三混子 小事，小事，其實跟賈先生說說倒也無妨。（與賈低聲耳語，少頃，目視老道）你

看，還有一筆大數目還沒有到手呢，這就鬧起來了。

賈任義 我看，你們也別鬧，也別在癡心妄想的等啦！那位大少爺此去，好有一比。

江三混子 比作什麼？

傅慧老道

賈任義 「肉包子打狗，有去無來。」

江三混子 怎麼呢？

賈任義（微笑）癩臭蟲，爛臭蟲，擠不出一點油水來啦！剛才我來的時候，正看見他跟他那個老家人在操場上嘯咕呢，那個老傢伙一剝勁兒搖頭，這還用說嗎？

江三混子（頓足）小 伙倒容易對付，怕的就是那個老傢伙。

賈任義（好笑）我真不懂，你們現放着一位活佛不拜，倒去給羅漢燒香，這不怪嗎？

江三混子 那還有什麼活佛

賈任義（朝右階上努嘴）眼前不就是？

江三混子 你不是說方老師？

賈任義 怎麼不是，有名的「方善人」呀！你怎麼不找他去？

江三混子（躊躇）這個老頭子雖說也當做好事，可是看樣子不大好說話，只怕有點扎手。

賈任義（也自沉吟）誰說不扎手呢？他到這兒兩三年了，起先誰也不理會他；可是慢慢的，

慢慢的，人心就都向着他了。現在，他就像一夥慧星似的，照得滿天雪亮，把咱們夏老爺這輪明月的光輝都給蓋下去了，我們這樣的小星星更別提了，你說氣人不氣人！（狠毒的）別忙，總有一天……（忽然覺醒，轉向江三混子等）他有錢，他當然有錢，沒有錢他就能三百五百的白施捨給人啦。做慣了好事的人那有癩的，就像吃上鴉片煙的人一樣，一天不行個好，連心裏都難受。去吧，我勸你們還是找這個方老頭子吧，我知道，宰鴨子得揀肥的宰。……

傅慧老道 咱們就試一試也行，好在不會蝕本。

賈任義 (拍江三混子的肩) 對呀！我勸你們別傻等那頭了。哦，說起方老頭子來，前天托你

打聽的事怎麼樣？(朝石階上努嘴)

江三混子 沒有什麼新鮮的，就是前天聽陳奶媽跟石福說……(附耳而言)

(周丙元一直在斷斷續續的呻吟，這時忽然勉強撐起，爬到賈任義腳邊。)

周丙元 賈管事，你行行好，救我一救。

賈任義 (憎惡的躲開他) 你這是做什麼？

周丙元 賈管事，我在夏家已辛苦了三年了，無論做得好也罷，壞也罷，我可總也沒敢偷懶。

晚睡早起，看門守戶，種田種地，推車抬轎，那一樣我沒出力？誰知害下這種瘋病，讓主人家給歇了。這只怪我的命，也怪不得主人家。我現在只想求賈先生在主人家面前美言一句，總念我辛苦三年的舊情，賞幾千盤纏錢，讓我回到家，我到死都忘不了夏二老爺的恩典！可憐我家還有個老母親，賈先生，你修修好，連你也積德不小呢。(拉住他的衣角)。

賈任義 (冷笑，一脚踢開他。) 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二十來歲的小夥子，什麼事不好做，却偏哭哭啼啼，開口閉口求人家的恩典！

周丙元 我病了這些日子，做不動重活兒，身邊又無分文存下，你叫我怎麼好呢？

賈任義 做不動重活兒，就做點輕活兒，天下有的是不要本錢，不費氣力的買賣，那也都是人做的。我告訴你，你太年輕簡直就不懂人事。一個人做事要是淨靠不偷懶，出死力，本本分分的，包你不知什麼時候就餓死。恩典，哼！恩典，誰會有什麼恩典給誰呀！他用得着你的時候就要你，用不着你的時候就當雙破鞋給扔啦！爲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有那個伸手去討的，不如拿那隻手去掙，去撈，去偷，去搶！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可就會躺地下，讓人家拿腳去踢你！（陰笑）嘿嘿嘿……賈大爺踢了你還是看得起你呢！就憑我這一番開導你的話，有錢也買不到哇！

江三混子（湊趣）着呀！我看你就湊合點兒，做做我們的徒弟吧，別三心二意啦！

周丙元（嘿然垂首，忽發苦笑）想不到我周丙元有個今天！我的媽呀，你算白養我一場了！（又嗚嗚的哭起來）

江三混子 瞧！瞧！這小子簡直的要瘋！你自管抽風吧，咱們待會兒見！（拍拍腰包向老道歪嘴）今天我作東，咱們且到小酒鋪去喝他一個爛醉再說！（向賈任義虛遞一句）買先生，喝兩杯去？

賈任義 謝謝！我還有事。托你的事要留心，月底到我那兒拿錢。

江三混子 蒙栽培！待會兒見。（向老道）咱們走吧。（逕下）

周丙元（情急大喊）喂！還有我呢！你們上那兒去？還有我的份兒呢？……（踉蹌追下）

（賈任義見狀，不禁一哂，正待轉身，趙老二匆上。）

趙老二（逡自走上台階，叩門）方老師在家嗎？

陳奶媽（從月洞窗口探出半身）誰呀？啊！趙家二哥，方老師不在家，一早就進了城了。

趙老二 我和道，今天還回來不？

陳奶媽（看看天色）這會怕快回來了。進來坐坐？

趙老二 不啦！我過一會兒再來吧。（轉身）

陳奶媽 你看見我家小姐沒有？（趙老二搖頭陳奶媽叨嚙着）。她上哪兒去了呢，真怪！（又

縮回屋去）

（趙老二下台階想走，被賈任義叫住。）

賈任義（冷冷的）趙老二，你借的錢該上利了，夏二老爺的規矩你是知道的。一個月不上

利，利上加利。到期不還錢，派人割你田裏的穀子，從此以後再不許借。

趙老二 夏二老爺的利害誰不知道，你就是弄得家破人亡，也不敢少他一個大錢呀！你不用

催，不出十天，包你本利一起還清就是了。

賈任義 空口說大話有什麼用？你的穀子還在田裏，天上又沒有掉下錢來。你能先把這個月的

利錢上了就是頭等好漢。

趙老二（冷笑）你別從門縫裏看人，把人都看扁了，我現在就還你夏家老爺的本，以後再也

不借好不好？哼！這種閃閃發亮差點把你的命都要了去，本來誰還敢借！

賈任義 趙老二，這話是你說的嗎？夏二老爺的錢攔在家裏又不怕耗子給吃了，誰叫你們一個一個小心謹慎去上門求有借的？我又問你 那個放債的不取利錢？這幾年青黃不接的時候，要不虧了夏老爺的錢給你們週轉，你們怕不早到杜死城去做了餓鬼了。哼！一個人還是小心好，不要一時只顧嘴頭說得痛快，到了急時再抱佛腳就晚了。

趙老二 你放心，賈管事，以後包你沒有 上門再去麻煩夏二老爺。多虧他老人家的週轉，才弄得我們一年不如一年。天可憐我們這些瞎眼瞎子，現在總算看見面前有一條明路了。賈管事，別的話少說，我趙老二十天之內准把本利一齊還清就是。（掉頭就走）

賈任義（乾笑）好大的口氣！（忽有所觸，追上去）趙老二，我問你，這又是那個方樹仁給你們出的好主意，是不是？

趙老二 你要說是方老師，就明說是方老師，這麼提名道姓的幹什麼？人家可真是聖賢的徒弟，你們……哼！

（數小學生跳躍而過）。

衆小學生（一面稱做着一個人的行動，一面回顧，嘻嘻哈哈，你推我揀的）。狼來了！狼來了！快跑，快跑，哈哈……（逕下）

（賈趙二正在愕然，夏希紳上。他將近五十，身材極其瘦長，頭髮微禿，一張骨多肉少

的瘦長臉，蒼白之中泛着灰色，他帶着一付近視眼鏡，雖然隔着一層玻璃，但從那低陷的眼眶中放輪出來的兩道灼灼的目光，依然有似箭鋒，所到之處使人感到刺痛。他的眉光時蹙，雙唇緊閉，神色至為枯厲；然與其說是嚴冷，不如說是有點憂鬱。他說話永遠用簡短的句子，而口氣斬釘截鐵，除了在感情激動的時候，手都有種神經性的顫擊而外，平時舉動都力求鎮定，表示出一種傲慢剛愎，凜凜不可侵犯之勢。賈任義一見主人來到，便迎上去，惟恭惟謹的。）

賈任義 二老爺！

夏希紳 （並未停步，只微微頷首）。唔！

賈任義 我知道您今天要到小學來開教務會議，所以想先來照料一下，可巧遇見趙老二，我正催他上利，他……

（趙老二見提到他，鼻子哼了一聲，掉頭邁下。夏希紳這時偏偏注意到了。）。

夏希紳 （停步）那個人是誰？

賈任義 就是東村的趙老二，他種着二老爺家的田，還借着二老爺家的錢，這傢伙本來就是個牛性子，最近更是狗眼不認人，見了二老爺連招呼都不打一個，簡直是豈有此理。

夏希紳 （淡淡的）記下他的名字，你知道該怎麼辦。（舉步）

賈任義 （追上去）請留步，我正要告訴。什麼下他的田啦！逼他的債啦！那般鄉下人現

有都不怕了，他們有了靠山啦！（夏望紳不語，但臉上露出注意的神色）。忽猜怎麼着，現在有個壞蛋在背後出了壞注意，教他們設立什麼農民互助合作社，說以後根本就不用的們。你想要不然他們怎麼會一下子橫眉毛豎眼睛，翻臉不認人啦！我說出主意的這個人簡直是有意跟您爲難嚙！

夏希紳 這個人會是誰？

賈任義 真想不到，就是，是，是，（朝石階上努嘴）是這兒小學裏的老師，方樹仁。夏希紳（冷哂）一個小學堂的教員！

賈任義 您可別小看他。他剛到這裏來的時候，不錯，他不過是來當一個小學的窮教員，自然誰，誰會去答理他？可是待下兩三年來，不知怎麼一來，這兒的人心就都向着他了。那些種莊稼的人，那些小學生，那些學堂的老師，無論窮的，苦的，老的老的，誰都向着他。有個大小事也是找方老師，屁事沒有也口口聲聲方老師。人人嘴裏談着一個他，心裏攔着一個他，他說話就是聖旨，連他放的屁都是香的。……就不說那個老頭子吧，連他那個毛丫頭都給衆人整天捧鳳凰似的捧着，何說邪門兒不邪門兒！

夏希紳：呵？真的這樣？難道他是白蓮教，會邪術？

賈任義 據我看，也不是什麼邪術，就是個愛賣個好，圖個「善人」的名氣，比方說，周濟周濟窮人啦！大小事幫他們個忙啦！您想，那些推車、抬轎、種田、出力的下賤坯子，天生

的窮骨頭，小氣鬼，那邊受得住這些小殷勤，自然就像親生的爹媽似的孝敬着他哩！
夏希紳 哼！沒出息，去討這些鄉下人的好！

賈任義 說的是呀！像二老爺這樣有身分的人，當然那有工夫去理會這些天生的賤骨頭啦！可是壞就壞在這個骨頭。他越這麼假仁假義，就越顯得的仁不義。我常說，在咱們這兒，夏二老爺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您要怎麼樣就怎麼樣，誰也不敢不低頭。不要說您，就是我也吧，誰見了不喊聲賈管事，站着動也不敢動。可是，您瞧，現在出了方老頭子這麼一個惡霸，胆敢在老虎頭上來搔痒？趙老二又是個什麼東西，剛才豈可回我的嘴，還說了二老爺許多混帳話，您說往後我還怎麼辦事？再說，您也面上無光呀？

夏希紳（冷笑）你也別小題大做，難道他們還敢造反不成！

賈任義 這可難說，方樹仁不過是一個糟老頭子，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難道咱們還怕了他？可是地方上的人心要是都向着他，那可說不定會鬧什麼事出來。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不過是一片忠心，早點提您個醒兒，叫您防防罷了。我早就留上心了，這個人雖不是什麼白蓮教，可也真有點來歷不明，您想，他沒有太太，可有個女兒；那老奶媽有一天嘴漏了，又說這女兒不是他親生的，這是我托人打聽出來的。他不像個有錢的，可是有時又幾百幾百周濟窮人。聽說他文才很好，博古通今，可是甘心情願來教這開蒙的小毛娃子；住在這麼一個死鄉下，整天跟這些黃泥巴腿們鬼混。現在又慢慢跟作起對來了。我看，這其中

必有道理！

夏希紳（沉吟）照你這麼一說，倒是真應該留留紳。

賈任義（得意非凡，急忙上去，機密的。）是呀，也說，以後也叫宛容小姐少到這兒來，找那個方丫頭玩，剛才您一出門，我就看見宛容小姐到小學這兒來了。您想，宛容小姐是金枝玉葉，名門的閨秀，方老頭子跟他女兒既不是什麼正經路數，要是受了他們一點沾染，那還了得！再說這兒人又雜，年輕的男教員也多，萬一……（如笑，裝做惶恐的樣子）。嘿嘿……按理，這話輪不到我來說，您可千萬別見怪！

夏希紳 宛容也來了？她怎麼沒跟我提起？

賈任義 我遠遠的吊着他，眼看着她走進學堂大門的。您妄不信，我陪您到面對大殿上去，那邊居高臨下，看這邊看得很真，您只管在大殿裏開會，我請你在外面見着，等她來了，我來叫您如何？（夏希紳不語，向前走去，賈任義緊緊跟在後面，一路說着話。）我看您非得留心那個方老頭子不可，不說別的，就是他們的合作社成功了，您的威信也就差多了。再說……

（夏賈二人邊談邊下。台上空寂，夕陽已將落山，光線較前黯淡，鳥雀歸巢之聲大噪，走廊上一直緊閉着的門這時忽然呀的一聲開了，走出一個面貌慈祥，衣履整潔的老婆婆，原來是陳奶媽。她站在門邊，看看天色，然後走來收那晾在竹竿上的衣服。）

陳奶媽（自言自語）飯也做好了，天都快黑了，怎麼他們爺兒倆一個也不回來呀？

（她的話聲未絕，從右邊牆邊，悄悄走上一個人來。來人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女，柔軟的長髮很自然的披在肩上，長頸細腰，臉龐極其清秀，只是稍嫌瘦削，而且沒有血色。她的肩尖微聳，目光澄瑩，在欲語未語之際，那張小嘴常是顫抖着的，使她不得不用牙來輕輕咬住下唇。她那種淒涼的神色，異常哀怨動人，就像一枝長在石縫裏的弱草，長年遭受風吹雨打，而得不着陽光的溫撫，以致蒼白纖弱，令人望而生憐。她穿一件淡青色的綢袍，滾着細白邊，非常素雅；然而在這暮日晚風裏，却讓她本外佳弱的身材顯得更為單薄。她悄悄走近石階下。）

夏宛容（低聲呼喚）陳奶媽！

陳奶媽（驚喜的）夏小姐！是你！我還當是我們的皓小姐回來了呢。

夏宛容（悵然）怎麼她不在家？

陳奶媽（不是，放了學就沒有到家，又不和道到那兒去了。夏小姐上來坐一會兒，她就會回來的。）

夏宛容（四顧、淒涼的）不了，我想回去了

陳奶媽（親熱的）快別走，我知道你出來一趟也不是容易的，來，來，上來坐會兒，（端過一張小凳請她坐下）。可憐，這兩天病好一點沒有？

夏宛容（強笑）本來不是什麼大病，還不是那樣兒

陳奶媽 咳！這都是悶出來的，真該多出來走走，也散散心。不是我說，您那家裏，也真虧您待下去的。那會兒我還和右管家提起夏小姐呢，……（轉身遠眺，自言自語）我們都覺得您跟右大少爺真是……啊！說着，說着，那不是右管家的來了。

（右福上。陳奶媽喊住他。）

陳奶媽 （向他示意）右管家！且睡夏小姐在這兒。

右福 （驚喜的）夏小姐，（走上右階）您來了。

（夏宛容含笑點頭。）

陳奶媽 夏小姐，您平一會兒，我去放下衣服就來。（進屋去）

右福 夏小姐！剛才我家大少爺還在這兒等着見您呢！（夏宛容含羞無語）咳！不是我斗胆說一句，我們家這位爺的脾氣您是知道的，心眼太好，手又潑撒，老爺死了這麼多年了，家當散完了倒不說，全不想道自己身上事，這小學堂的事不過是個虛名兒，省得閒着罷了，那裏談得上靠它養家活口。成家立業。我也苦勸過他，就是不肯信。夏小姐，您跟我們少爺從小就認識，又在這小學堂裏同過事，您的話，他是不會不聽的。您是明白人，我老是想看，要是有一天我們少爺娶了一個好少奶奶，那，那我就省下不少的心了，說您對不對？

夏宛容 （面 的）右少爺吃虧人太好了，……（淒涼的微笑）我跟你老人家一樣，也希望他將來後福無窮！

石福 夏小姐的話一點不錯。這個年頭，人太好，就要吃虧！……哦，夏小姐！您在這兒多玩一會，我找我家少爺去。

夏宛答 你別……，我就要回去的。

石福 您千萬別走！您正好替我勸勸我家少爺呀！（下階急走）

（夏宛容起立，似乎想作一個手勢來制止他，但終于沒有。日送石福去後，她儼然有頃。）

夏宛容 （口中微吟）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

（她正欲走下石階，忽聞人聲，方皓和幾個小學生扶着啞吧上，方皓年約十二歲，天真、美麗、活潑、聰明。平時舉動雖很幼稚，但有時則極愛沉思默想，常常一個人，手撐着頭發呆出神，努力想去了解許多不是她這樣年齡所能了解的問題，像個哲學家一樣。她懂得人世的甘苦，極易同情別人，當她去慰問別人或看護別人時那態度，口氣，則儼然是個成年人似的。她有一雙瞳仁極黑的大眼睛，永遠射出熱切的光輝，而且看人時總是仰着臉一眨不眨的直看到別人的心裏去。那眼光顯得又深厚又真摯而含着極高的智慧，使人不由得便會感到信任、親切、慰貼、而又油然而生敬仰之心，使你不敢當她是一個孩子。她穿一件淺黃色短到膝灣的西式衣裙，忙得氣吁吁的走來，一面招呼着後面的幾個小學生。）

方皓 來，來，把他扶到這台階上坐下。（見宛容，極親熱跑攏來。）哦，宛容姐姐你來了。

夏宛容 你才回來，陳奶媽，記你半天了。這個孩子怎麼了？

方 皓 他是張大娘的兒子啞吧，腿摔壞了，我想給他治一治。

啞 吧 （撫着傷處，直抹眼淚。）呀哦，呀吧。

（陳奶媽上，見狀心裏明白。）

陳奶媽 （埋怨的）我的小姐，整天儘顧管這些閒事，放學不回來，我就知道準有這些麻煩。餓

了吧？我特意做了幾個你頂愛吃的南瓜餅，只怕都涼了，快去吃吧。

方 皓 （正替啞吧收拾創口）我不餓，奶媽，你先吃吧。（向宛容）宛容姐姐，你幫幫忙，別

讓他亂動，我去拿藥來。（入屋去）

陳奶媽 （向宛容）夏小姐，您看，我們小姐跟他爸爸整天忙的就是這些個。

夏宛容 （慨嘆的）咳，皓妹妹有方老師這樣一個爸爸，自然……：……想起來真是慚愧！

（方皓持藥瓶紗布等上，替啞吧洗滌，敷藥。）

方 皓 （大人的口氣）別動，洗乾淨了才好上藥呀！痛吧？別哭，不要緊的，搭了藥，幾天

就好的。

夏宛容 （看她手術很熟練）皓妹妹的手段真好，簡直像個小小的外科醫生似的。

方 皓 那裏，這都是平常看爸爸給人家治病，學的。

陳奶媽 （見有人誇方皓，高興的）我們小姐人雖小，可真有心眼兒，無論什麼一看就會。這兩

天，天天晚上跟着她爸爸學治病，嘍哩咕嚕的外國藥名記得不少了。什麼阿，阿，阿，阿，鬼靈啦，又是什麼妙極靈啦的都唸得滾熱的了。

方皓（忍不住笑）奶媽，別胡謔了，西藥裏只有阿斯匹靈、奎寧、妙特靈、那有你說的那些個。

陳奶媽 管他說的對不對，只要「靈」就行，我就喜歡這些個「靈」字，你想，藥要是不靈，還有什麼用呢！（夏宛容，方皓，及小學生們都笑。）這是老實話，我沒說錯呀！我的好小姐，快點收拾吧，我給你熱餅去。（下）

方皓（紮好傷口，滿意的站起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來換藥，還痛嗎？

啞吧（摸摸裏好的腿，笑了。可是一會兒又撫着腹部，口裏連咽着涎水，苦着臉要哭。）哦，哦，……

方皓（溫柔的）怎麼啦？你肚子疼？

啞吧（搖頭，打着手勢，表示腹內空虛，要想吃東西的。）

小學生甲 他說他肚子餓了。

小學生乙 她媽一早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門還鎖着啦！

方皓 呵！（想了一想，轉身跑進屋去。）

夏宛容（目送之，會心的一笑。向小學生們。）你們在那兒看見這個啞吧的？

小、生甲 我們在學校門口的高地上，看見他下來，坐在那兒哭。腿都摔破了，我們要來找方老師，可巧看見方皓，我們就把他攙來了。

（方皓悄悄捧着一盤熱氣騰騰的餅出來，遞給啞吧。啞吧有點遲疑。）
方皓 你吃呀。

（啞吧拿在手裏使狼吞虎咽的吃起來。他吃得如此香甜，以致連衆小學生都眼饞起來。）
方皓 各位小朋友也吃一點？

衆小學生 我們不餓，我們不餓；給他吃吧。走嘍！（大家一哄而散。）

方皓 宛容姐姐，你看他真餓急了。

夏宛容（笑）難道你自己不餓？

方皓 我不……

（陳奶媽上，一眼看見啞吧在吃餅。）

陳奶媽 怎麼？這個餅給他吃？

方皓（忙向宛容示意）我已經吃飽了，這是剩下的一塊給了啞吧。對不對，宛容姐姐？（宛容笑着點點頭）

陳奶媽 不是我小氣，因為這是你愛吃的，你要給啞吧，另外還有……

方皓（跑上去抱住她，撒嬌的。）得了，我的好龜龜，我知道你疼我。……

(張大娘上)

張大娘 (一路大聲自言自語) 咳，真是怎樣說的，誰要他這個短命的老愛爬高上低，摔死了倒也能，摔得半死不活那才坑人哪！……啞吧！你……哦，方小姐，他的腿……

方皓 (安慰她) 張大嫂，不要緊的，不過是皮肉受了點傷，只要不碰髒東西，天天來換換藥，就會好的。

張大娘 (俯身去看傷口，已包紮好，喜笑顏開的。) 阿彌陀佛！方小姐，你真是觀世音菩薩轉的胎。十來歲的姑娘，心臟就這麼好，保佑你將來多福多壽，說個好婆家！咳！有什麼法子，他爸去世的早，就剩下他這麼一條根，偏生又是啞吧！我一天到晚做死做活母子倆也吃不飽。今天上他舅舅家去借了兩升米，偏生他就捧着了。咳！多虧你方小姐照應，(推啞吧) 走呀，還死在這兒幹什麼？(扶之起立) 你倒是說聲謝謝呀？咳！偏生你連句謝謝都不會說。(強按住他的頭，點了幾點。) 走啦！方小姐，陳奶媽，夏小姐，一齊待會兒見。(扶着啞吧走去，自言自語) 你這個倒霉東西，只怕都快餓死了，快回家，給你做飯吃去。(下)

方皓 (回頭，注意宛容的面色。) 宛容姐姐！你又傷心了，爲什麼不能快活一點呢？

夏宛容 你看啞吧雖苦，可是他還有個媽媽……(搥淚)

方皓 你看，你又想你媽媽了。你又不是小個孩子？

夏宛容 不但小孩子少不了媽，人人了也許更少不了了一個媽。

方 皓 (深思)我懂，我也常想，要是我現在有個媽媽的話……

陳奶媽 (阻覺不安，起立。)皓小姐！你真……

方 皓 (學會了她的意思，連忙改口。)不，當然我很快活。宛容姐姐，我跟你一樣，也沒有媽媽，可是你看，我不是很快活嗎？

夏宛容 你有一個從小帶大你的媽媽，還有一個疼你的爸爸。

方 皓 (欣然)宛容姐姐你也有爸爸呀！

夏宛容 (悽然)不錯，我也有爸爸，他也很疼我。……

陳奶媽 (突然)爸爸到底是差遠了，姑娘家大了，跟着自己媽媽才是正理。有什麼心事啦，許配人家啦，有個媽媽，才有個商量，這些事難道還好意思去和爹爹說嗎？男人家的心臟說軟也硬三分，那想得到這些委曲。夏小姐，我說的對不對？我家皓小姐也說大不小的了，我嘴裏不說，心裏也常想，要是她能跟着她媽媽的話……(哽咽)

方 皓 (眼淚盈眶)奶媽！別說了。

陳奶媽 (自悔失言)呃，真是，我真糊塗，夏小姐來了半天，茶都沒沒吃一杯。(急忙進房去)

(夏宛容已是低頭暗泣)

方 皓 宛容姐姐！別難過了，你的身體本來就不好。

夏宛容（拉住她的手）好妹妹，你不懂，有時我真想死！

方 皓 快別這麼想，宛容姐姐。咱們不該說這些話的。你看這些花開得多好看啦！（採了一朵美人蕉給夏宛容）

夏宛容（拈花苦笑）「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方 皓 宛容姐姐，別老說這些傷心話，你陪我玩玩，好不好？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從前有姊妹兩個，他們沒有父親，也沒有……

夏宛容（起立）時候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方 皓 不，你等一會兒。（轉身跑進屋去，拿出一個大洋娃娃出來。）你看這個洋娃娃。
夏宛容（不禁莞爾）這麼大了，還玩這個玩意兒。

方 皓 不是，這是我小時候玩的，今天奶媽找出來給我看。你瞧，他腳上這隻綉花鞋，多好看，這也是我小時候穿過的。

夏宛容 綉得真好，怎麼只有一隻呢？

方 皓 奶媽說，那一隻找不着了。

夏宛容（微嘆）天下的事本來不能兩全。

方 皓 宛容姐姐，你又……

(忽遠有杜鵑鳥的鳴聲，宛容不覺一驚，方皓也側耳而聽。)

方皓 (欣然) 你聽，石老師來了。

(鳴聲漸近，石少卿上，原來這鳥鳴聲就是他吹的口哨。)

石少卿 宛容！(急步上前)

方皓 石老師，宛容姐姐來了半天了。她老是那麼傷心，你陪她談會兒罷，我進去一會就來。

夏宛容 皓妹妹你別走。……

方皓 宛容姐姐，你應該快活一點才是！石老師，待會兒見！(抱着洋娃娃含笑而入。)

(方皓走後，兩個人都感到有些窘困，不知話從何處說起。)

石少卿 (走到她的背後) 這兩天身體好些嗎？

夏宛容 (閃躲的) 好些。

石少卿 四天以前，石福送去的人參吃了沒有？

夏宛容 收到了，謝謝你！

石少卿 你一定又沒吃，為什麼這樣不顧惜自己呢！

夏宛容 (苦笑) 你知道，那又有什麼用呢？

石少卿 (嘆息) 咳！可是，前天，叫方皓給你的那首詞，看到了沒有？

夏宛容（仍不看他，輕聲的。）看到了。

石少卿 你真不知道這兩天我是多麼着急，急於想得着你的回音，那怕就是片言隻字也好。
容！你一定得回答我。

夏宛容（不應）

石少卿 宛容，回答我，開嫦娥到底有意與否？

夏宛容（仍不應）

石少卿 宛容，我們也認識了兩二年了，爲什麼老是這麼「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
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我的心嗎？

夏宛容（迸出一句話來）「他生木卜此生休」，你叫我說什麼才好呢！（淚如雨下）

石少卿（又難受又急燥）宛容！你爲什麼老是這樣絕望呢？到底爲什麼，你也說個明白呀！

夏宛容 今天，父親跟我說……

石少卿 他說什麼？

夏宛容 那個賈任義……

石少卿 他怎麼樣？

夏宛容 父親說那個賈任義人很好……你還不明白嗎？

石少卿 難道你父親有意把你許給……（切齒）那個下流種子！不會，絕不會的，你父親就說賴

徐·也不會連眼睛都瞎了。

夏宛容（長嘆）還有我的後母，你知道。

石少卿 真是狐狸精！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 問題在你自己，你到底打算怎樣？

夏宛容 我，我只有死。

石少卿 宛容 你爲什麼說這種話，難道你一點都不想到我呢？我們可以一塊兒走，隨便走到

天涯海角，只要你肯把你自己完全交給我。（熱情的拉住她的一隻手）

夏宛容（被這熱情的動作嚇着了 極力掙扎）少卿，你放開手，你……

（賈任義引夏希紳上）

夏希紳（嚴冷的）宛容！

夏宛容（低頭）爸爸！

石少卿（勉強的）夏老伯！

夏希紳（不理他）唔！（向宛容，緩緩的）該是你吃藥的時候了，這裏風大，對你不合適 我看

還是回家去吧。

夏宛容 是，爸爸！（低頭逕下）

（石少卿正想也走，被夏希紳叫住。）

夏希紳 少卿！你父親在世的時候，雖然石夏兩家一向不大來往，可是就親暱上說，我總是你

的長輩，今天既然看見你，不龍不開導你兩句。你也快三十歲的人了，既不能守祖業，又不務上進，長此下去，怎麼還配爲八師表呢？

石少卿 謝謝老伯的教訓！我不知道怎樣才算守祖業，也不知道什麼是上進；自個只要不損人，不利己，清夜醒來，捫心無愧，就得了。

（他說完了話，昂然自去。夏希紳嘿然無語。）

賈任義 這個敗家子，虧他還有臉說這些話！我看您以後決不能再讓宛容小姐到這兒來，這個敗家子簡直的沒存好心，萬一……

（忽聞遠遠歡聲雷動）

聲 方老師！方老師！方老師回來了！

賈任義 忽聽，這些人聲就像蜜蜂朝王一樣，在朝着那個方老頭子哪。咱們且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人聲漸近，賈任義拉拉夏希紳的衣角，二人隱在樹後。方老師和朱校長走在前面，後面跟着衆小學生及趙老二，張大娘，衆鄉民，等人。方老師穿一件半舊綢長衫，身體瘦長，看上去似乎還不到五十歲，可是鬚髮已經灰白。前額上綉紋很多。他眉目清朗，一臉的和悅慈祥。像多天的太陽一般的令人感到溫暖；舉止從容安靜，說話聲音低而緩，惟恐驚着人是，然而吐字清晰，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的打在人耳鼓裏。他在聽別人講話的時候，常是彎背低頭，極注意的側耳傾聽，不讓人家的申說有一點走漏的地方。這

馬他挾着一個紙包，含笑緩緩走來，不住用眼光去撫慰那些圍着他的人們。

小學生甲（仰着臉）方老師！

方老師（慈祥的摸摸他的頭）好孩子！

朱校長（衷心地）在這些小孩子心目中，方老師真是他們的太陽！你有時走開一下，他們就

找，就問，連玩兒都沒精神。還有這兒的許多本地人也是如此，要是方老師不在面前，他們的生活便沒有重心了。這真是方老師人格感化的力量，可謂能心頑白點頭，造福地方不淺了。

方老師 朱校長說得如此鄭重，可不敢當。……（方皓從屋內跑出）

方皓 爸爸！

方老師 皓兒！（步上石階）

方皓（上前一把牽住方老師的衣角）爸爸，你……哦，朱校長。（深深一鞠躬）

朱校長（含笑）好孩子！等急了吧？（向方老師）好，明天見！

方老師 不進來坐會兒？

朱校長 不了。（逕下）

（方老師登上石階，見衆人不肯散去。）

方老師（環視）諸位有什麼事找我嗎？

（此言一出，人家爭先恐後的喧嘩起來，尤其是那些小學生們。）

衆小學生（七嘴八舌）方老師，我們告夏凌雲！他欺負人，他打鳥，打人，他……

夏凌雲 方老師，他們笑我……

張大娘（同時）方老師！……

方老師（向小學生）你們先讓一個人說，這一個人說完了那一個人再說。

小學生甲 方老師！他亂推人。

小學生乙（手裏拿着那個受傷的鳥）方老師！他亂推人。他還搗樹上的鳥窩，把一個小鳥都

快摔死了。你看！多可憐！（方皓接過去看）

小學生丙 他還用竹竿打趙士洪的頭！

夏凌雲（強橫的）他們笑我……

方老師（和悅的撫着夏凌雲的頭）夏凌雲，上次你對我說，你知道強橫是不對的，你已經改了，對不對？

夏凌雲（鬍鬚之氣自然的沒有了，變得慚愧而委曲）可是，他個學我叔叔夏希紳的樣子，叫

他瘦狼，啞，這樣，（模倣剛才小學生丙的樣子）

小學生乙甲（哄笑）你的叔叔夏希紳本來是個狼崽！吃人的豺狼嗎！

丙

夏凌雲（又氣又急）他們取笑我，方老師！他們還在笑我，所以我就忍不住胡來了。（抽咽）
方老師（拍拍夏凌雲的肩頭，向衆小學生）夏凌雲固然脾氣不好，但是你們應該好好勸他，原諒他，幫助他變成一個好人才對，千萬不要永遠把他看成一個壞人。不讓他有機會改過自新，這樣一來，也許索性就壞到底了，是不是？小朋友們！

衆小學生（也自慚愧）是的，方老師！我們永遠應該愛別人，幫助別人。（自動的來向夏凌雲道歉）夏凌雲，是我們不對，你別委屈了。

夏凌雲（拭淚）是我不對，我不該打人。……

張大娘（好容易得着機會，畏畏縮縮的從人叢中擠出來。）方老師，剛才我們啞吧多虧方小姐照料，我心上實在過意不去。剛好我從他舅舅家拿了幾個大南瓜，送一個給小姐吃吧。（說完，從身後拿出一個大南瓜，雙手捧給方老師。大家均覺好笑。）

方老師（笑着）不敢當，這也是糧食，怎麼好……

張大娘（情急）您要不拿着，就是嫌這東西太粗，（一下子塞到趙老二的懷裏）趙家二哥，煩你給接過去。（回身就走）我灶裏正燒着火啦！（下）

方老師 好，謝謝你，張大嫂。

衆小學生（笑着，一哄而散）走呀，吃飯去……！

（小學生下時，江三混子，傅慧老道和周丙元上。三人交頭接耳，想俟機而動。）

方老師（向趙老二等鄉民）你們諸位？……

趙老二：他們本來都是想向夏二老爺家借錢的，聽我說您要辦什麼互助合作社，特地想來打聽一下。

方老師 這並不是說我要辦，我不過替你們大家想個法子罷了。這都有一定的組織方法，需要
先計劃計劃。

趙老二 那麼，各位先回去，等我跟方老師先請教，再回各位的信罷。

衆鄉民 好！好！……（紛紛走去）

（方老師和方皓，趙老二正欲進屋，江三混子，傳慧老道及周丙元搶步上前，三人均有幾分醉意，江三混子更甚。）

江三混子 方老師，你看這兒的兩個人，他是……

傳慧老道 我是個雲遊老道，……不，我是清妙觀的老道，他是……

周丙元：我有病，我是個大孝子，我萬里尋親……

江三混子 總而言之，求，施捨幾個錢。

傳慧老道 對了，要幾個盤纏錢，好讓他回家！

周丙元 我是外鄉人，我已經一天沒吃飯了，（打個飽嗝，步履搖晃）我有病！打擺子，！求
……

（三人醉容可掬，胡言亂語，趙老二實在看着不順眼。）

趙老二（一聲斷喝，抓住江三混子的肩膀。）江三混子，看你喝得還像個人樣子不像？少在這兒胡鬧！乖乖的給我滾吧！（順手一推，江三混子踉踉跄跄跌出多遠。）

江三混子 什麼？你敢打人？

方老師（向趙老二）趙家二哥！

趙老二（解釋的）我喚牛 換槽了，手重，沒想到他這麼紙燈籠似的，（向江）起來吧！裝什麼死！

江三混子（從地上爬起，指着趙老二，虛張聲勢）。好，趙老二！我算記住你了，咱們往後再見！（一溜煙的下）

（這裏傳慧老道和周丙元二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趙菊貞急上。）

趙菊貞 方老師，你回來了，我正找你呢。哦，方皓！剛才這兒大樹底下躺着一個病人，又哼哼，又哆嗦，真作孽！我叫他……（抬頭見周丙元）噫，怎麼你的病又好了？

周丙元（含糊其辭）我，我是打擺子，這會兒好些了。

趙老二（向方老師）方老師，別理他們，都是些騙白食吃的，沒一句真話。

方皓 不，爸爸，這個人倒是真有病，你看他臉色多黃呀！

方老師（點頭）對了，他真像是個惡性瘧疾的病人。（向周丙元）我看你還是在我這兒先吃

一頓飯……

周丙元 在這兒吃飯？

方老師 吃過飯，我好給你看病。

周丙元 給我看病？（看着老道）

傳慧老道（粗聲）咱們要的是錢，什麼看病不看病的，走吧！（拉着他走，一邊惡聲惡語）

（還說什麼善人拉！簡直就他媽的不開眼嘿！吓！算老子們倒霉！）

趙老二 你這個瘟老道，你說什麼？

方老師（止住他）算了，我們到屋子裏去吧。

方皓（手裏一直拿着那個受傷的小鳥）來呀，菊貞姐姐！

（方老師含笑攤了方皓的手，趙老二捧着那個大南瓜，還有趙菊貞，一齊走進屋去。周丙元與傳慧老道遠遠的站着，神色沮喪，甚爲沒趣。）

周丙元 你看，石少爺給的錢，一頓飯就吃光了。明天不要說回家的盤費，還得挨餓。

傳慧老爺 挨餓！有的是辦法，咱們騙不到手，就偷他娘的。

周丙元 偷？

傳慧老爺 是呀，徒弟，這原是師傅我的本行，我傳給你。（向右陪上努嘴，切齒。）他媽的，不給錢，裝蒜，今天晚上，咱們就偷他這個糟老頭子的。走！（推周丙元走，一邊和他

耳語，二人下。）

（大樹後面，買仁義和夏希紳走出來。）

買仁義（指着石階上面的大門。）剛才可都親眼見啦？我的話怎麼樣？

夏希紳（踱開幾步，突然，回頭站住，像一隻狼似的，露着牙齒緩緩的低聲說。）好！這個

方樹仁，我總有法子叫他後悔的。哼！

（幕急下）

第二幕

時 緊接上幕。

地 方老師住宅室內。

景

這是三間後殿當中的一間，房子十分古舊，牆上的粉堊和棟樑上的朱漆都已剝落，但是高大寬敞，氣象仍極軒昂。兩邊沿牆是兩排嵌在牆裏的木龕，裏面供着歷代先儒的牌位，因為住在這兒的人誰都願意它們還是按照數十年來的老樣兒擺着，所以這些個仍然被保留得紋風不動，致使這屋內添了一種異樣的色彩。木龕盡頭，兩邊牆上各有一門通到左右兩間偏殿。正面是幾扇 扇門，全打開時可以看見我們在第一幕看見過的門外兩根朱紅柱子，走廊上的欄杆和階下的花草。稿扇門兩邊，各有一大月洞窗，在門全關上時，這裏便是室內光綫的來源。方老師平時就拿左面一間當做自己的臥室，右面一間給方皓和陳奶媽住，而當中這一間便作了書房和起居室。室內陳設樸素簡單，異常整潔。一張老式書桌，放在近中央處，桌擺着幾疊書和一些筆硯等文具，桌後一張太師椅。靠左牆立着一個矮書櫥，櫥頂上擱着一個藥箱和許多洗滌，注射等用的治療器具。月洞窗前，靠右牆立着一個圓形的半桌，上面有一張放大的半身人像照片，還有一個大膽瓶，裏面插着盛開的萱草和

美人蕉。另外還有一張吃飯用的小圓桌，幾張茶几椅子和小凳之類。

暮啓時，一綫夕陽正從月洞窗口直射到那張半圓桌上，滿屋金光燦爛，映得照片中人像栩栩欲活，瓶花也似含笑。窗外一片碧空，樹影晃動。微聞鳥噪，遠遠有悠揚的晚鐘一聲聲傳來。

正面的榻扇門開了，方老師挾着那個紙包，攥了方皓的手，含笑進來。趙老二捧着那個大南瓜和趙菊貞也跟着走入。

方皓 爸爸！您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呀？吃了飯沒有？

方老師 吃過了！就因為他們定要留我在城裏吃個早晚飯，所以回晚了。你吃過了沒有？

方皓 （吞吞吐吐）我，我也吃過了。（指方老師拿的紙包）爸爸！這是什麼？

方老師 帶給你的禮物，猜猜看？

方皓 雞蛋糕？（方老師搖頭）餅乾？糖食？

方老師 （笑）這孩子！今天怎麼一個勁兒儘往吃的上頭想呀？

方皓 （咽口涎水，有點失望的）難道不是吃的？我倒願意它真是吃的呢！

方老師 不管它是不是吃的，既然你剛才吃過晚飯，就攔着等一會兒再說。（把手上的東西放下，一邊擦臉上的汗，一邊招呼趙老二）趙二哥，請坐。

趙老二 這麼熱的天，方老師剛一到家，我就來囉嗦！實在是大家驚急了，誰都盼望這件事早

點成功。

方老師 是的，我也這麼想，所以我今天特爲進城去打聽了一下。

（方皓倒了一碗茶來給方老師。）

方皓 爸爸，您喝茶。爸爸，（指藥箱）我今天用了您的藥的。

方老師 幹什麼？

方皓 張大嫂的兒子啞吧摔壞了腿，我給他治了的。

方老師 哦！怪不得她硬要送那個大南瓜給我。好孩子，你慢慢學會了治病，我就把那個藥箱子送給你。

方皓 真的？那敢情好！可是在您沒送給我之前，我現在還要借用一下，我想給那個摔壞了的小鳥兒再治一治。

方老師 小鳥兒？好吧。你儘量練習練習。

趙老二（笑）方小姐，等你把小鳥兒治好，我送一個鳥籠子給你，養着牠玩。

方皓 謝謝你！（跳着跑去拿了藥，和趙菊貞兩人到一邊去播弄小鳥兒去了。）

方老師（慈祥的看着她，笑了笑，接着從身邊拿出一些印刷品來，向趙老二。）諸位的苦處這兩年我都是親眼看見的，每年一年忙到頭，等到田裏收了，一還租，剩下的連吃用都不夠，……

趙老二 是呀，像現在家家黃的吃完了，青的還在田裏的，兩下接不上。要是家裏再有個紅白大事，或是有個三病兩痛的，那才叫燒人哪。唉！實在沒有法子，就只好借閻王債呀，方老師，您想，這種債還沒到手就先扣一個月的利錢；每月一分利，十個月一個對本；到月上不利，是利上淪利；還樣滾下利，等到穀子能變錢，您算算，又得創下多少去？今年收進來的一少，明年又得借不說，還得多借一點才成。就這樣一年年下去，一年不如一年，永世也還不清，到後來就逼得你只有上吊；上吊，方老師。去年臘月，我們東村的李老五不是就在南山腳下的松樹林裏上了吊嗎？

方老師 咳！

趙老二 借這種債，好比大荒年吃觀音土，明知道吃了也是脹死，可是餓急了，不吃又吃什麼呢？

方老師 其實政府近年來早就注意到莊稼人的這種痛苦，所以才鼓勵大家來組織農民互助合作社，一方面用農業科學方法來教大家改良耕種，一方面又實行農貸借錢給大家做本錢。

趙老二 那敢情好！可到底又是怎麼個借法？上那兒去借呀？

方老師 這裏有許多章程，我大略看了一下。其實籌備起來也非常簡單，只要有兩三個人發起，再邀別人加入，滿了九個人就可以開一個籌備會，擬定社的名稱和章程，介紹其他的人都來入社，再決定一個日子開個創立會，等到那天大家到齊，開了創立會，選出職員，如

社長，理事會等等，那麼就可以填造社員名冊，到縣政府去登記。這樣一來，大家就變成一個團體，憑了這個名義就可以向城裏的農民銀行或是合作金庫去請求借款了。這種利錢當然很輕，而且到期不還，還可以慶期，利錢或是跟以前一樣。

趙老二（努力想去了解句中的意義，開會，名冊，社長，登記……（終于感到惘然）方老師，您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拿鋤頭的傢伙，平時怕的就是開會，登記這些玩意兒。您想，我們這些人，連斗大的字，都認不得半升，拿着筆桿真比他媽的鈇鏃還沉，那會這個把戲。（好像嬰兒望着慈母似的）我看這個什麼社長簡直就是不當了吧！什麼事只要方老師領着頭兒就沒錯兒。

方老師（微笑）這個，不是我肯盡力。這個社長是要從社員中推選出來的，我不是莊稼人連社員都沒資格。（沉吟）我早想到一個人，要是他肯加入，那就好辦了。

趙老二 誰？

方老師 你哥哥趙大爺！他現今是保長，公事手續上也熟些。

趙老二（默然，搖頭）只情……

方老師 有機會我想找他談談，這也是地方上有關公益的事。

趙老二 我看……這事兒當然也不能找趙大爺那些人來管，只要他一沾邊兒，管保這社就成了他家的稀罕物，又正好擺在你的櫃子上了。可惜我們這幾塊料碰見這些事，又都是「狗

吃刺用，不知道從那兒下手！」這可怎麼辦呢？

方老師 別着急，趙二哥！慢慢籌備起來。再說，我當然總是隨時幫你們的忙。再說，將來縣政府那邊也可以有人來指導，就是銀行管農貸的外勤工作人員也可以幫助大家來組織。

趙老二（大喜過望）好，這就行了，我這就告訴他們去。方老師，我們雖聽說有銀行借錢的話，只當是謠風；也鬧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這次要不是您點醒，我們還在那兒「坐井觀天」呢。天開了眼，我們再也不用借夏二老爺的要命錢了。我這就告訴他們去！

方老師 你還告訴大家，互助社、合作社，就是大家相幫忙，共同作事的意思；以後不但可以跟銀行借一筆錢，放給大家用；就是耕牛，人工，修溝，修壩，這些也可以「相借用」，或是換工，或是一起修築，大家你幫我的忙，我幫你的忙，有什麼事不會讓你一個人發愁，大家都來想法子，就像一家人似的。

趙老二 對，這樣才是正理。我先去告訴他們。（走了幾步又退回來）可是向銀行借的錢，什麼時候才能到手呢？

方老師（沉吟）等到組織好了，再去登記，請款，……往來周折，總要兩個月光景。

趙老二（失望，又回來坐下）咳！那可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

方老師（也自躊躇）最好是一方面積極籌備，一方暫時找一筆墊款……好，我也許先可以湊一點錢出來，暫時應應大家的急。

趙老

(不安的)方老師。您的手頭也不寬，那能常常擠兌您呢？那我們不成了混蛋了嗎？這可萬萬不能。(拍案起立)媽的，人是賤骨頭，咬咬牙也是一樣過，咱們餓死了也不去

借夏家的錢，沒的倒把他這瘦狼越發喂肥了！

方老師

趙二哥！你……：

(這時趙菊貞悄悄走上來，牽牽方老師的衣角。)

趙菊貞

(低聲)方老師，我這兒攢的自一筆錢，是給十洪弟弟下半年做製服費的，二叔先去用吧，怕他不肯要您替我說說！(掏出錢袋，遞給方老師。)

方老師

好孩子！難得你有這番好意。(接過，向趙老二)趙二哥！錢本是給人通個緩急的，何必這樣拘泥。無論是誰的，要是他現在暫時用不着，你就借用一下也不妨。

趙老二

(誤會)您要我還去借二老爺的錢？

方老師

哦。不是，那樣的錢自然也不能借。我是說你自己一家人的。(把錢攔在桌上)

趙老二

(看石菊貞，心裏明白)方老師，這個錢也不能借。

方老師

爲什麼？

趙老

不爲什麼，就爲我們哥兒倆……

(門外有脚步聲。)

方老師在家嗎？

趙狗貞 不好，是我爸爸！他看見我在這兒又該罵了。

方皓 走！狗貞姐姐，到我屋裏去。

（方皓與趙狗貞避入右面內室。趙老大推門而入。）

趙老大 （哈哈腰）方老師！吃過飯了？

方老師 趙大爺請坐。

（趙老大與趙老二相見仍互不睬理，趙老二起身告辭。）

趙老二 我走了，方老師，明兒見！

方老師 好，我們明天再談。

（趙老二下）

趙老大 咳！我家這個沒出息的，剛才又跟怨囉嗦什麼？

方老師 談的組織互助社的事情。

趙老大 哼！他還配談互助呢，還是先顧顧自己吧！哦！我正爲這件事找您，聽說士洪下半年

要繳制服費，他那個窮爸爸，那兒有這個力量。沒說的，看在祖宗面上，我替他出了吧。

可是我不同意讓人家知道是我墊出來的，所以想先存在方老師這兒，到時候只說是您借給他的就完了。

方老師 （微笑）我倒不便冒這個美名。不過，趙大爺要是不見怪的話，我倒想問一句，你們

弟兄倒是爲什麼傷了和氣的呢？

趙老大 咳！「家醜不可外揚，」還說他幹什麼！

方老師 俗說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何況是一母所生的親弟兄，有什麼話說不開的。

趙老大 方老師，你不知道底細。咳！想那年我們的老娘倒下来的時候，我家老二他才八歲，天天晚上都是我帶着他睡。熱天的蚊子臭蟲又多，臨睡我點起蚊煙不算，半夜裏他只要一搔癢，我就起來點上燈給他捉臭蟲。一夜起來好幾次，總是聽見他睡貼實了我才放心睡。後來直到他十二歲，我討了老婆，才讓他一個人住到外間去。我常拉着老二的手說：「老二，媽受了一輩子苦，可就生了我們弟兄兩個，咱們可得給她爭點氣呀！」那時老二也真聽話，一天到晚跟着我在田裏苦做，從來也不知道頂個嘴，偷個懶的，人家個個誇他，您想，我做哥哥的反會不心疼他嗎？……………

方老師（點頭）我也聽說你們弟兄原先是極和氣的，好像後來是爲了你弟兄的親事，你們哥兒倆才……………

趙老大（把桌子一拍）他的親事，誰說不是？天下的人都是害在那些婆娘手裏。知道我本想給他說一個本鄉本土的姑娘的，又有賠嫁，又知道根底，日後也落一家親戚走走，有個照應，那一樣不好？誰知我家老二，你看看他見了人就臉紅，整天不開口的人，那時候却早跟王太姓家裏一個從外邊帶回來的使喚大姐兒兩人打得火熱了。我雖然也聽見一點風

聲，却也不十分在意。我給他說了一家，就是西村郭老的么女兒，女家也答應了。有天晚上，我正陪着兩位媒人在喝酒，商量明天放定的事，老二一推門進來了，臉上雪白，站在我面前半天，冷不防的就對我說：「哥哥，別的事我從來都依你，就是這一件不行。我不要郭家的姑娘。」我就問他，郭家的姑娘那點不配你？他死人不開口，鬧得我火上來了，忍不住罵他：「我知道你不成人，看中了王家那個使喚丫頭，一個不知來路的外路貨。這個不要，那個不要，難道你想娶她不成？」誰知他就像邪神附了體的，眼睛都紅了，說：「對了，哥哥，我要就不娶，要娶我就要娶她！」你想，當着那兩位媒人面前跟我下不來，我氣極了，就說：「好，好，你現在人大心大，把哥哥我簡直不放在心上，我管不了你，可是也不能眼見着你在這兒胡鬧。你一定要娶那個外路貨，明兒先分了家，你自己立了門戶去娶去。可是一句話，從此以後一刀兩斷，你只當沒有我這個哥哥，我也只當沒你這個兄弟，誰也別理誰！」老二聽了這話怔了半天，一聲不響的走了。第二天多少鄉隣來勸，可是我們趙家，從我們的爺爺起，就是有名的牛性子，打死不回頭，誰勸也沒用。馬上分了家，老二搬到村南頭去住，隨後就娶了她。到第三天，他領了新娘子來拜茶，我當然不見，我沒有這麼一個弟媳婦兒！這麼一來，十多年我們弟兄就沒說過一句話。……

方老師 其實自家弟兄究竟是自家弟兄，事過多年，現在還何必頂真呢！

趙老大（一聲長嘆）唉！瞧，當初不聽我的話，他現在落了什麼好處？他那老婆，田裏的

活兒一樣也不會做，體子又不結實，十天裏頭倒有一天哼唧唧的鬧病。倒是會養，劈柴拍拉養了一大堆孩子，又沒有個外婆家照應。千斤担子還不是落在老二一個人身上，做死做活也夠不上一家人吃用，怎麼會不窮呢。我有心照應他吧，他那個脾氣您還不知道，真是「毛廁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反倒給人家笑話我，說我自己伸手打了自己的臉。咳！那個婆娘真是白虎星，討了她就是晦氣！……這此話本不該在方老師面前說，怪沒意思的。得了，士洪製服費就先交給您，可千萬別提是我出的。

方老師（笑指桌上的錢）趙大爺，你不用了往外面掏了，剛才已經有人替繳了。

趙老大 有人替我繳了，那會是誰？

（趙菊貞從室內跳出，方皓跟在她後面。）

趙菊貞（笑容可掬）爸爸！是我！

趙老大 這孩子！嚇了我一跳！是你，你那兒來的錢？

趙菊貞 那您就別管了，橫直不是偷來的，您放心。爸爸我知道您一定會替士洪弟弟想法子的，所以我就先來了一步，您看我機靈不機靈？

趙老大 哼！該！

趙菊貞 我說爸爸，您既然心裏還是顧着二叔，何不乾脆跟二叔說了話得了。老這麼別扭扭扭的，連我都鬧得慌。爸爸……

趙老大 少多嘴！

趙菊貞 還有，您老是恨二孀，我真不明白，其實我看 孀人挺好的，又和氣，又能幹。孩子

多，家裏窮 這也不能怨她不好呀！我回回碰見二孀，她總是問您好，還問媽……

趙老大（怒）要她來問我好，我還沒死呢。等我死了你再跟那個婆娘親熱去！口口聲聲的二

孀，二孀，她是你那家子的二孀。你要認她就別認我，我沒有這麼一個好兄弟媳婦兒！

趙菊貞（嚇得不敢作聲，嚙着眼淚）爹爹！您這又何必呢，女兒不敢惹您生氣。

方 皓 趙大爺，菊貞姐姐是一片好心，你別錯怪了她。

趙老大（軟下來）方小姐，不是我愛生氣，我就不能聽人家提起那個婆娘的事。（向菊貞）

得了，別哭了，下次少多嘴就是。回去吧，回去吧，剛才你媽還找你啦。（向方老師）那

個錢的事就麻煩您啦，費心費心！

方老師 好，暫時就這麼辦吧！再見！

方 皓 菊貞姐姐，明天來玩呀！

（趙老大父女下，方老師父女送客轉身。）

方 皓（緊緊依在父親身邊）爸爸！

方老師（拉着她的手）皓兒！

（半晌，父女二人相對無言，心裏充滿了幸福之感。）

方 皓（輕輕的埋怨） 儘自不回來，我等了一天！

方老師 好孩子！告訴我，這老半天你做了些什麼事？

方 皓（跳到半圓桌邊） 您看，我摘了這麼多鮮花擺在媽媽面前。剛才我明明看見她在笑着，笑得多好看呀！我想媽媽一定跟我一樣，很喜歡花兒的。

方老師 是的，你媽媽也很喜歡花兒。（近前，對像沉思，口中微吟）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從月洞窗口透進來的一縷明麗的陽光至此突然熄滅。遠遠有悠揚的鐘聲傳來）。

方 皓 天慢慢黑下來了，媽媽的笑容也沒有了。（轉身）爸爸！我總覺得媽媽還活着。

方老師（微驚）是嗎？

方 皓 每逢只有我跟心兩個人在一起，和談着媽媽的當兒，——就像現在這個時候——我就看見媽媽的影子在我們中間，她簡直是活着的，跟我們一樣的活着。

方老師 是的，她活在我們這些活人的心裏。……怎麼？孩子，你哭了？

方 皓 沒有，我太快活了。爸爸，我常想，我真好，我有一個頂頂疼我的爸爸。您不知道有時候我簡直快活得想哭；可是爸爸！有時候我又禁不住害怕，我怕……啊！爸爸……我真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

方老師 傻孩子！不要想得太多，其實總有一天你要離開爸爸的！

方 皓 我離開？不會的，不會有的事。

方老師 會的，你看那些小兒兒，等到翅膀長全了的時候，不是就各自飛走了嗎？姑娘家大了也是一樣，到那時候，你就不會這麼蹦蹦跳跳，跟爸爸這麼親近了。

方 皓（怔了半天）那我寧願長不大，永遠做我爸爸的小女兒，一輩子不離開您。

方老師（大笑）傻孩子，我逗你玩的。最親愛的人是永遠不會離開的，就是人離開了，心也還是親密的結在一起，對不對？快別難過了。來！來！你的畢業考試明天還有一天，快點溫習功課吧，不要胡思亂想了。

方 皓（振作）是，爸爸。（去開書包，拿本書來坐在方老師面前一張小凳上看。）
（方老師點上一盞燈，坐在書桌上，翻着那些印刷品，一邊沉思，一面揮筆疾書，屋中沉靜了一會）。

方老師（偶然抬頭，見方皓仍是若有所思）皓兒！又不聽爸爸的話了，你在幹什麼？

方 皓 我在想……

方老師 又想什麼？

方 皓 爸爸，爲什麼趙大爺不肯跟他弟弟講和呢？

方老師（長嘆）爲了賭一口氣。

方 皓 爲了賭一口氣，弟兄就十年都不說一句話？

方老師 當然是不值得！

方皓 真奇怪，他們爲什麼那麼纏呢？

方老師 人有時候是這麼傻得可憐的。

（半晌）

方皓 爸爸！您不是常說，愛能叫人快樂，給人幸福嗎？

方老師 是的，愛能叫人快樂，給人幸福。

方皓 宛容姐姐的爸爸也很愛她，可是她並不快樂，也不幸福。

方老師 自私的愛，偏狹的愛，常常不能給人幸福，只能叫人痛苦。

方皓 怎麼叫自私的愛，偏狹的愛？

方老師 「自私」就是愛別人只是爲了自己，也就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偏狹」是只愛自己親近的人，而不能愛所有的人。真正的愛要寬大，要能犧牲自己。

（半晌）

方皓 爸爸！

方老師 還有什麼問題，我的大哲學家？

方皓 （突然）爸爸，一個人餓極了，一定是很難過的。

方老師 當然，要是你親自嚐過那種滋味，你就更懂得了。

方皓（忽然笑着跳起來）我懂得，我懂得。可是奇怪，我現在雖然餓極了，却並不難過，反而很快樂，這是什麼道理？

方老師（拉着她的手，細看她的臉）你現在餓極了？難道你沒吃晚飯？

（陳奶媽手裏拿着活計，適自內室出。）

方皓（慚愧的）爸爸，我剛才對您說了謊話，我實在並沒有吃晚飯，奶媽做的南瓜餅都給啞吧……

陳奶媽（上前）啊？都給啞吧吃了？我的好小姐，我特地攔了三勺豬油，一個雞蛋，結果都給了他吃了，連聲謝都沒說，咳，咳，這是什麼說的。

方皓（看着爸爸，乞擾的）奶媽，不要緊，張大嫂還送給我一個大南瓜，明天又好做餅了。

陳奶媽 不要緊，天哪，你一直餓到這會兒，這還了得！咳！早又不知道，飯也沒有了，幸虧還有點兒米，我馬上去煮吧。這是怎麼說的，你長到這麼大，從我喂奶的時候起，多叫兒讓你餓過呀！（一邊說，一邊忙叨叨的就要往外走。）

方老師 陳奶媽，不用去煮飯了，這兒倒有一樣現成的。（把先前拿回來的紙包打開，原是一塊大麵包。）

方皓 麵包！（跳上來）爸爸，您怎麼也不早說呀！

方老師（笑）我也沒有早知道呀！拿去吃吧，孩子，你今天做了這一件值得獎勵的事，覺得很快樂是應該的。還有一件禮物，是我早就留下的，現在也先給你看看。（走入左面內室。）

（方皓拿着麵包大吃。）

陳奶媽 慢點吃，看噎着！

方皓（塞得一嘴）今天這麵包真好吃，我從來不知道麵包有這麼好吃。

陳奶媽 人要是餓了，什麼都覺得好吃，小姐！

方皓 這麼說，奶媽，你還是老讓我帶餓一點才對呀！

陳奶媽 別說謊話吧，小姐，頂窮的人家沒有吃的是叫沒有辦法，那有平白挨餓的道理呀？

方皓 那麼，倒是頂窮的人，最懂得好吃的滋味了。

（方老師手持一個小盒，自內室出。方皓迎上去。）

方皓 爸爸，那是什麼？

方老師（很鄭重的打開，取出一串紅珠子似的東西。）你看，這個好看不好看？

方皓 真好看，鮮紅，透亮，又圓又潤，就像一串大櫻桃似的。那兒來的這個東西呀？

方老師 這是一串珊瑚手串，是我母親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戴過的，那時候的小姑娘都興戴這個。我母親沒有女兒，又只生了我一個，所以死的時候便給了我。

方皓 原來是祖母的紀念品。

方老師 是的，紀念我母親的東西現在只剩下這一件了，我特地留着，預備你小學畢業以後，下半年考取中學的時候再送給你。

方皓（感動的）謝謝您，我一定好好的用心讀書。

方老師 這個手串本身不過是個裝飾品，不值什麼，可寶貴的是它所代表的感情，我死去的母親和還活着的我，這兩代人的心意都寄托在這上面，將來交給你保存着。

方皓（虔敬的）將來我一定把它老帶在身邊，好紀念她老人家。

（方老師又莊重收起，陳奶媽在旁驚羨不已。）

陳奶媽 別說不值什麼，現在這些東西又時新了，很值不少錢呢。前天我聽說周大老爺的二姨太太買了一串瑪瑙珠子，化了好幾百，我看您真得好好的鎖起來，這兒廟大人雜。荒亂得很，萬一鬧個賊偷，怪可惜了的，……咳！我真老糊塗了，怎麼儘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吓！（往地下 了一口。）

（一陣風吹得隔扇門呀然大開，燈光飄忽不定。）

方皓 喝！好大的風！

陳奶媽（藉此起身）天變了，看樣子要下雨，我去蓋醬缸去！（下）

（父女二人正自收拾，風中送進一陣笑語聲，接着幾個小學生跳入。）

衆小學生（七嘴八舌）方老師！方皓！好涼快！好涼快！

方老師（笑着）你們還是來問功課，還是來……

衆小學生 講故事！我們請方老師講故事給我們聽！方老師前天答應了我們的。

方老師 不錯，我差點忘了。好吧，大家安靜一點，等我想一想。

衆小學生 坐下來，坐下來！聽方老師講故事，聽方老師講故事！

（衆小學生正在紛紛就坐，忽聞門外啄啄有聲。接着有人用低沉而粗厲的聲音問。）

方樹仁先生在家嗎？

方皓 這是誰？（走去打開門）

（夏希紳緩步入。他今晚喝了點酒，微醺之下，臉色更爲青冷。衆小學生見了他，不由都悚然起立，面面相覷。他先用那令人感到刺痛的眼光向室內掃視了一周，然後走到方老師面前。）

夏希紳 對不起，打擾你們了，方先生，你倒是真忙呀！

方老師 沒什麼，不過是預備講個故事給他們聽聽。

夏希紳（冷笑）大概又是什麼狼呀狗呀的吧？我猜的對不對？（向衆小學生爛逼視，衆小學生紛紛退避。）

小學生甲（低頭）我們走吧。

方老師（安慰的）不用，方皓，你先帶他們到那邊屋裏去玩一會兒，我就來。

（方皓引衆小學生入內室。）

方老師 夏先生請坐。

夏希紳 唔，我站有的好。（很暴燥的在屋裏來回踱着，四處打量，他走到長壁龕邊，拿起木牌位來看），先儒顏回之位，先儒冉有之位，……啐！（走到書桌邊翻翻）組織農民 助 副應注意的事項。……（走到方老師面前，冷冷的）方先生！……

方老師 （一直等着他先開口）夏老先生！

夏希紳 你知道我的來意嗎？

方老師 不知道，夏老先生今天還是第一次到舍下來，一向沒有請教。

夏希紳 （表面上突然變得很客氣）不錯，在小學校務會議上我們倒時常見面——我是校董，你是教員代表——那會兒談的都是些公事，此外就很少有機會來拜望方先生，真是對不起得很！然而方先生的人品，聲望，道德，文章，我是一向久仰的。

方老師 不敢當，樹仁只不過是一個小學的普通教員罷了。

夏希紳 我也當替方先生覺得委曲，以方先生這樣的人才，一個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的 教育 專家，只在這種窮鄉僻野當一個小學教員，整天跟些黃泥巴腿，蠢騷一般的種田佬，還有那些拖鼻涕的毛娃子在一起鬼混，實在是天才小用，可惜得很。

方老師（微笑）我倒不這麼想，夏老先生，鄉下的樸實和小孩子的天真，倒是天下最難得的珍寶呢。

夏希紳（不禁暴燥）最難得的珍寶？好，就算他們都是天下的大寶貝罷，方先生，假如說，現在縣城裏有一個較高的位置，就說是一個縣立中學的校長吧，你要願意去，只要我寫一封信去就馬上可以成功，你知道我在地面上還有這一點力量。

方老師 謝謝夏老先生的好意。我昨天也接到一封信，是省城鄉村師範的一位朋友給我的，要我當教員，我也預備回絕。

夏希紳 爲什麼？

方老師 因爲我在這兒住久了，跟當地人和這些小孩子混得很熟，不願意丟下他們就走。

夏希紳 哦，原來如此，（冷笑）方先生，我勸你不必專說這些好聽的話，這些話只好騙騙那些蠢豬和三歲小孩子，在我的面前不必矜費。你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你一心一意的戀棧不走，這樣牢籠人心，跟我作對，到底是什麼意思？

方老師 夏老先生，你完全會了。……

夏希紳 我一點沒有會。（抓起桌上的文件）這是什麼？你以爲我不知道嗎？

方老師 哦，你說的是農民，助社，我爲了不忍看見他們受窮受苦，所以才點醒他們一條路，想不到竟引起夏老先生的誤會。

夏希紳 你豈不知幫助他 就等丁反對我，我恨這此當地人 我最愛拿鐵鎖套在他們頭上，看他們搓手，剝腳 跪在我面前痛哭求饒 我才高興 可是你偏要拉起他們來，處處殺了他們的腳 你這不是跟我爲難是什麼？

方老師 (駭然)夏老先生，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恨他們，你自己本鄉本土的人，你們都是從這一塊土地上生長大的？

夏希紳 (苦笑)你覺得奇怪是不是？那麼讓我索興告訴你！不錯，我是從這塊土地上生長大的，你曉得我們夏家這是個望族，一向是受人尊敬的，可是不幸，我是個丫頭生的，你懂嗎？我從小就被人看不起；直到我父親死了，家當被哥哥們佔去了，我母親也給他們逼得嫁了，我那時才只有十二歲。沒吃少穿 告貸無門 就沒有入從眼角上看過我一眼。有天清早 我決定像個小告化子似的，走出村子，到外面去闖天下去了。

方老師 (同情的)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後來怎麼樣？

夏希紳 不要問後來怎麼樣，總之，什麼樣的事我都做過，當放牛娃兒，當書僮，當小夥計，一直熬到當管事，做店老板 做商界的巨頭，一個人在外面苦撐了二十多年，我有了錢，也就有了身分。我說，「我現在可以回家了，好讓那些人看看，丫頭生的兒子也有今天。」于是乎我就回來了，就像平常從天上掉下來一樣，把這些人都嚇了一跳，他們以爲我早就餓死了。我買房子，置地，立刻成爲鄉間的一大富人。可是怎麼樣，從前那些笑我的，

罵我的，拿石頭打我的許多族裏人，本地人都一窩蜂擠上門來，朝我磕頭作揖，恭恭敬敬的稱呼我作夏老爺，打都打不走，連那些當初不認我的親兄弟都來向我說好話，借錢，因為他們已經都窮了。人都只認得錢，錢！好，我現在有的是錢，那麼就該我來笑他們，罵他們，拿石頭往他們身上打了。……

方老師（同情的）夏老先生，我現在很懂得你爲什麼要恨他們。但是我不贊成你這種想法，你這種洩恨只釀起更大的恨，你恨我，我恨你，你又恨我，我又恨你，永遠沒有止境；怨恨是一根毒刺，戳在人心上永遠拔不掉。它整天流着血，叫你覺得痛，你以爲洩了恨你就快樂了？不，你還是不快樂，對不對？就好像是心上那根毒刺，你以爲拔了就好些，結果那個傷口還是在爛，它照樣流血，疼痛，永遠不會收口。

夏希紳 永遠不會收口！（頭慢慢低下去，如中了魔術一般。）

方老師（像對小孩子講書似的）我們人活着，都想能活得很快活，可是怨恨不能叫人快活。怨恨叫人猜忌，提助，煩惱，孤單，好像自己故意把自己一個人關在一間黑屋子裏一樣；其實你只要平心靜氣的放開胸襟，把眼光放遠大一點，能夠原諒別人，進一步再能愛別人，那你就看見外面原來竟是一片陽春美景，只等你出去飲酒作樂。夏老先生，心境原是自己造成的。我不信你不懂愛別人的樂趣，就不說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吧，我們既能愛自己的妻子兒女，爲什麼就不能愛別人呢？

夏希紳（喃喃的）愛自己的妻子兒女！（悲憤）宛容的母親，還有宛容……我都愛、我都喜歡，可是連他們都看不起我，恨我！

方老師 是嗎？這決不會的，這是你的心腸太偏窄的原故。

夏希紳：不，你知道宛容的母親是此地集翰林的孫女兒，琴棋書畫，她從小無不會，可是爲了窮，不得不嫁給我。過了門五六年，不過才五六年，她就死了。……她雖然沒說過什麼，可是我知道她嫌我俗氣，嫌我是丫頭的兒子，你懂嗎？自從她死了之後，我更恨，無論什麼人我都恨！

方老師（感到凜冽）可是宛容……

夏希紳 宛容太像他的母親！

方老師（慨然）宛容的身體很不好，你不應該把她關在家裏……

夏希紳（如被針刺，突然暴怒）你……你竟敢干預我的家事？你是什麼人？

方老師 剛才我纔不是還像老朋友一樣的談着嗎？夏老先生 爲什麼你不能當我是一個老朋友呢？（伸出手來）

夏希紳 老朋友，哼！（如夢初醒）只怪我喝了點酒，怎麼會跟你這個人談了這麼半天。（猛

力鎖定）方先生 我們少說廢話，你對於我剛才的提議究竟覺得怎麼樣？

方老師 什麼提議？

夏希紳：就是我好意薦你的事，到縣裏去當中學校長。

方老師：謝謝你。夏老先生。人各有志，我說過，我一時還並不打算走。

夏希紳：那麼我再問你一句，以後你是不是還要在這兒領着這些鄉下人胡鬧？

方老師：凡是我認爲該做的事，我總希望它能成功。

夏希紳：好，好！

方老師：但是我希望夏老先生不要誤會，不但如此，我還希望你能領導他們來做，你做這種事情是最合適的，夏老先生，你是這本地人，你的子孫將來也要在這兒根生土長，難道你真的不愛這塊地方，不愛這在同一塊土地上生長的人嗎？爲大家謀幸福，也就是替自己謀幸福。你真能眼看着別人啼飢號寒，而自己毫不動心？夏老先生，我不是此地人，然而我也愛這個地方，你難道……

夏希紳：你的花言巧語說完了沒有？方先生，不怪你是個出名的好人。有好人就有惡人，那我就算是個出名的惡人吧。那麼，你可要知道，好人和惡人向來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你要是再不知趣，不趕快離開此地，那時可別怪我不客氣！好，記住這句話。（起身逕下）

方老師（趕上一步）：夏老先生！……（見夏希紳已去，不禁慄然長嘆。）

（方皓自內室悄出）

方皓：爸爸！他走了？（方老師點頭）我聽見他的喉嚨很高，他吵些什麼，您生氣了嗎？

方老師 沒有 我只覺得他可憐，他很不幸，他是個病人。

方皓 我也覺得他可憐，他一定很不舒服，我從來沒看見他笑過。爸爸，您會治病，爲什麼不給他治治呢？

方老師（搖搖頭）很難，病根種得很深了 試試看吧。……（衆小學生自內室伸頭探看，終于 一個個都跳出來）。

衆小學生（歡呼）他走了，他走了，方老師給我們講故事，講故事！

方老師（不禁微笑）好，現在我倒真想起一個很好的故事來了。大家都坐好，我們馬上開始。（衆小學生在小凳上，圍着方老師。方老師定了定神，開始用極清朗的聲音慢慢說出 以下的故事）。

方老師 從前有一個很深很深的山谷，那裏成年被雪蓋着，天色老是陰沉沉的，只聽見冷風呼呼的吼，不見一絲太陽光。小鳥兒，小虫兒都凍死了，樹木和青草都是枯黃的，從來也沒看見一朵有顏色的開着的花。深谷裏有一個打柴的樵夫，獨自住在一座破茅屋裏，天天上山打柴，賣給附近的人家。他常常自己對自己說：「打柴是很好的，給人家去燒火，在這兒，火真是好東西呀！」可是有一次，他看見一個老婆婆坐在爐灶旁邊，一邊燒火，一邊擦着眼淚，他忍不住問她：「老婆婆，你爲什麼哭？我的柴不好燒嗎？或是煙子薰了你的眼哪？」老婆婆說：「不是，灶裏的火燒得很旺，不過我心裏還是冰冷，一點不覺得暖

和！」說完，兩點眼淚滴到地上，立刻凍成了兩顆冰珠子。樵夫聽了一顆心也好似馬上結成冰塊塊，非常悲傷。他從此立志去尋找一種能夠溫暖人心的火。可是到那兒去找呢？他第一天正坐在茅屋前面發愁的時候，看見許多人正朝對面那座大山上指指點點的望着，一問，原來大家都聽說那座山上有個仙人洞，那洞裏老是像春天一樣的暖和。天是藍的，水是綠的，有太陽，有白雲，有開不完的花，有唱不歇的鳥……景緻非常的好，只可惜沒有人知道究竟在什麼地方。因為沒有去過的根本不曉得在哪兒，而去了的人又捨不得回來，所以大家只好空想想罷了。那樵夫聽了，却很高興，心裏想：「只要知道的確是那座山，我一定會找到那個仙人洞；到了那個仙人洞裏，我也可以找到那種溫暖人心的火。」於是，有一天他便帶了乾糧，拿了一把斧頭爬上那座高山去了。

小學生甲 後來他找到那種火沒有？

小學生乙 噓！他當然會找到的。不要打岔！

方老師 那座山很高，很大，很險，滿是冰雪，高低不平，難走極了。有幾次他幾乎掉下來摔死，有一回睡在山洞裏差一點給大毒蛇咬傷了。到後來乾糧也吃完了，衣服也撕爛了，腳也走破了，氣力也用盡了，他只得走到一座大樹林裏暫時歇坐下休息，可是忽然聽見野獸吼叫的聲音越來越近，他嚇得連忙起來，爬到一棵大樹上面去。再回頭往下一看，原來是一羣老虎、豹子和豺狼，在那兒打架，搶着吃一個人的腦袋囉！……

衆小學生：啊！多可怕！

（衆小學生聽得出神，漸漸沉入想像的夢境中，本來從兩個月洞窗口和打開的稿扇門望出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這時突然明亮，隱隱約約現出一幅虎豹撕吃人體的景象；以後就隨着所講的情節，出現着各種有連續性的活動的幻境。方老師漸漸恬淡得只剩一個黑影，只有他的聲音仍極清晰明朗。）

方老師的聲音 樵夫嚇得閉上眼睛，手腳都癱軟了。突然又聽見一陣小孩子的哭聲，睜眼一看，原來是那些老虎和狼從草地裏又拖出一個七八月大的活小孩來，眼看又要給牠們吃下去。這時樵夫陡然有了勇氣，從腰上抽出那把斧頭，蹣跚下樹來，一頓亂砍，把那些虎狼給嚇走了。樵夫把小孩抱在手上，小孩把手圍着他的頸子笑了，樵夫立刻覺得心上很溫暖，所有的氣力恢復了。他決定要撫養這個小孩，於是在樹上搭了一個大鳥窩給她住，又捉了一個母山羊來喂她的奶，小孩子就一天天的長大了。……

小學生甲：（拍手歡笑）住鳥窩，吃羊奶，多好玩呀！

（幻境陡滅。衆小學生似從夢中驚醒。）

小學生乙（埋怨）別人正聽得有趣，給你打斷了。

小學生丙 方老師！他是男孩子，女孩子？

方老師（微笑）當然是女孩子，女孩子不是總比男孩子可愛些嗎？

衆小學生（七嘴七舌）不，男孩子可愛，不，女孩子可愛，不要吵，好好聽着方老師，講下去！講下去！

方老師 好，我們接着講下去。那個女孩子慢慢長到十來歲，非常聰明，美麗，活潑，而且仁慈。……

（幻境復明，現出一個活潑女孩子在森林裏的景象。）

方老師的聲音 她非常愛護這森林裏的生物，就是一個小虫，一個小螞蟻都不肯去傷害牠們，因此這山上的鳥獸蟲魚都成了她頂好的朋友。在她一個人無聊的時候，畫眉便來唱歌給她聽，麻雀便來陪她談天，山雞便來跳舞給她看。她在山溝裏洗衣服，魚便來銜開浮萍，仙鶴便來拾掉在水裏的棧子。她燒火做飯，便有兔子來送野菜，猴子來搬柴火。……樵夫看着，心裏快樂極了，連尋找仙人洞的事都忘了。忽然有一天，有一隻羽毛非常好看的大鳥，飛到這女孩子的面前就掉下地來，閉着眼睛只管喘氣，差不多快死了。這女孩子仔細一看，原，翅膀上流着血，是被獵槍一傷的。女孩子把牠放在大鳥窩裏，找了些藥草給牠敷上，又喂牠東西吃，過了幾天大鳥完全好了，女孩把牠放在樹林裏，可是牠並不飛走，却朝着女孩子一個勁兒叫着。女孩子從小就跟鳥獸在一起，所以懂得牠們的話，她聽見那大鳥叫的是：「跟我來，仙人洞！跟着我來，仙人洞！」不覺非常奇怪，便告訴樵夫。樵夫想起了尋找仙人洞的事，於是就同女孩子一起跟着那個大鳥，大鳥往那裏飛，他們就跟着

那裏。灣灣曲曲的走了許多路，最後大鳥飛到了一個山洞門口便不飛了，向洞裏叫了幾聲，一個穿着白魚色長袍的仙女迎了出來，謝謝樵夫，原來這女孩子正是白衣仙女的女兒。因為樵夫救了她，所以仙女特地派大鳥去接他們到這兒來。他們走到洞裏一不，果另外是一個世界，明晃晃的太陽，和暖的微風，蔚藍的天空上，白雲頑皮的彼此追趕着；碧綠的水塘，白鵝在划着水玩。柳樹跳着舞，黃鶯兒唱着歌。紅的桃花，白的李花開成一片，一陣陣清香撲鼻，蜜蜂兒，蝴蝶兒飛來飛去，忙得一刻不停。儘管外面世界上是冰天雪地，風雨飄搖，可是仙人洞裏的人却永遠享受着春天，樵夫在那裏找到了能使人心溫暖的火，非常快樂，而且幸福。……

（幻境這時特別明亮，現出一派紅柳綠，鳥語花香的春景。隱隱遙聞「春常在」的歌聲有如仙樂。）

衆小學生（不禁隨着歌舞起來）

相親復相愛，

心花常常開，

桃紅又李白。

柳絮你慢慢舞，

蝴蝶，你慢慢飛，

誰說春去不再來？

人人心中春常在，

一片好世界！

（幻境陡滅，衆始驚覺。）

衆小學生 春常在！春常在！真好，真好！

（陳奶媽上）

陳奶媽 你們還不回家？外邊下雨了，

衆小學生 天下雨了？

陳奶媽 下了半天了，待會兒路上下大了，看回不去！

方皓 我們只顧聽故事聽得人神，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呀！

衆小學生 （此時方覺天色昏暗，雨聲淅瀝可聞。）我們真還一點也不曉得呢！大家快回家去

，快快回家去，下雨了！下雨了！再會！再會！方老師，方皓！……

（衆小學生唱着春常在歌紛紛冒雨歸去，歌聲漸遠。）

方老師 （見方皓仍在發呆）皓兒！時候不早了，快去睡吧！

方皓 爸爸！要是真有這麼一個春常在的仙人洞，那該多麼好！

方老師 是真的，不過有許多人不認得那條路罷了！

方皓 要能認得那條路夠多好！

方老師 其實並不難，你看那樵夫最初也不認得路，不過他懂得幫助別人，同情別人，愛別人，就自然而然的到了那個境界了。

方皓 爸爸！……

陳奶媽 小姐，不早了，快去睡覺吧。整天爸爸爸爸，你倒也讓他老人家歇歇呀！

方皓 （順從的）爸爸，我去睡了，明兒見！

方老師 明兒見！

陳奶媽 您也早點睡吧！小心累着！

方老師 我還要等寫一點東西，你們先睡吧！

（陳奶媽與方皓下。方老師微露疲倦之狀，然仍振作精神，伏案疾書。遠遠有更鑼聲，陳奶媽施上，見方老師正在工作，欲言又止。……）

陳奶媽 （輕輕的）方先生！還不歇着？

方老師 （咳嗽，以手撫胸）不，我不累。

陳奶媽 （埋怨的）您一天到晚的忙，總是直忙到三更半夜還不睡，人又不是鐵打的，那兒來

那精神！前年您那一場大病好險，醫生就說過平時要靜養，要不然，犯一回就重一回。去年又連犯了兩次，近來我看您的飯量比以前已經差多了。還是少管他們的閒事，自己的

身體比什麼都要緊。人家說：「管閒事，落閒事」，又不關誰的好處，省省心不好嗎？

方老師 不要緊，我自己知道，（忽然想起）哦，正好，我想起一件事來。（取出那個裝珊瑚手串的小盒）。明天要把這個拿去問問，看能不能抵押出幾個錢來。

陳奶媽 （接着在手裏）您要拿老太太的遺物兒去當錢？

方老師 對了，不久我有一筆用度。

陳奶媽 這幾年我們陪小姐可把您給累苦了，我雖然跟着您吃口現成飯，也常替你想，現在陪小姐一天比一天大了，眼看看要進中學，將來還要進大學，還有出關的賠嫁，咳！這些用度可真不在少數，怎麼能都壓在您的肩膀上呢！咳！要是她的爸不死，她媽還活着的話……

方老師 陳奶媽，難方面你不必着急，事情慢慢的來，我總有辦法的。我現在還有另外用錢的地方，好，去吧。

陳奶媽 是。（仍然遲疑不去。）方先生！

方老師 什麼事？陳奶媽？

陳奶媽 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今天鬱了一天，我都不敢說，可是我實在又忍不住不說。

方老師 爲什麼不敢說呢？

陳奶媽 怕您聽了受不住。陪小姐……

方老師 皓小姐怎麼樣 你說！

陳奶媽 皓小姐的媽還活着，她過兩天就要到這兒來。

方老師 （起立）真的，你怎麼知道？

陳奶媽 是石福石大爺說的，他昨天爲了田租子的事到了一趟離這兒八十里的長林縣縣城，在縣衙門碰見一位女客，她問起方老師的情形，石福石大爺就一五一十的對她說了，她說她和你都是老朋友，過兩天要來看你。

方老師 老朋友？……那也許不是她……

陳奶媽 可是聽石大爺說的那歲數，模樣兒簡直沒有一樣不像。石大爺見她問得緊，也覺得奇怪，後不問別人，才知道這個女客姓白。

方老師 姓白？

陳奶媽 看 連姓都不差，還會錯嗎？阿彌陀佛 老天爺！讓她們母子團圓吧！我死了都閉眼！

方老師 （走到照片面前）若玉！若玉！一別十年，當真你還在人世間嗎？

陳奶媽 可憐的皓小姐，她養己小時候的事情，還一點影子也不知道呢！

方老師 你先別對皓小兒說，因爲這消息還不一定可靠，且等到了那時候再說。

陳奶媽 我知道 連我也不敢一定，惟願是真的就好！方先生，您也別再想什麼，快歇着吧！

可憐，皓小姐還睡得熟熟的呢，她那兒知道……（一面叨嘮着，一面走進右邊的內室去。）

（方老師獨自在室內不安的着，喟然長嘆，最後關上門窗，拿了桌上的油燈走進內室去。屋內昏昏黑，遠遠更鑼聲又起，由近而遠。靜了一會，門外忽有微聲。）

傳慧老道的聲音（低微的）行了，行了，是時候了。

周丙元的聲音（疑遲）還早吧！

傳慧老道的聲音 噓！

（撥門門的聲音。最後門輕輕的被推開，在一縷清光中隱約看見兩個人影子。）

傳慧老道 你動手，我在外邊兒給你巡風。

周丙元 我怕不成，還是你……

傳慧老道 窩囊肺，學呀……（閃出門外去）

（周丙元在室內摸索，抓了一些東西塞在大襟內，後來正想進內室，不慎發出聲響，急伏室隅。方老師持燈出，終于發見了他。）

方老師 是誰？（周丙元渾身發抖）啊，你不是那個害瘧疾的病人嗎？你到這會兒才……也好，我就這會兒給你看看吧。（往取診器，周丙元乘此想奪門而出，被方老師攔住）

周丙元（戰抖）方……方老師，下……下次不敢了，您放了我吧。

方老師（微笑）只要病人上了我的門，我是決不放過的。

周丙元 我這還是第一次……：

方老師 第一次來，更應該仔細察看。把衣服解開！

周丙元（把大襟裏的東西掏出，原來是一個聽筒和一個洋瓷盤子）我就拿了這兩件，此外再沒有什麼了。

方老師 我正找聽筒呢！原來你拿去，可是你不會使呀。喂，別扣鈕子，到這兒來。（周丙元不明白，不敢走近）。不要害怕，我自信還不是個庸醫，不會治死你的。

周丙元（撲通一聲跪下）方老師，你饒了我吧。我是一時糊塗，上了傳慧老道的當，您……

方老師（笑着扶他起來）你起來，不用多說了。我現在不過是想給你看病。

周丙元 給我看病？真的？

方老師 當然，明天也許你就不來了：我這會兒又正空着。坐下，先聽聽肺部。

（周丙元半信半疑的坐下，方老師替他診視。最後拿出一包丸藥和幾張鈔給他。）

方老師 你的確是打擺子打得太久了，所以非常虛弱，幸喜你原來的底子很好，還沒有別病。這是一包治擺子的藥，天天吃幾粒，就會好的。這是一百塊錢，拿去做盤費，好回家養病。我看你是個很老實安分的小夥子，以後千萬不要再走到邪路上去。走上邪路很容易，再想回頭就難了。好，你去吧。

周丙元（怔了半天，突然大哭）。我真該死，真該萬死，饒原來真是個好人。我瞎了眼，倒來儉你的。現在叫我來，世怎麼報您的恩哪？

方老師 噓！別嚷，不要給別人聽見了。

（陳奶媽和方皓上。）

陳奶媽 他，他，深更半夜跑來做什麼？

周丙元 我真該死……

方老師（搶着說）是我約他這時候來看病的？

陳奶媽 這時候還替人看病！我剛才彷彿聽見門門響，又是撲通撲通的，還當是鬧賊！他這會

兒又哭個什麼勁兒？

方老師 你的病不要緊的，別難受！

周丙元 方老師！我……我……我給您磕個頭吧！（爬下去就磕頭。）

方老師（連忙扶起）你快去吧！

周丙元 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您的好處！（正想往外走，又回轉身來）。哦，方老師！我勸你

別得罪夏二老爺，他可不是好惹的，我彷彿聽見他家賈管事跟江三混子說，要拿您怎樣怎樣呢。咳！真是好火難做。您可千萬小心，別落在他們手裏。

方老師 我知道了，你走吧，明天千萬回家要緊！

（周丙元下。方老師拉住方皓的手。）

方老師 孩子，嚇着沒有？

方皓 沒有，剛才我要做夢，爸爸，我夢見那個穿白衣裳的仙女，她的相貌就像那照片上的媽媽一樣，又高貴，又美麗，她站在一個山岡上，向我招着手，叫我到仙人洞裏去，可惜我剛到洞口，就給吵醒了。

方老師 別可惜，孩子，過兩天那個像你媽媽的仙女會真的來看你的，你說好不好！

方皓 惟願再做一場這樣的好夢，不要在半路上醒過來。

方老師 那個女孩子的好夢倒不會醒，可是那個樵夫的夢快要醒了！

方皓 爸爸你說什麼？

陳奶媽 小姐，還是去睡吧！

方老師 （悽然）我說的剛才那個故事，「一個樵夫和一個女孩」！

（方皓仍然瞠目不知所以，陳奶媽有點明白，低下頭去。方老師轉身走到窗前。幕徐徐

第三幕

時 數日後，午前。

地 同前

景 同前

開幕時，室內無人，一切什物仍舊，惟月洞窗口多一掛着的鳥籠。窗外邊是澄清的碧空，明亮的太陽，天氣非常晴朗，遙聞校內小學生歡呼笑跳之聲。少頃，啞吧手持鮮艷的野花一束自外入，四顧無人，乃插半桌上大花瓶中。外面有人喊着方皓，趙菊貞旋上。）

趙菊貞（向啞吧打着手勢）啞吧！你看見方皓沒有？（啞吧搖頭）啊！這花兒多好看！你打那兒摘來的？

啞吧（手語，做出爬到山岡上到處去摘花的樣子。）

趙菊貞（笑）你的腿完全好了（啞吧很得意的給她看。）好！

（啞吧去整理瓶中的花枝，趙菊貞幫着她。陳奶媽自內室出。）

陳奶媽（一邊回頭向室內的人說着，一邊走出來。）您到外邊坐會兒，他們爺兒倆大概快回來了。

（一個女容隨即走出。她有三十多歲，穿一件白綢長袍，裝束樸素大方給人一種高貴飄逸

的印象。長長的臉頰上已有幾條極細的皺紋，彷彿是飽經憂患的標記。但仍掩不住她那種天然的秀美。那彎彎的眉毛冷清的日光細長的頸項，勻稱的身材，和一雙白淨的手，帶她恰像一朵秋天的素心蘭。於清麗之中透着孤高的神韻。她見了趙菊貞，露出驚訝的神情向後退了一步。）

女客（以手拊胸）她……她就是……？

陳奶媽（微搖其手）不是，……哦！菊貞姑娘，你來了。

趙菊貞 我找方皓，她上那兒去了？

陳奶媽 今天小學裏行什麼畢業典禮，他們爺兒倆一早就都去了。你找她有事嗎？

趙菊貞 我正是爲了這個。她今天畢業了，我做了兩塊小手巾送給她做紀念。……

陳奶媽（見啞吧在桌上摸索，）呵這啞吧，你什麼時候來的？別在那兒胡攪，看捧了東西

（啞吧急想分辯，苦於無法達意。）

趙菊貞（替他表白）他是送花來的。

陳奶媽 哦，對了，他自從腿好了之後，知道皓小姐喜歡花，他差不多天天都要送一把來。好

啞吧，難爲你了。（向菊貞）菊貞姑娘，多謝你。手巾交給我吧！待會兒我告訴皓小姐。

（外面有幾個小學生跑過，喊着：『要行禮了，要行禮了，快去看！快去看！』）

趙菊貞 你聽，我還趕得上去看行禮。走呀，啞吧，咱們去看看。

（趙菊貞拉着啞吧走出去。那位女客走到半圓桌前，拿起像片來細看。）

女客。（唸上面的題字）「皓兒之母遺容，民國二十年攝」……十年前的我，……奶媽，我真像做了一場夢，一場怕人的夢！

陳奶媽 誰說不是，剛才乍一見您，我簡直不信是真的。我一邊跟您說話，我還一邊兒咬着手指頭，試試到底疼不疼呢。您想想，我還記得，那天您一早要搭火車去，臨走的時候，皓小姐在我懷裏睡着了，您指着皓小姐對我說：『我這回去看她爸爸，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可就顧不得這個小的了。奶媽，我把他交給你，你要是肯替我帶大了，將來就算是你親生的一樣。』那時候，我也沒想這話我經當得起，經當不起，我就說：『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帶小姐。』回來我抱着皓小姐，越看她越想哭，可憐，她一點也不懂得，一對小眼睛還望着我直笑呢！（拭淚）您想，皓小姐那時候才七八個月，這話一說就十多年了，我還是一想起來就難受，背了皓小姐，我也不知道哭了多少回。

女客（握了奶媽的手）奶媽！想不到你真應了那句話。這些年來要不是虧了你照料她，恐怕到今天我也見不着我那苦命孩子了。奶媽！我真不知道要怎麼報答你好！

陳奶媽 您可別怎麼說，想那時候我那個短命的死鬼，害病，您拿錢給他治病；死了，連棺材都是 給的，我就連這點兒良心都沒有？再說，我跟皓小姐是天生的有緣，就不說您那麼樣子托我，就是不托我，我也捨不得丟下她，拍屁股就走哇！

女客 奶媽！無論怎麼說，真虧了你……

陳奶媽 別儘自謝我，我不過是吃口現成飯，替₁照看照看小姐罷了。您要謝，頭一個要謝方先生，他的心疼皓小姐，就是親生₁爸爸也比不上。我真沒見過這麼樣的好人！他爲了皓小姐，連太太都不娶，前兩年人家勸他，他不過笑笑，一點都沒理會，我明白，他是怕娶了太太，這位太太要是待對小姐不好呢？還有這些年的費用，您想，連我三口人，也得過得像一個家呀！再說……

女客（酸楚）你不用說，我也知道，我知道。方先生爲了我那孩子，他受了多大的累。好在現在我來了，我可以立刻把她跟你都帶走。

陳奶媽 阿彌陀佛！我們跟您走，自然是正理。天可憐見，皓小姐到底有個親生的媽了。可是，第一，皓小姐到現在還不知道這些事情，怎麼對她說呢？我只怕這個喜歡，她一時受不住。這個還不要緊，第二，還有方先生，皓小姐簡直就是他的命根子，您沒看見，他們爺兒倆一會兒也分不開，他見了您來，自然也很喜歡；可是您要一下子把皓小姐帶走了，這個傷心，我看方先生簡直就受不了，您說這可怎麼辦呢？

女客（沉思半晌，最後有所決定）奶媽！那麼這樣好了，一切都等我見了方先生，當面和他談了以後再說，你千萬穩着一點，別先說破了。

陳奶媽 您難道還……

女客 對了，我現在還不能決定。

陳奶媽 可是……

（門外有一個小女孩子的聲音喊着。）

聲 奶媽！奶媽！你快看！

陳奶媽（惶恐）這是……皓小姐！皓小姐回來了！（女客噤不能聲，惟作勢以手掩口，囑陳奶媽暫時勿洩。陳奶媽呆若木雞，不知所措。方皓推門入，她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打扮得非常漂亮，手裏捧了許多花花綠綠的東西，滿臉笑容，興高采烈的跑進來。）

方皓 奶媽！你看我得了多少東西，這是畢業文憑，這是一面錦旗，這是丁老師送我的信紙信封，這是有老師送我的……奶媽！你怔在那兒幹嗎？（猛見屋裏有個生人，不由怔住，走到奶媽身邊悄悄問。）奶媽！她是誰？

陳奶媽（滿眶眼淚）她呀！她……她是……（推女進前。）你別問，先好好的見個禮吧。（方皓依舊向女客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好奇的望着她。女客仔細的打量着方皓，然後顛巍巍的走近她，拉着她的手。）

女客 孩子，你……認得我嗎？你小的時候我抱過你，親過你！我是爸爸的老朋友？

方皓（立刻感到親熱）是嗎？那麼您見着我爸爸沒有？我去找他。

女客 不用，我待會兒會看見他的，我並不馬上就走。

方皓 那事情好！不知道我爸爸最喜歡跟他的老朋友會面，我也是，我最愛聽人家說起我小時候的事，愛聽他們說起我的媽媽。您從前一定也見過我的媽媽，

女客 是的，我見過。

方皓 您覺得我的媽媽不是很好看，很美麗的嗎？可惜我太小，完全記不得了，我只看見他的照片。我每天總看石她幾次，跟她談幾句話。今天我畢業了，我想我媽媽聽了一定很高興。

女客 是的，我聽了也很高興。好孩子！想不到你長得這麼大，這麼高了！你今年是十幾歲？

方皓 十二歲。

女客 十二歲？可不是。我看見你的時候你還抱在手裏……現在你都已經小學畢業了。好孩子！好吧！（起立）我有一件禮物，送給你作個紀念。我去拿去，待一會兒再來看你。

方皓 您太好了，謝謝您！您待一會一定要再來呀！

陳奶媽 怎麼，您……

女客 奶奶！我等方先生回來了，再來，你放心！

（女客緩緩轉身，掩面而出。）

方皓 奶媽！你看，我得的東西，都是學校的獎品和各位老師送我的禮物。奶媽！我考了頭一名，你還不知道呢。奶媽……怎麼，我考了頭一名，你還不高興嗎？

陳奶媽（不知是哭是笑，一下子把她摟在懷裏。）我的皓小姐，我高興，我高興，我怎麼能夠不高興呢！

方皓 好奶媽，我想爸爸今天一定也很高興。（忽然想起）奇怪，剛才那位女客很面熟，我好像在那兒見過她的。是在那兒見過的呢？（恍然）哦，她像我夢裏的那個仙女，她正是穿的白衣裳。難怪我見了就覺得很親熱，我真喜歡她。她說話的聲音多好聽呀！並且她長得真美，跟我媽媽一樣的美。奶媽，你說對不對？

陳奶媽 皓小姐！你：你別問我，我：我什麼也不知道！（忽然哭出聲來，逃一般的跑進內室。）

方皓 奶媽！奶媽！你怎麼了？（自言自語）我的好奶媽，大概她今天太高興。反而又想起什麼來了。呦！我也想起一件事，小鳥兒今天早上還沒喂過啦！（跑到鳥籠邊喂鳥）小鳥兒！你吃飽了放乖一點，待會我再跟你玩，我先把這些東西收拾好了再說。（她正在收拾那些獎品和禮物，忽聞屋外遠遠 淒涼激越的杜鵑鳥的鳴聲，不禁側耳而聽。）杜鵑鳥兒叫，這是石老師！他這會幹嗎，呀？……

（一言未畢，夏宛容突然推門而入。她面色蒼白、微微氣，神色頗爲倉皇，一進了門，就反身把門掩住。）

方皓（驚）宛容姐姐！你怎麼了？

夏宛容 你……你先別問，門……門……幫我把門關上，無論誰來也別開！（她渾身顫抖，舉手無力，方皓幫她門。）

（村鵲鳴聲漸近，接着有人敲門。）

聲 （低低的）宛容！宛容！開開門！開開門！

方皓 是石老師！（便想去打開門，宛容急搖手示意。方皓遲疑的問。）石老師！是你嗎？

聲 是我，快開門！

方皓 您有什麼事？

聲 我找宛容，我跟她有話說。

方皓 （眼睛看着宛容）宛容姐姐不在這兒，她沒有來。

聲 奇怪！我明明看見她往這兒來的！

方皓 她是沒有來！也許到別處去了。

聲 奇怪！除了這兒還會上那兒去呢？

（聲息漸遠，他似乎很失望的去了。少頃 又有村鵲鳥的鳴聲在別處響。他們倆都鬆了一口氣。）

方皓 宛容姐姐！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躲着石老師，不願意見他呢？

夏宛容 （驚魂甫定，悲從中來。）好妹妹，你不知道我的苦楚！（在桌上，放聲大哭。）

現在我一點自由也沒有，我成了一個判決死刑的囚犯了。

方皓 我一點也不懂，好姐姐，別傷心，對我說。

夏宛容 自從上次我到這兒來過之後，這幾天他們天天軟禁着我，時時刻刻都想法子攔着我，不讓我走出大門一步，好容易，今天我說要到學校來看你們行禮，他們肯了，可是我的後母和都個賈任義要跟我一塊兒來，他們就在後面，馬上要來了。你想，再讓他們看見少卿跟我……豈不是更……

方皓 咳！你爲什麼那麼怕他們呢？

夏宛容 我並不是怕他們，我是怕他們又要在爸爸面前搬弄是非，惹得他老人家傷心。

方皓 咳！宛容姐姐，太苦了你了。

夏宛容 好妹妹，我別的不怨，只怨我自己的母親死得太早，一個自幼就死了母親的人，還會有什麼幸福可說，（苦笑）讓他們防着我吧，好在這裏最後一次了。好妹妹，我今天是特地來跟你告辭的，我一直當你是我自己的親妹妹一樣，我不能不來一次，和你見見面。

方皓 宛容姐姐，快別說這樣的話，往後我也可以去看你，你也可以再來呀！

夏宛容（搖頭）不，好妹妹，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人生短短的幾十年，到頭來也總是分手的，好妹妹，以後你忘了我吧！

方皓（拉着眼的手哭起來）不，宛容姐姐，我不懂你的意思，那麼我們以後就永遠不見面

了嗎？不，不，爲什麼你要那樣想呢？

夏宛容 用一把快刀，斬斷一切塵緣，實在是一種最好的解脫，你應該贊我才對！（然而不禁淚下）我要走了。

方皓 不，不，宛容姐姐，聽了你這些話，今天我決不让你走，我決不让你回家，我要死命的留住你。……

（兩人正在相持掩泣之下，忽聞有人敲門。）

聲 開門！開門！

方皓 這又是說？

夏宛容 （點頭）這是我的後母，這會兒她也該來了。

方皓 宛容姐姐，你別怕，我不信她會吃人，讓她來好了。（她走去打開門，胡媚紫上。她年齡已有三十多歲，畫眉點唇，滿臉脂粉，耳上戴着珠環，身上穿一件紫色大花的旗袍，敞着衣領，半拖着一雙綉花鞋，手裏拿着一把粉紅羽毛摺扇，扭扭捏捏的走進來。你看她那髒吊得高高的眉毛，東飄西閃的眼睛，和一個鷹鉤式的鼻子，明明露出絕頂的陰險和淫邪，她却偏會裝上一臉的假笑，一嘴的甜言蜜語，連那聲調都是異常和氣婉轉的。她進了門，先四下一看，然後笑嘻嘻的走近宛容。）

胡媚紫 哎喲！我的宛容姑娘，眼一錯就沒看見你，累得我好找！我就知道你到這兒來了，除

了這兒你也沒別的地方去呀！（向方皓）這位是方姑娘不是？模樣兒長得真可人疼，怪不得你宛容姐姐喜歡你，連我見了都心愛。哦，這房子倒寬敞，兩邊還有兩間。走到兩個內室門口去探望。）怎麼？你的爸爸跟奶奶都不在家，這屋裏就你們小姊妹倆兒？

方皓 是的，沒有別人，您不是瞧見了嗎？

胡媚紫 是呀！大白天關上門，瞧你們小姊妹倆兒在一塊，談着知心話，夠多親熱！我老是勸我們姑娘多出來走走，多出來走走，都是我們二老爺，他那個古怪脾氣。他老說姑娘身體不好，要在家裏多多休息，多多休息。他那種心疼姑娘的法子，簡直愧不得搭個玻璃房子給她住，叫她又看得見外邊的景緻，又吹不着一點風，你說可那兒找去？哈哈哈哈哈！（自己一個人笑了半天，最後又走到宛容的身邊，親熱的拍着她的肩膀。）姑娘，說了半天，咱們還是回去吧！今天由着老爺子的性子，還不肯放你出來，都是我拍了胸脯作保，包在我身上，我決不會叫姑娘累着，他才肯的。我看，你話說多了也是費神，咱們走吧！

（夏宛容低頭不應，方皓挺身而出。）

方皓 伯母，我不讓宛容姐姐走，我想留她在這兒吃飯，好多玩一會！

胡媚紫 方姑娘，多玩一會本來沒關係。（馬上變了臉色）可是老爺子要是怪了我，我可担不起這個干係。

方皓 伯母！只怕 不願意担這個干係，您要是願意，還怕夏老伯不答應嗎？既然夏老伯能

答應您讓宛如姐出 就能答應您讓她在這兒多坐一會兒，對不對，宛容姐姐？

胡媚紫（冷笑）噲，噲，噲！瞧不出你這麼年紀小小的，嘴頭兒倒利害。照你這麼一說，反像是我不讓她在這兒多玩一會兒似的。好，好，讓她在這兒，愛什麼時候回去，就什麼時候回去，和我什麼相干。（向宛容）不過，姑娘，你爸爸的脾氣，你做女兒的可比我還知道。待會兒你自己跟你爸爸說去，沒有我的事。（氣憤憤的就想往外走。）

方 皓（看看宛容，又怕她受委曲，連忙趕上一步。）伯母！您別見怪！宛容姐姐是難得來的，她剛才還說這是最後一次，往後也許就再也不來看我了。您想，您還不讓我們小姊妹倆多說一會話去？

胡媚紫（佯驚）最後一次，誰攔着她呢？（心上兀自得意，突然又和氣起來。）方姑娘，不是我作難不肯，實在是我們二老爺的脾氣太古怪。噯噯！你瞧你剛才那些話，說得怪可憐的！這也值得這麼傷心，連我聽了心裏都難過。好！讓你們姐兒倆多親熱一會兒吧，我到對面大廳上去坐坐，待一會兒再來接我們姑娘。

方 皓 伯母先回去好了，待會兒我叫奶媽送宛容姐姐回來。

胡媚紫 那可不行，那我簡直非挨罵不可。我還是到對面大廳上等一會的好。姑娘，待會兒見呀！（下）

（夏宛容與方皓見她去了，不禁同時發出一聲長嘆。）

方皓（拉了宛容的手，憐憫的。）宛容姐姐！我現在才明白你爲什麼怕她了。我從不沒見過像這樣的人！見了她，我簡直不知怎樣才好。

夏宛容（苦笑）我却跟她這樣的人在一個屋頂下過了十幾年！好妹妹，你現在也應該明白，我爲什麼老是想死了。

方皓 這點我倒還不明白，你老覺得世界上就沒有一個心疼你的人，所以老是傷心難過，其實是你錯了，你不應該忘記一個人。（夏宛容低頭無語）除了你爸爸，我就看他

是頂疼你的了。爲什麼你還要不快樂，不覺得幸福呢？宛容姐姐，我去替他找他呀！

夏宛容（急起止之）不，你快別去！此刻我後母還坐在對面大廳上，這兒大門外無論什麼地

都看得清清楚楚，你難道忘了？並且我也不打算再見他。……

方皓 爲什麼？你不怕他難受？你對他說一句話都沒有說的？

夏宛容 事已至此，見了面也是無益，何必徒增煩惱？我願意他從此也忘了我！

方皓 宛容姐姐，這麼說，我也再想不出什麼法子了，可是我怕看你這個傷心的樣子……

（抱住她哭起來。）

夏宛容（淚下）小妹妹，是我不好，我惹得你也傷心，我不該來的……

（忽聞內室有重物墜地聲，接着陳奶媽發出驚呼。）

陳奶媽（在內室）誰？好大的胆子！大白天就跳窩子，闖到人家臥房裏來。你講理不講

理！……

（從內室跑出一個人來，一頂鴨舌帽低壓到眉際，看不清他的面目，穿着一身短衣，頗似個無賴。夏宛容和方皓嚇得抱在一起，渾身發抖。陳奶媽跟着急上。）

陳奶媽 你是誰，你這個人？……

（來人把帽子一摘，跑到宛容面前，原來是石少卿。）

石少卿 宛容，是我！

（衆人轉驚爲喜，只有宛容轉過身去，默然無語。）

方皓 石老師！原來是你！嚇了我們一跳！你是打那兒進來的？

陳奶媽（笑）我正在屋裏收拾東西，猛見有個人打窗口跳進來。再加上這樣的打扮，誰也不想不到你是一位斯斯文文的教書先生呀！

石少卿 我看見賈任義和那個糊狸精在那邊大廳上交頭接耳，只朝這邊門口張望，我馬上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心裏一着急，我就想起這個法子。我爬到那棵大樹上，再往窗戶口裏一跳不就進來了嗎？

陳奶媽（吐舌）好險！摔壞了腿可怎麼辦！得，你們痛痛快快的談天吧，我得到裏屋窗戶口去看看，萬一再有個人亂往裏跳，我可不能這麼客氣了。（下）

方皓 石老師！你的手上直流血！

石少卿 不要緊，大概是存樹上捋了一下。

（方皓馬上拿藥來給他搽。）

夏宛容 （微嘆）你還巴巴的跑來幹什麼！（見方皓在找東西包紮。）好妹妹，別費事了，（抽出自己的小手巾）就拿這塊小手巾先給他紮上吧！是乾淨的。

方皓 （依言替他裹好）石老師！你來得正好。宛容姐姐，你倒是快過來呀！一會兒說不定又有人來了。你們趕快商量商量，想個法子吧！

夏宛容 妹妹，你可別走！

方皓 我不走，我給你們看着外邊。

石少卿 宛容！你太忍心，明明在這兒，不見我！

夏宛容 （低着頭，緩緩的）「相見爭如不見」，何必多此一舉！

石少卿 你總是這麼「有情還似無情」，我真不懂，自相識以來，只爲憐卿飄零無主，所以才願作護花使者，並無別的意思，上天鑒諒！

夏宛容 （半晌，凄然）感君盛意……任海枯石爛，此心原已不二。

石少卿 （異常欣慰。）真的？……宛容，這句話我不知道等了多久，真是「展轉反側，夢寐求之」。（近前）宛容！得你這一句話，不負我兩載相思之苦。

（方皓早乘他們不注意時，悄悄溜進內室。）

夏宛容（躲閃的）皓妹妹！（回頭已不見人）

石少卿 好妹妹，別害怕，現在我們正好訴衷腸。

夏宛容 別走近我！……只恨東風作使，到頭總成一夢！

石少卿 「至誠可以感天，魯戈可以返日」，尊大人那邊，只要苦苦的求求，將來或者可望回心轉意，也難說。

夏宛容 勸你不必再作癡想，今日一見，便是永別，此後千萬勿以薄命人爲念了。

石少卿 今一見，便是永別？

夏宛容 你不知道，我父親昨天當着後母和許多族人面前，已公然表示將我許給那個人了！（悲憤）從此名分已定，還說什麼！

石少卿（迅雷擊耳）啊！事情變得好快！

夏宛容 這倒不說，可恨的是，那個人現在居然把我看作他的掌中之物，今天早晨，竟敢對我做出無禮的舉動……

石少卿 卑鄙小人，無賴賊！我恨不得……宛容！想你一個弱女子，萬一落在他們手裏，可怎麼辦！

夏宛容 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拚着一死罷了。

石少卿 你要是不幸一死，我又焉能獨生！宛容！我說過，我們還是一走，天涯海角任逍遙，

豈不比坐以待斃的好？

夏宛容（苦笑）走，走到那兒去？

石少卿 到處可以安身。那個時候，你可以升學，安心讀書；我可以另找一枝之棲，依然工作，只要是同在一地，朝夕能以相見，你想這不好嗎？

夏宛容 離鄉背井，丟下風燭殘年的老父；即使我們心懷磊落，誰會相信？那時，人人指着笑罵。天地雖大，只怕也無立錫之地。

石少卿 笑罵由人笑罵，我行我素，怕什麼？

夏宛容 再說，生我者父母，我怎麼忍心丟下他老人家。……

石少卿 上不慈，下不孝，到現在你還以這名分爲重，拘守古禮？

夏宛容 並不是拘守古禮，你不明白我走了以後，他會怎樣傷心，怎樣寂寞。我不能只顧自己，不爲他老人家着想。

石少卿 可是他不要你着想！

夏宛容 這不怨他，他不過是聽信了別人的話。

石少卿 你父親真好，你父親……

夏宛容 少卿！

石少卿 好，不提你父親。可是說來說去，你一點沒有爲我着想，

夏宛容 我只能叫你將「幸福」

石少卿 我的幸福完全在你身上，你要先使自己幸福，然後我才会幸福！

夏宛容 薄命人能有什麼幸福！少卿，你還是忘了我吧！

石少卿 不，我不讓你「不幸福」。宛容，你答應我走，跳出這個苦海，這個牢獄。事情已經很緊急，不容你不走了。就在今天晚上，正好是沒有月亮的黑夜，我叫石福預先在江邊雇一隻小船等着。你今天回去收拾好了，只要聽見村鵲鳥叫的聲音，就知道是我來了。我等在你家後門口，你悄悄的一出來，我們就走。再過幾天，月亮圓了，我們也就到了別處的樂土上。你看怎麼樣？

夏宛容 （很害怕的望着他）不，不，少卿！你真準備這樣做？你嚇着我了。就在今天晚上……不，不，我不能走！

石少卿 我決意這麼做，從今天起，我每天晚上要到你房子跟前學杜鵑鳥叫，你一天不肯，我一天不住聲，一直叫到血從喉嚨裏噴出來，就像真的杜鵑啼血。樣我還是叫。等到我叫死了，變了孤魂野鬼，也還是……

夏宛容 （上前，掩住他的嘴。）別說了，少卿。（伏在他肩上哭起來。）

石少卿 （撫着她的頭髮）宛容，不要絕望，拿出點勇氣來。記住！我是以你的快樂為快樂，你的幸福為幸福。答應我，咱們走吧，今天晚上。

夏宛容（掙扎起來，遲疑的）少卿，我很感激你，但是我不能馬上答應你說我能走！

石少卿 那天晚上，我還是要來……

（方皓急上。）

方皓 石老師！快，快，快躲開，有人來了。

（外邊有敲門聲，石少卿與夏宛容均驚惶失措，方皓急推石少卿入內室，然後走去開門。賈任義上。他用眼睛斜飄着夏宛容，做出極不堪的樣子。）

賈任義 小姐，任義奉了二太太之命，特地來迎接小姐回府！嘻嘻……嘻嘻……小姐的玉體欠安，請趕快回去吃點補藥吧！

（夏宛容見了他，如見蛇蝎，由高度的厭惡而變成畏懼，禁不住發出一聲輕喊，逐步退到門邊，反身奔出，賈任義亦隨之。）

賈任義（一面追着，一面喊。）小姐！別跑，看着，看着！（下）

（方皓不禁長嘆，石少卿急出，陳奶媽隨上。）

石少卿（頓足）活妖孽！這種人死有餘辜！（亦欲奔出）

陳奶媽（止之）您上那兒去？

石少卿 我恨不得拿那個混蛋一頓！

陳奶媽 對面廳上有人，您忘了？

石少卿 唉！可是馬上我要出去找石福商量一件事，怎麼呢？

方 皓 那容易，叫奶媽去一趟叫石福到這兒好好了。

（陳奶媽應聲欲出，外人聲大譁，呼「方老師萬歲」！朱校長與方老師入。）

朱校長 方皓！你過來！好個聰明孩子，品行兼優，總平均在九十五分以上，這樣的第二名的紀錄在本校還是第一次呢。方先生，家學淵源，真是雛鳳清聲於老鳳了。

方老師 過獎，過獎。

朱校長 這是兩本精裝的「愛的教育」，算我私人送給你的。

方 皓 （接過）謝謝朱校長！

朱校長 下午的同樂會，聽說有你的節目？是什麼？

方 皓 名字叫「春常在」，就是我爸爸編的那首歌，現在想用形意舞把它跳出來。

朱校長 父親做歌，女兒跳舞，好極了，好極了。（向方老師）他們畢業班還說一定要請方老師在開會之前給他們訓語，他們很想跟在跟方老師之前，多得一點教益。

方老師 （笑）同樂會本是大家同樂，訓話未免太煞風景！

朱校長 假如他們大家引以為樂，又何必推辭？

方老師 好吧？

朱校長 那麼，我們待會兒見！

(朱校長下)

方皓 (促陳奶媽出。) 奶媽！快去吧！石老師等着呢！

(陳奶媽下)

方老師 少卿在這兒等什麼？

石少卿 (囁嚅) 您是一位老前輩，好在我跟宛容的感情您也是知道的，現在她父親強迫她與賈任義訂婚，我想約她今天晚上逃走。……

方皓 你帶宛容姐姐逃走。

方老師 哦！這倒不是一件鬧得好玩的事，不可不仔細考慮。宛容的意思怎樣？

石少卿 除了怕她父親傷心，別的沒有什麼。

方老師 (沉吟) 這倒也是，不過目前是救宛容要緊，顧不了那許多了，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石少卿 還未十分決定。

方老師 這倒非馬上決定不可。你們兩個人出去以後的生活也是問題，我知道你家境很不好，難道你們就靠感情可以過日子嗎？

石少卿 (張口結舌，猶如涼水澆頭。) ……我想出去以後再設法找工作。……

方老師 (笑) 到底是年輕人，只顧着浪漫的美夢，就忘了現實的殘酷，可是話說回來，年輕人的可愛也就在這些地方。工作的機會，我這兒倒有一個，就是省城裏的鄉村師範，要請

一個教員 那裏的劉校長是我前修同學，只須有封介紹信就無問題。方面，宛容也可以就地升學，一舉兩得，你覺得如何？

石少卿 （大喜）謝謝您，那好極了。

方老師 可是此去一路盤川和一兩月的生活費是起碼要的，你有準備沒有？

石少卿 我正是爲了這個找白福……

（一言未畢，石福上。）

方皓 石大爺來了！

石福 少爺！你找我？

石少卿 是呀，我這兩天想出一趟門，你能跟我想法子借一筆錢嗎？

石福 您是不是想帶夏宛容小姐出門去做事？陳奶媽已經跟我說過了。要是爲了這件事，不

要說不用跟別人借，您自己的錢還用不完呢！

石少卿 我身邊那兒還有錢？你又不是不知道？

石福 身邊是沒有錢，可是你還有田裏收的租子。

石少卿 我那裏還有田產，前三年不是就賣光了嗎？

石福 請您恕我欺上之罪，我才敢說。（說罷就想跪下去。）

石少卿 （連忙扶起）快請起來，你老家有什麼欺主之罪，我不明白。

石 福（長嘆）爺平時真是太不理家了，自己的田產家當到底有多少，連個確數目都不知道。前三年，我看見您一個勁兒賣田，賣了錢就胡亂周濟別人，勸也勸不醒，我天天暗暗着急，睡也睡不着，後來我想起一個法子，就把長林縣那邊一庵收三十石米的田莊結購了下來，告訴您說都賣光了。

石少卿 長林縣，收三十石米的田莊？

石 福 是的。我當時就想留作您往後娶少奶奶的費用，這是一件花錢的大事呀！這三年的收成都變了錢存着，一個也沒有敢輕易動用，您看！這是帳本，都在這上面。（呈上）

石少卿（接過一看大喜）這一筆錢，除了路費，夠用兩年。石福！謝謝你，難得你有這番苦心。往常我只知道周濟人，沒想到今天倒要你來周濟我了。

石 福 好少爺，只要您不怪我就得了。可是有一樁，您千萬不要今天知道有田，明天又想胡賣了。那可是萬世之業，不能再動啦！

石少卿 由你，由你，這本來是你替我留下的，我只當還是沒有好了。從此我也真想改一改從前的脾氣。

方老師 石管家的苦心你當然應該體貼，但話也不是這麼說，少卿，樂于助人本是一種美德，但是「天助自助者」，要值得助的才助。你不要只逞一時的慷慨，把有用的錢化得不值得用的地方，反把世界上養成許多懶人和取巧的人就是。

石少卿（愧慚）是的，方先生，您這句話很是。

石福 對呀！少爺要是早明白了，豈不……

石少卿 咱們走吧，我還有事要跟你商量。

（石少卿主僕下。）

方皓 爸爸！宛容姐姐有石老師給他想法子，我就放心了。（雀躍）今天我真高興，爸爸。

要是人會有翅膀的話，我一定要飛，飛上天去，（滿屋亂跑，樂且無際）

方老師（笑）飛吧，孩子，在你這樣的年紀，是應該高興的。

方皓 爸爸，您看我得的這些禮物。

方老師（伏案疾書）好，好！

方皓 剛才還有一位女客，是您的老朋友，也說要送禮物來。糟了，我忘了問她姓什麼！

方老師（漫不經心）唔！

方皓（見半圓桌上的花）哦！噫吧又送花來了。（忽聞籠中有撲翅聲，並發出清脆的鳥鳴，跑過去看，大喜）爸爸！您快來看，這小鳥兒完全好了牠會飛了，你聽，牠叫得多好聽！

方老師（擲筆而起）真的，完全好了，現在可以打開籠子放牠走了。

方皓 放牠走？爸爸，您想，我天天喂牠，跟牠玩熟了，我捨不得！

方老師 小鳥兒天生要在天空中飛，在樹林裏自由生長，才得着生命的樂趣，關在籠裏是不成的，並且牠媽媽在鳥窠裏等得很久了，你還不放牠回去叫牠跟媽媽見面嗎？

方 皓 不錯，爸爸，牠的媽媽天天都來看牠的。您聽，牠又來了。

（一大鳥飛來，落在窗口，向籠哀鳴，小鳥在籠中亦撲翅作響，似欲出不得。兩鳥應聲對鳴，鳥聲大噪。）

方老師 你看 牠們一個在籠裏，一個在籠外，彼此叫得多可憐！你忍心分離牠們母子嗎？

方 皓 （慨然）爸爸，放了牠，放了牠！

（方老師，開籠子，大小兩鳥歡噪了一會，大鳥引小鳥飛去。鳴聲漸遠，父子二人均甚爲感動。）

方 皓 （望着空籠，惆悵的）小鳥兒飛走了，現在剩下這個空籠子，明天還是還給趙二老爺吧。

方老師 （安慰她）孩子，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小鳥兒，牠飛走了總多少有點捨不得。但是愛要寬大，要能犧牲自己，對不對？

方 皓 是的，爸爸，我不難過，我一想到牠現在能夠跟牠媽媽在一起，夠多麼快樂！不由得我他很快樂。

方老師 好孩子，一點不錯，這才是愛所能給人的真正的快樂！

(陳奶媽神色慌張自外入)

陳奶媽 皓：皓小姐！外面：面：有人：喊你！

方 皓 喊我幹什麼？

陳奶媽 大概是又開什麼會吧！

方 皓 同樂會要到下午呀？恐怕是叫我去練習跳舞吧！

陳奶媽 (支吾) 怕是的，你快去吧！

(方皓急下。方老師仍去伏桌寫信，陳奶媽踟躕不前，欲言又止。)

陳奶媽 方：方先生！外面有一位客人等着見您！

方老師 哦！是誰，請他進來！

陳奶媽 可是，這個客人不比別人，您千萬可別嚇着呀！（失聲而哭，遁入內室。）

(方老師正自驚疑，一女客徐徐推門而入。相見之下，兩人怔了半天。)

方老師 (低聲) 若玉！若玉！……

白若玉 是我，樹仁！是你十年不見的老朋友白若玉！人人都以為我早死了，可是今天又突然

站在你面前……

方老師 若玉！這樣的夢我做得太多了，所以到今天，我反而不敢相信。……

白若玉 樹仁！你再多看看我，是真的，是真的！

方老師 感謝上天，你真的還活着！

白若玉 活着不一定值得感謝，樹仁！當年我還是應該隨着人傑死了的好。（哭）

方老師 若玉！人傑盡忠黨國，爲了愛國運動而死，那種慷慨就義，殺身成仁的精神，真是人中豪傑。我們永久紀念他，尊敬他，但是不要拿眼淚來沖淡了他的光芒。你快先談談你自己吧！你是怎麼從那個通敵的狗軍閥，齊師長手裏逃出來的？

白若玉 真是說來話長，我當初把孩子托給你，就趕到了瀋陽，會見人傑的一般朋友，商量營救他的辦法。後來被我聽到了齊師長手有一個副官是我的小同鄉，便哀求他給我說情，他滿口答應，只說師長要我當面去解釋，我信了，真便去了。

方老師 這點後來我也聽說了，真是人心叵測！

白若玉 （嘆）那個時候到底年輕不懂事，而且救人傑的心切。我一去，誰知那個狗軍閥竟不懷好意，把我也軟禁起來。

方老師 就是在那個時候，聽說你也忽然失蹤，有人說你也被捕了，跟人傑一同殉了難。我唯恐再有人來傷害到這個小孩子，因此便悄悄的離開了北平。

白若玉 那師長幾次來胡纏，拿害死人傑做要挾，都被我不顧死活的拒絕了。後來還是他的一位姨太太，也許是因爲同病相憐，也許是因爲嫉妬，又偷偷把我放了。

方老師 哦！

白若玉 我逃出來，一時不敢露面，等到我打聽着消息時，才知道人傑的朋友們被捕的被捕，死的死，逃的逃，都散得乾乾淨淨；最後又知道人傑也在那個時候爲盡忠於黨國而遭難了。

方老師 唉！

白若玉 我當時也想一死，與人傑相隨於地下。可是有兩件事拉住我，叫我不能就死。一件是替人傑報仇，還有一件就是撫養我那個苦命的孩子。我當時一心一意只想報仇，只怕沒有機會。到後來齊師長忽然被人暗殺了。足見亂臣賊子，人人想得而甘心。雖然不是我親手殺死的，但是仇總算報了。我於是再想來找孩子。趕到回到了北平，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帶了她到那裏去了。

方老師 是我太小心了，離開北平就一直到了南邊。這裏待一年，那裏待兩年，又一直總是找個小地方安身。起先是爲了避人耳目，誰知後來竟領略到鄉村反比大都會可愛，也就樂不思蜀了。這些年來累你好找，這都是不知道你還竟沒有死的原故。現在你却怎麼知道找到這兒來的？

白若玉 這些年來我專門做些婦女運動的工作和許多旁的社會事業，加了許多托兒所和幼稚園，一方面也爲了紀念自己的小孩。有時東奔西跑，做調查工夫的時候，順便打聽你的下落，却總是毫無踪影。最近到長林縣調查，無意中聽人提起你的名字，說是一位小學的教師，我又碰巧遇見一位此地人，詳細一問，才知道果然是你！

方老師 哦！爲什麼你不先寫信給我？

白若玉 我想親自來一趟的好。這些年的委曲是一封信就能了事的？（走近方老師，酸楚的）樹仁！想不到我今天居然還能見着你，把我這些年來死裏逃生的種種不幸，親口對一個唯一的老朋友訴說。

方老師 若玉！你還記得從前在北平的時候，你一有什麼心事，就跑來對我訴說？

白若玉 怎樣不記得！那時你和人傑都還在北大唸書，一個是教育系，一個是政治系，各人志趣不同，可是你們是最好的朋友，同住了一個公寓裏頭。

方老師 人傑是生來就帶有英雄色彩的，立志要做個大政治家，大革命家……

白若玉 你常常是有點太謙遜，太羞澀，說只想做一個學者，一個教育家……

方老師 每天晚上正當我們各人大談着各人將來的夢想的時候，你就一推門進來了……

白若玉 那時我在女師大唸書。我先認識你，後來才認識人傑。

方老師 你們能以認識，還是因爲我的介紹。

白若玉 那時對你們兩個人都喜歡，我把把你當作自己哥哥一樣的尊敬，可是却愛跟人傑鬧個小脾氣。

方老師 你跟他鬧了別扭就來向我訴苦，可是等不到第二天你們馬上又好了。

白若玉（長嘆）想起從前的事，彷彿我們又都變得年輕了。可是，現在你看，人傑死了，我

是飽 憂患，你已滿頭白髮……人生多麼空曠 多麼空曠！

方老師 若玉！在我「眼光中 你還是像當年一樣的美麗，不凡。

白若玉 不，不，我們都老了。（悲愴）樹仁！我幾乎認不出你了，你的面貌，你的頭髮……我知道，爲了我那個女孩子，不知費了你多少心血。

方老師 不，你不能這麼想，你永遠不會知道，她給了我多少生活上的安慰。

白若玉 爲了她，你犧牲了自己的抱負，自己的前途！

方老師 沒有，她正應證了我所學的那些原理，給了我許多啓示。你所說的前途，總不是指那些升官發財，功名利祿而言吧！

白若玉 無論如何，你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方老師 你知道我的生性多少是有點落落寡合，有點固執，甚至於是孤僻。我沒有兄弟姊妹，除了人傑和你之外，我也再沒有別的好朋友；也許我是太習慣於單獨過活了，我只覺得單身生活於我最適宜。

白若玉 不，不完全是這個理由。你說這些話明明是有心想安慰我，叫我可以漠視你對我們母女的恩情，叫我覺得並不虧欠你什麼。這是辦不到的，樹仁！你不如讓我切實的知道真情，我反而心安些。譬如說，你一定錯過了多少次這樣的機會……

方老師 你一定要知道真情，那我也許可以說，我一生只錯過了唯一的一次機會，……

白若玉 唯一的一次？

方老師 你總會相信，真正的機會，一個人一生也許只有唯一的一次，要是當時錯過了，那麼就永遠不會再有了。

白若玉 是的，只有一次，永遠不會再有了。……可是，你爲什麼讓它錯過呢？

方老師 因爲在我還默默的愛着她的時候，她已經成了我朋友的妻子了

白若玉 成了朋友的妻子了

方老師 是的。從此我只把她的影子藏在心裏……到現在……還是和在眼前一樣……

白若玉 （注視着他，過了一會。）樹仁！難道……你……

方老師 是的。

白若玉 可是你從來沒有向她吐露過……

方老師 那會有什麼好處？我愛他們，我願意他們永遠幸福。

白若玉 要不是有今天，你會一直緘默到——

方老師 也許一直到死；……或是想不到的像今天，當人們的頭髮都變成純潔的白顏色，感情

在他們不復是一種危險的東西時候，一切都事過境遷了，再當做一句老笑話偶然的提起一下。

白若玉 樹仁！……人生是多麼苦惱，多麼空曠！（掩面，低聲的哭泣起來。）

方老師 我並不這麼想，個人要是能有一種很靜默的感情，使他時時感到生活的充實，幸福，那不是很可喜的嗎？

（屋裏靜了一會）

白若玉（悲痛的抬起頭來）這些年來，樹仁！你過的生活！

方老師 不，我正要感謝上天。想不到後來，皓兒便因為她父母的變故而來到我的身邊。最初我只覺得這是我應盡的責任，爲了愛她的父母我立志愛護她；但是慢慢的這個小生命，身吸引在我的全都感情。我只要看見她的小眼睛一睜，小臉兒一笑，我覺得一切都光明，溫暖起來，才懂得什麼是人間最純潔的愛，和這種愛的偉大的力量。皓兒一天天的長大了，這種愛和生命的本身也似乎在一天比一天的擴大，伸張開來。你真不知道，這給了我多少啓示和慰藉。從此讓我愛生活，愛人類，愛一切有生命和無生命的東西。……若玉！要是沒有皓兒，到今天我想不到我會是個什麼樣子。那你爲什麼還要覺得虧欠，皓兒給我的不是比我能給她的，多嗎？

白若玉 我懂得，你是多麼的愛這個孩子！（徐徐起立）樹仁！本來有一個問題，我現在可以決定了。今天正午有一班船，我想就搭這班船走。省城新辦的托兒所有電報來，等我去主持開幕典禮呢。

方老師（驚）若玉！你爲什麼就走？你不想見見你自己的女兒，十年未見的女兒？

白若玉 我已經見着她了，在沒看見你之前。

方老師 你見着她了？不會的，不會的。

白若玉 是見過，我還跟她談了半天。那孩子已經這麼高了，很聰明，很可愛，她只當我是一個普通客人：

方老師 可憐的皓兒，你爲什麼不讓她知道你是她的母親呢？你太忍心了！

白若玉 這原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聽了陳奶媽的話以後，我就決意先不認她。現在聽了你的話，我更覺得這麼做是對的。

方老師 爲什麼？

白若玉 皓兒不是你十年來的養育栽培，這根嫩芽恐怕早已被風雨打毀了。我雖是生她的人，但是反對她毫無幫助。這孩子與其說是我的女兒，不如說是你的女兒。而且我現在知道你是如何的愛她，我怎能一勞就平空的奪走她？樹仁！我應該把皓兒留下給你！雖然她不知道我是誰，我依然可以常常來看她，對不對？

方老師 若玉！你以爲我是完全爲了自己才愛皓兒的嗎？你以爲我會忍心不讓她自己知道還有一個生身的母親嗎？若玉，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白若玉 噓！有人來了。

（門外有笑語聲，方皓跳入。）

方皓 爸爸！您沒看見我們的跳舞，跳得……（忽見父容慘變）爸爸！您怎麼了？（復見女客在側，點頭爲禮。）爸爸！這位就是那個客人，剛才來過的。

白若玉 好孩子，過來，讓我再仔細的看看你。（審視良久）這是我送給你的一點禮物，留着做紀念！（掏出一隻小綉花鞋。）

方皓 一隻小鞋兒！這和我那個洋娃娃腳上的是一對！真奇怪！

白若玉 正是你的時候穿過的那一雙。我那時候做了送給你的，結果掉了一隻，又給我檢着了。

方皓 真是稀罕，謝謝！

白若玉 （慢慢起立）我現在要走了。

方皓 （戀戀不捨）您再多坐一會，我很喜歡跟您談談。

白若玉 要開船了。我過兩天再來。

方皓 您往後一定要常常來啊！

白若玉 一定！（向方老師。）樹仁，我走了。再見！

（陳奶媽悄上，見狀大驚。白若玉向伊搖手示意，然後向外行走，正欲出門。）

方老師 若玉！你不能走！

白若玉 樹仁！你……（掩面而泣）

（陳奶媽亦失聲哭。方皓瞠目不知所所以。）

方老師 孩子，你過來。你還記得那個故事嗎？我就是那個樵夫，你就是我從虎狼口裏搶下來的那個女孩子。我不是你的親生父親，你的親生父親遭難死了，然而你的親生母親還在，就是站在那兒的那位客人！（方皓仍茫然不動。）可憐的孩子，你知道你的名字爲什麼叫「皓」嗎？這個字的左邊就是你母親的姓。你現在明白了嗎？

陳奶媽 （哽咽）皓小姐！還不快過來認娘！

方皓 （怔了半天，才喊出一聲）媽！（撲到白若玉的懷裏痛哭。）

白若玉 孩子！我的苦命孩子，媽對不起你，媽苦了你了。

方老師 皓兒！我也對不起你，一來爲了怕人家懷疑，二來爲了不願讓你這樣小小的年紀就知道許多人生的慘痛，所以一直把真情瞞過，沒让你知道。

白若玉 孩子！你應該謝謝方伯伯，他養育你十年，可不是容易的。還有陳奶媽！

（方皓向方老師鞠躬，突然悲從中來。）

方皓 （轉身一把抱住奶媽）奶媽！（大哭）

陳奶媽 別哭！小姐，菩薩保佑，你們母女團圓，正是天大的喜事呀！

方老師 （緩緩的）現在時候也不早了，奶媽，你快去收拾東西和你小姐一塊兒上船吧！

陳奶媽 （有點慚愧的）自從我們人太大早來了之後，我就在收拾東西，早歸着好了。

白若玉 奶媽！（向方老師）樹仁！沒想到還是如此結果，不過現在又何必如此急急呢？我們也可以再盤桓兩天，人家聚一聚。

方老師 多少年來我就夢想着，我能親手把皓兒交還給她母親，難道這點快樂你還不馬上給我？何況你省城方面還有要緊的事情等着你去。

（方皓上前牽方老師之衣服復泣。）

方老師 好孩子！跟着媽媽去，記住，像放那個小鳥兒一樣，我知道對你是快樂的，我就很快樂。（向白若玉）這裏沒有中學，我，內本來就要送她去投考的，現在正好你先帶了去。這次分手不過是暫時的，我不久就會來看望你們。

方皓 您不好馬上也跟我們一塊去？

方老師（微笑）傻孩子！你知道我這裏還有許多事，一時走不開。好，你們快去吧。

（陳奶媽已將行李等提出。方皓將那個洋娃娃拿出。）

方皓 這個洋娃娃留給您，您看了她就譬如見了我一樣。

方老師（含淚的微笑）好！

陳奶媽 方先生！我走了，往後千萬找個人侍候您，您的身體不大好萬一有一三病兩痛……這多年我侍候慣了，真有點不放心。……（捫淚）

白若玉 樹仁！老朋友！人生真是空幻！十年未見，一旦又賦別離，你好自保重！我們後會有

期！

（方老師口不能言，惟點頭示意。衆人陸續出門漸下。這時隔扇門大開，遙見只餘方老師一人在階上揮手。少頃，方老師轉身入室，四顧淒涼，頹然落坐，以手掩面。趙菊貞及啞吧急上。）

趙菊貞 方老師！怎麼？方皓走了？她……（見狀不覺住口，呆立於旁。）

（衆小學生上，趙老一隨在後面。）

衆小學生 要開同樂會了，請方老師給我們講話！

趙老二 請方老師開完學校的會，到我家來開互助社的會！

趙菊貞 噓（悄聲對他們說）剛才方皓的媽來了，把方皓給帶走了，方老師這會兒心裏正難過着，你們別來麻煩他老人家啦！

（衆人交頭接耳，面面相覷，露出失望神色，正擬悄悄退出，方老師抬頭起立，止住他們。）

方老師 不，不要緊。我先跟同學談話，然後再到趙二家裏去開互助社的會。

（方老師穿過衆人面前，緩緩向門外走去。幕徐徐下。）

第四幕（兩場）

第一場

時：前幕之當天晚上

地：夏希紳家中客廳

景：——

這間房間相當寬大，雪白的粉牆，朱漆的門窗，都嶄新光亮，十足的帶着富家氣象；房內凡是一般富家所能想得起的擺設和裝飾，也應有盡有。但是却因陳設過多，反顯得房間狹小推擠，不能給人以舒適之感；而且裝飾雖極富麗，却又中西雜陳，半新半舊，形式顏色均不甚調和，無形中露出一種市僧和暴發戶的神氣。

一眼望上去，正面是一排花格子的大窗，窗下有一張矮矮的紫檀木長條几，上面供着一個檀香爐和其他古玩，果盤等物。右面牆上有一門通內室。門的右前方是一張紫檀木的老式書桌和一張藤椅。桌上除了文房四寶之外，還有一個大算盤，爲夏希紳日常料理家政及核算帳目之用，因此旁邊還立着一個矮榻，裏面擱着各色帳簿及少數銀錢。左面牆上有一門通外面的天井。門的左前方擺着一套藤沙發和茶几。兩邊屋角還儘量擱上一些衣架，放花

盆的高几，熱天坐的竈竈之類。壁上滿是單條橫幅，名人字畫，還有裝着鏡框的西式油畫也雜然並陳，惟其中有一半身放大的照片，以并的地位關係，似顯特別觸目。

這時已是夜晚，從洞開的大窗望出去，天空漆黑，以被烏雲遮滿，只間有疏星數點在閃閃發光。書桌上點一盞煤油燈，夏希紳一人坐在燈下算帳，算盤聲的搭可聞。遠遠一片青蛙的鼓噪聲，雜以斷續的犬吠，愈顯得屋內的寂靜。一陣涼風吹來，燈焰飄忽不定。夏希紳揉揉眼睛，伸了個懶腰。）

夏希紳 來人哪！來人哪！

（夏宛容自外人。）

夏宛容 爸爸！您要什麼？

夏希紳 我想喝一杯熱茶。

夏宛容 （倒了茶來）這麼熱的天，您還不歇歇？

夏希紳 （接過）人都上那兒去了？老李呢？

夏宛容 老李的母親疾重，他很病急，我准了他的假，叫他回去了。

夏希紳 還有周嫂呢？

夏宛容 周嫂有點發燒，她還勉強撑着做事，是我硬叫她去睡了。

夏希紳 （冷笑）這些懶蟲，一得着空兒就想偷懶，只配扣他們的工錢，用鞭子往他們身上

抽！

夏宛容 爸爸！閒人也是人，平素一天忙到晚，難得請一兩天假就隨他們去吧！橫直我也沒事，爸爸要什麼只管叫我好了。

夏希紳 讓他們請假，你一個做小姐的倒來替他們當差？告訴你，別那麼傻，他們就是揀好欺負的欺負，要是你後母在家，看他們敢不敢？哼！也只配你後母那樣的人來收拾他們！

（夏宛容不敢做聲，垂手侍立，夏希紳又去算盤。她見無事可做，便走到長條几旁，點燃檀香爐裏的檀香，一時滿屋清香，烟紋嫋嫋。）

夏希紳 （皺眉）宛容！你又在那個得意了！

夏宛容 （陪笑）屋子裏偶而焚點檀香，心裏顯得很靜，常常使人悠然有出世之想，您不覺得嗎？

夏希紳 好，好，我覺得，我覺得，（算帳）三千七百八十六，加八百九十三，又加五千零五十……（過了一會）宛容！把煙拿過來！（宛容拿給他。）你那隻手上是什麼？

夏宛容 一本書。

夏希紳 給我看！（宛容很遲疑的遞過來）斷腸詞！這種書看它有什麼好處？（翻開一唸）「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十二闌干閒倚遍，愁來天不管，好是風和暖，輸與鶯鶯燕燕，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皺眉）一天到晚講究焚香，靜坐，看這些愁呀

恨呀的詩詞，你真像你那短命的母親。她死的時候你才五六歲，我真不知道你是從那兒學會的她那一套！我很後悔那時把你送到你外婆家裏去住了幾年，染上你外婆家的一身窮酸氣，好在葉家的人不在也差不多沒有了。（稍停）你想，看這些書淨是些什麼斷腸呀，銷魂呀，簡直是有傷脾胃。多看了這種書，請問你有多少腸可斷，多少魂可銷？你的身體素來不好，以後還是少看為妙，聽見了沒有？

夏宛容 是，爸！

（夏希紳繼續去打算盤，宛容注視了她父親一會，悲哀的低下頭，轉過身，看着壁上的照片，似有所禱。半晌。）

夏希紳 （偶然回頭）宛容！……

夏宛容 爸爸，您要什麼？

夏希紳 （注意到她臉上有淚痕）又哭了，真會傷心！（起立，走到她面前，溫和的。）我常常對你講，不要老是想著你的母親！不要老是想你母親！人已經死了，想也沒用。

夏宛容 我不是有意要去想，但是有時候，就不由自主的會想到她老人家……

夏希紳 （冷諷的）你們母女倒真是一對，平白無事，也愛皺個眉頭，愛傷個心，還愛哭！我真不明白，又不是沒吃少穿，又不是家貧難過，愁個那家子！爸爸雖然沒有別的能耐，却也掙了一份家產，夠您們高樓大廈，穿金戴銀，享一輩子的福啦！可是你們偏不會花，偏

不會享福，偏不懂得錢的好處，這不是天下奇聞嗎？

夏宛容 爸爸！錢不一定能買着幸福：

夏希紳 瞧！瞧！又來了，又來了，又是你母親嘴裏的那一套話！難道窮了倒好？哼！你們是沒嚐過窮的滋味，爸爸可知道，沒錢沒勢就等于是人！……咳！跟你說也沒用，你只要看你母親……

夏宛容 她老人家如今是成仙去了，我真羨慕……

夏希紳 你羨慕？哼！你母親就因為不會享福，整天愁呀悶呀的，活活把自己糟踏死了。宛容，爸爸現在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你醒醒吧！

夏宛容（迸發的）爸爸，您既然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您還捨得把她許配給人家？爸爸，別提那些了吧，從此以後，我願意在家裏長齋綉佛，服侍您一輩子。

夏希紳 話倒說得好聽，可是一有空就跑去見男朋友。哼！今天上午不是還巴巴的跑到小學去了一趟嗎？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我會讓你跟着這麼個窮光蛋石少卿去一輩子受苦，你想？

夏宛容 爸爸！現在不管是誰，我只願意一輩子不離開家。

夏希紳（長嘆）女大不中留，我並不那麼糊塗。我知道你不大願意買任義這個人，可是你要明白，這也是爸爸的一番苦心。買任義雖然人品平常，可是很會理財，人又老實可靠，幾

年來替我管家可算得是忠心耿耿……

夏宛容 爸爸！您太相信他了。您可知道他頂着您的名兒，在外面欺詐良民，爲非作歹，興了

多少卑鄙的法兒，聚了許多造孽的錢……

夏希紳 姑娘家，懂得什麼！

夏宛容 我看得很清楚，您完全給他賣了。往往您頂了惡名，他得了實利；他變着法兒慫恿，叫您上當……

夏希紳 胡說，爸爸難道是一塊木頭？我會看不清楚人？真是豈有此理！你也別跟我別扭，我完全是爲你着想，你說你不願意離開爸爸，爸爸也是不忍心讓你嫁到遠處去呀，賈任義無家無業，正好做個摺費的女婿。往後你們兩個人好好的守着爸爸，守着產業，豈不是上好的辦法嗎？

夏宛容 （哭）爸爸，不能，不能，賈任義這個人是個無賴，女兒寧死也不……

夏希紳 （怒）再不聽我的話，那簡直就是不孝！

夏宛容 （哀求的）爸爸……

（胡媚紫與賈任義二人一路嘻笑而來。）

胡媚紫 （在門外）……你瞧，我就這麼連和了五六牌，到周大老爺莊上，我又敲了他一個滿貫。

賈任義（在門外）那正是他的福氣，要能破財才會走桃花運呀！

胡媚紫（邊推門而入，邊回手以指點賈任義之額。）缺德鬼！我把你這個……（見屋內

有人，急忙斂容。）噯！老爺，姑娘也在這兒？

夏希紳 你們倒是一塊回來啦！

胡媚紫 周太太硬要我坐下來打牌，只得勉強打了八圈，好容易才放我回來。我走到半路可巧

碰見了賈先生……

賈任義 是的，我剛從外邊有事回來。

胡媚紫（當時忙叨起來。）我說不打，不打，偏要人家打，可憐我人在牌桌上，心在家裏，

那兒有心思想和牌呀！我老也記我這一出來大半天，可誰會伺候老爺呀！這些懶骨頭，瞧

瞧，可不是！一個人也不見影兒，老爺的燕窩也不知吃了沒有！周嫂！周嫂！老李！老

李！

夏宛容 您間的燕窩，我早屯在爐子上了。

胡媚紫 噯！這些囉嗦事多會又累姑娘做了？我可從來不敢讓姑娘多做一點事，姑娘是紙紮的

花，雪做的人，風都吹得倒，太陽都晒得化，沒事還天天吃藥，那再經得起一點什麼忙

叨。這只配我跟那些老媽子，粗手粗脚的……

夏宛容（苦笑）今天用人都請了假，我做做也無妨。

胡媚紫 我說姑娘，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今天你做了好人，縱容了他們，可不知道下次叫我可就難管了。老爺！說對不對！我常對您說姑娘人太好，太老實？從來也不知道拿個主人的架子，（忽然去扯起宛容的衣服給別人看。）也不知道拿個闊小姐的身分，您看，不知道的還說上人不給她做衣服哪！成天穿些大麻粗布的衣裳，顏色又素淡，就像個丫頭似的。我常說，年輕輕的姑娘家都這麼打扮，叫我們這些上歲數的還穿什麼呀！

賈任義（忍不住插嘴）其實家常打扮，素淨也好，素淨也好！

胡媚紫（瞪了他一眼）再說就是愛素淨也不用老是這麼像戴孝似的，我當然算不了什麼，可是還有你爸爸活着呢，也不圖個忌諱！

夏希紳 哼！有衣裳不穿，有福不會享！

胡媚紫 誰說不是！我們姑娘的脾氣可真一點說不上來。

（夏宛容默然忍受，正擬往外走。）

胡媚紫（不饒人的）哟！姑娘！你可別生氣呀！這都是些心疼你的話。你上那兒去？

夏宛容 我……我上端燕窩來給爸爸吃。

胡媚紫 哟！可別再累着呀。讓我來，讓我來，（身子却並不會移動。）

（夏宛容下）

賈任義 我去替小姐端來。

胡媚紫（示意阻止）用不着！這也是她做女兒的一點孝心，咱們不好攔她，人家還有割股的呢！其實那就會累着，要做了我，大事小事，粗事細事，那天不做一百樁，豈不早累死了。瞧！老爺還不多是多辛苦！吃現成飯的人，咳！誰又知道。當家人的苦處！

夏希紳 得了，得了得現在你可以休息休息啦！任義，你去打聽的事情怎麼樣？

賈任義 說您也不信，他們互助社的籌備會真的開成了，就是今天下午剛剛開過。

夏希紳 領頭的人還是那個方樹仁？

賈任義 不是他還有誰！他到了會，還拿出一筆墊款，救那些蠢豬們的眼前之急。他們馬上就預備去請款，所以往年這時候借錢的人擠破了門，今年是一個人影兒也沒有。借不借事小，這口氣難受，簡直是掃的面子。

夏希紳（冷笑）這個方老頭子，連個好歹都不懂！前幾天我給他面子他不要，好，這回咱們就來個硬的給他看！

賈任義 這傢伙實在可惡！哦，話該他倒霉，方老頭子自己也出了一件事，他的那個毛丫頭原來真不是他的親生女兒，我說看着蹊蹺呢，也不知道是那兒拐來的，今天叫人家給活活的認去，連那個奶媽都一起帶走了。

胡媚紫 可不是！這事我也聽說哪！那個毛丫頭模樣兒真長得不錯，將來長大了怕不是一棵值錢的搖錢樹。看不出這個糟老頭子，倒真有心眼！

賈任義 對啦！恆要是打算告他，倒可以安上一條罪名，說他是「拐帶人口，誘良爲娼。」
良希紳 這個將來再看。（沉吟）任義！你去叫人請小學裏的朱校長，要他馬上到這兒來，說我有事跟他商量。

賈任義 是。（下）

胡媚紫 （獻殷勤的）噯！當家人夠多操心，一天到晚儘是麻煩！老爺，我勸您到內頭屋裏去躺躺吧！回頭客人來了，又是費話傷神！（她扶起夏希紳緩緩向內屋走去。）我看咱們姑娘的事，你得緊着辦了才成。我聽人家說姑娘得的這個病是女兒癆，只有早結婚才會好。

（夏希紳點頭）哦！您先走一步我收拾好了就來。

（夏希紳入內室，胡媚紫在收拾屋子，賈任義上。）

賈任義 （見沒有別人，低聲）老頭子呢？（胡媚紫向着努嘴。）喂，我給你一樣東西，你看好不好？（故意握在手裏，亮了一亮又縮回去。）

胡媚紫 （故意冷淡）哼！誰稀罕你這沒良心的破東西！

賈任義 噲，怎麼又生氣了？送東西給你還算沒良心……

胡媚紫 （冷笑）你別當面假情假義，打算我看不出來呢，哼，我看你倒真有點迷上那個毛丫頭了。瞧你剛才那個饞樣子，恨不得……你小心，我有本事勸老頭子把女兒許配給你，就紫媚紫 膠包！（低聲）你不會先下手爲強，管她順從不順從，那時生米煎成熟飯，怕她飛上

有本事叫你這沒過門的女婿過不了門。你要是壞了良心，打算過了河就拆橋，管叫你「吃不著羊肉反惹得一身騷」，有你好看的！

賈任義 咳！你又發了酸勁兒啦！這本是你自己出的主意，這會又拿我的錯，真叫我有口難分！好，你要不放心，我發一個狠咒給你聽，我日後若是三心二意，忘了你媚紫，叫我亂刀劈死，鎗子打死，吃飯噎死，喝茶燙死，掉在蜜缸裏醃死……

胡媚紫 （嘆喲一笑，似嗔非嗔的）一張油嘴！看你能死幾回！

賈任義 總之不得好死就結了。得了，得了，別生氣了。

胡媚紫 小賈，一個人得講良心，你自己想想，那年你窮得連褲子都沒有一條，要不是我念著一點舊情，天下的人又沒死完，這個夏府上帳房先生的肥缺，就會平空落在你頭上了？

賈任義 得，得，你有完沒完？多會又翻出這些舊帳來了。想你那年在漢口挂牌的時候，我賈大爺……

胡媚紫 你敢！你敢再往下說！

賈任義 這不結了！咱們大哥別說二哥，彼此差不多。咱們現在是同舟共濟，都在一個船上，犯不上自己先起內鬨，對不對？

胡媚紫 你這人，真是……

賈任義 你要是再叨嘮，就是咒我不得好死。得了，得了，算我倒霉好不好？想拍馬反倒拍在

馬腿上，我特地弄了這麼一件值錢的首飾給你，（說着又拿出來揚了一揚。）想討個喜歡。誰知反碰在你的氣頭上。好，下次等你高興的時候再說吧？（便要拔步就走）

胡媚紫 慢着！什麼稀罕物，拿給我瞧瞧。（賈任義拿出一串紅血團的東西遞給她。）這是串珊瑚珠子呀！（愛不釋手）顏色還不壞。

賈任義 什麼不壞，簡直就是很好。

胡媚紫 喂，你從那兒弄來的？

賈任義 是人家拿來當的，當了五百塊錢，說好只當三個月，我就想着給你先戴戴。

胡媚紫 待會兒我想法子敲老頭子的竹槓，叫他給我買下來。

賈任義 你這會子倒又這麼喜歡它了，可是人家沒說要賣。

胡媚紫 管他賣不賣，東西到了咱們手裏，坑也坑他下來。（戴在手上）

賈任義 好吧！咱們言歸正傳，喂！你看，現在老頭子倒不礙事了，就是那位小姐有點別扭，

見了我就躲，「玻璃盒子裝點心，看得見，摸不着，」你說可怎麼辦？

胡媚紫 沒出息的，這就難着你了。姑娘家的事兒，心裏再肯，臉上也做出十分不願意的樣子。你不是老吹牛嗎？你那些勾引女人的手腕都上那兒去的？

賈任義 （搔頭）說老實話，像你這樣的，我倒有辦法，可是遇見這麼一位千金姐，我可不知道怎麼好，一見了她，手脚都像綁上一樣，話也不知怎麼說才好。簡直抓了瞎了。

天去！

賈任義 這可得靠你這位丈母娘多多的幫忙啦！（一揖倒地）

胡媚紫 呸！你倒一相情願！；哼！看你將來怎麼謝我。

賈任義 將來事情成了功，這份家常還不穩穩當當是我們兩個人的，還分個什麼彼此。

胡媚紫 這還不都是爲的你；你這個沒良心的！（用扇子打他。）

（夏宛容端着一碗燕窩適自外入，見狀不禁噏了一聲，後退不迭。）

胡媚紫 （故作鎮靜）怎麼了，姑娘？

夏宛容 我：我燙了手！

胡媚紫 （上前接碗）噯！還是我來吧，你爸爸在裏屋歇着呢。（向賈任義示意）姑娘，你坐

一會兒，我送去就來。（入內室）

（夏宛容方欲轉身出外，被賈任義攔住去路。）

夏宛容 你：你幹什麼？

賈任義 小姐！別老躲着我，這可是天湊奇緣，總有一天，你跑也跑不掉的！

夏宛容 你敢再走上一歩！

賈任義 走上兩歩又何妨，如今可是過了明路的啦！（夏宛容將欲轉身）別囉！別囉！你囉什

什麼？

（正自相持，忽聞外犬吠聲大作。敲門聲甚急。）

賈任義（驚）朱校長來了？

夏宛容（喘作一團）你這個混帳東西！給我滾出去！

賈任義 小姐只怕沒那麼容易！

（夏宛容恨極，拿起桌上的裁紙刀正欲擲去，趙老二匆匆推門而入。）

趙老二 真巧，宛容小姐就在這兒！

賈任義 這個時候，你跑來做麼？

趙老二 無事不登三寶殿，當然是有事呀！（向宛容）宛容小姐！這是方皓小姐留下的一本

書，說叫還你。她今天上午走了，您知道嗎？

夏宛容 我聽說了，她真幸福！（接過書看，覺得奇怪）「浮生六記」，這本書，她多會兒

……（忽從書中落下一張字條。她拾起一看，臉色大變。沉吟着，）你聽見杜鵑鳥叫的時

候，要想着我！……（連忙摺起）呵！好，好，難爲你了；趙二爺！

賈任義（犯疑）什麼條子，我看看。（一把搶過來。）

夏宛容（氣塞）你……憑什麼……？

賈任義 我看看又何妨，看看何妨。（唸）「宛容姐姐！我是決定走了，不知道你最近怎麼

樣！別哭，幸福就在我們眼前。記住，春天的晚上你聽見杜鵑鳥叫的時候，要想着我！不

多寫、一切你都明白的，我要上船去了，願我們倆都幸福！妹方皓留字。」這方丫頭倒是
一筆好字！可惜自小給拐子拐出來，是誰養了自己都不明白。……

趙老二 胡說！誰是拐子？

夏宛容 （同時）快還給我！

賈任義 是，小姐！（遞還，向趙老二。）我愛說誰是拐子，誰是拐子，關你什麼事？

（夏宛容急下。）

趙老二 哼！血口噴人，不怕闔王割下舌頭去。

賈任義 我是闔王頭兒，看誰敢割。喂！我說，你現在沒有事了吧！那麼請問，這兒不是你說的。
的。

趙老二 我倒不忙，還有一點小事要找你買管事。

賈任義 （得意的）我就知道。你們又到了找我的時候了。你要是明白人，只須帶多出幾個額

外小費，在我買大爺面前燒一柱香，包你一切好辦，多借幾點錢都好說。你要借多少？

趙老二 （又好氣，又好笑。）誰說了要借錢，我來還錢的！

賈任義 還錢？你真的有錢可還？

趙老二 （把鈔票掏出一亮）這還有假的？好，費心你把原來的儲備找出來。

賈任義 好，好，（氣噴噴的到櫃子去找。找出來以後，用算盤的搭一算。）一共五百五十八

塊，拿錢來！

（朱校長入，二人尙惘然未覺）

趙老二 什麼，就算利上滾利，也沒有這麼多哇！

賈任義 還有額外的小費，手續費，難道一年到頭我就替你們白忙？這是規矩，你又不是不知

道！

趙老二 哼！我就不懂規矩，這回不打算給了。

賈任義 你不給，就別想拿回這張借字去！下月還得付利錢，不付是利上滾利，再不還是到時

候收你田裏的稻子，你懂嗎？

趙老二 （悲憤）姓夏的要是狠，你就是條惡狗！你們這樣作惡，將來總有報應！

賈任義 少這麼放肆，得罪了我沒好處。我管保下你們的田，叫你們空有力氣沒處使。

趙老二 不欠你的田租，憑什麼下田？

賈任義 不憑什麼，下定了。餓死你們這些窮鬼！

趙老二 （冷笑）好！那我們就都不種你們夏家的田，讓你們的田荒着，荒得去長青草，求都

求不着人去種。我們現在有互助社，大家一齊心什麼都好辦，你怕還像從前。

賈任義 哦，你們有了方老頭子撐腰，就怎麼胆大了？我告訴你，連他也難逃佛爺的手掌心

你給他帶句話去。

趙老二 你敢！你要是敢對不起方老師，我今天就揍死你！

朱校長 喂喂喂，算了，算了，有話好說。

賈任義 啊！朱校長！咋了？

朱校長 是的。我看賈先生就讓他拿回借字去算了，得饒人處且饒人，何苦呢！

賈任義 （見風轉舵）其實沒關係，他這張笨嘴實在堵人。得，零頭就竹了，拿個整數來。

趙老二 （遞過錢，把借條拿過來。）麻煩朱校長替我看這張借字對不對，聽說他有時拿假的

唬人，我倒不大放心。

朱校長 （看）不錯，是你的借字，怎麼，原來借的兩百，一年下來本利就是五百？

趙老二 問他去，這說這是什麼利錢？咳！吸我們的血嚟！好在現在我們再也不用借了，叫

他有錢無處放。好啦，朱校長，明天見！（下）

賈任義 這個東西！哦！朱校長請坐，我去請二老爺出來。（敲敲內室的門。）請二老爺出來

會客，朱校長到。

（少頃，夏希紳上，兩人點頭就坐。）

夏希紳 （緩緩的）我今天特地請朱校長過來，是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朱校長唯唯）小學

改爲本鎮中心小學，一半的經費可由縣裏撥來，這件事我可以負責辦到，朱校長可以不必
急緊。

朱校長（喜）這全仗夏老先生的鼎力維持，從此小學可以大大的求發展了。

夏希紳（漸入正題）可是朱校長不要忘了，另一半經費還是要本鎮自籌的。這一次的捐款，有幾個校董和鎮上的紳士們似乎都不很熱心，據說是因為小學裏用人不當，教員裏有兩個敗類，所以大家才心灰意懶，不那麼踴躍了。

朱校長（慌忙起立）我向來聘請教員極其認真，那會有什麼敗類！

夏望紳 那不過是朱校長一時失察罷了。敗類確是有的。

朱校長 那會是誰？

夏希紳 還有誰就是石少卿和方樹仁這兩個敗類。

朱校長 石先生慷慨好義，少年老成，方先生更是年高有德，熱心公益，向來以身作則，注重人格教育大家，一致認為他是一位難得的良師，這話從何說起呢？

夏希紳 你是被他們騙了，石少卿不過是一個輕浮少年，浪蕩公子，方樹仁更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偽君子，教學上概不高明，而又鼓勵鄉民，心懷叵測。你知道今天他女兒的事嗎？其人可想而知，要是再鬧出更大的亂子，誰負責？

朱校長 他女兒的事是這樣的……

夏希紳 片言之詞，信不得，信不得！大家的意思是，這兩個人既都是誤子弟的敗類，當然是下半年不聘他們的好！

朱校長 下半年不續他們的聘？

夏希紳 是的；要不然這一半自籌的經費恐怕沒有希望的。（朱校長惶惑不安。稍停。）朱校長其實只要經費充足，還怕請不着好教員？你仔細想一想。

朱校長 經費充足……

夏希紳 這不是很明白的嗎？

朱校長 可是方先生確是一位難得的好教員……

夏希紳 （不悅，起立。）朱校長，你難道願意從此小學關門大吉？我看還是乘聘書沒有下的時候，早點去通知他們一聲，叫他們知道趣點，自己悄悄的滾蛋吧！你覺得如何？

朱校長 （半響）好吧？我：我馬上自己去通他們。

夏希紳 這才是道理，朱校長可算得是一個識時務的人了，呵……（冷笑）

朱校長 （苦笑）那麼，再見！

夏希紳 再見！請賈先生引路，恕我不遠送了。

（賈任義陪朱校長出。夏希紳走到書桌前，落坐。胡媚紫上。）

胡媚紫 客走了？（替夏希紳捶背）老爺還腰酸不？我再給捶捶。

夏希紳 （預備工作）不用了，不用了。

胡媚紫 （替他打扇）好熱的天兒！我說老爺，您看這串珊瑚珠如何？（把隻手腕伸到他眼

前。又大，又圓，又紅這是別人拿來賣的，才賣八百塊錢，多便宜！人家周大少爺的姨太太也有一串瑪瑙的，她簡直神氣得了不得，您說可恨不可恨！

夏希紳 這也值當，那你就把這一串買下來好了，明天也戴上顯給她看看。

胡媚紫 說的是呀！要論比家當，周大老爺可比我們二老爺差得遠哪！

（賈任義下）

賈任義 （交帳）老爺！這是趙老——剛才還來的五百塊錢。

夏希紳 好！讓他們都還來吧！

胡媚紫 （向賈示意）賈先生，你說這串珠子是賣八百塊錢不是？

賈任義 （會意的）是的，他爲了等錢用，急得很呢！

夏希紳 好，這裏已經有五百，（又掏出自己皮包裹的錢來湊足數，遞給胡媚紫。）一共八百，拿去給他吧！

胡媚紫 哎喲，老爺真是個爽快人！要是明兒周家二姨太太看見我有這個，簡直會氣死。

（故意打了個大呵欠）好個哪！天不早了，老爺請安吧！

夏希紳 你先去睡吧！我還有一篇帳沒算好，這兩天精神不好，待一會兒也許我還是到外廂房去睡，你不必等我。

胡媚紫 （站在他背後向賈任義打手勢。）老爺今天又不進來？好在外廂房裏樣樣都是現成的，

那我就告個使，一個人先去睡了。（示意叫賈任義等一會來此，賈任義微微點頭。胡媚夢人內室。）

夏希紳 賈先生也去休息吧！

賈任義 我想在這兒侍伺着老爺。

夏希紳 也不閃了。聽說這兩天外頭小偷很多，賈先生出去的時候，吩咐他們都要小心門戶才是。

賈任義 這一點，我一直都在留意，你放心好了。

夏希紳 那就好。

（賈任義卜。夏希紳一人在燈下工作。外不時有大吠聲，蛙鳴聲大作。夏希紳現心神不寧狀，時對前妻遺照凝視長嘆。夏宛容自外入，她的神情，較前有異，似亦極不安定；臉色於蒼白之中透出青冷。）

夏希紳 宛容，你還沒睡？

夏宛容 爸爸，我不能就睡，我睡不着！（低低的哭泣起來。）

夏希紳 （溫和的）孩子，爸爸剛才的話本來也說得太重一點。

夏宛容 不，不，不是爲這個。我剛才一個人在自己屋裏想了很久，覺得不能再和您談一談。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懇求，爸爸您讓我到外面升學吧，我還想唸幾年書。

夏希紳（皺眉）到外面去唸書？那種苦你受的了？再說你的身體又這麼虛弱？

夏宛容 爸爸，人越閒着就越沒精神，我到了外面，身體反而會好起來的，我知道。

夏希紳 我明白你的想頭，你總是變着法兒想離開家，想丟下你年老的父親

夏宛容 不，不，爸爸！再過幾年以後，我一定回家來，永遠侍伺您 永遠不離開您。

夏希紳 那麼，你現在却想走！爲什麼現在又非走不可呢？

夏宛容 現在的家，我悶，我怕，我……爸爸您叫我怎麼說好呢？

夏希紳（嘆息）我知道，你跟你的後母很合不來。這也難怪，她是那樣的出身，沒有一點智識，就只知道口首飾，要錢。（突然）可是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娶這樣一個後母？（宛容吃驚的望着她）那完全是因爲你母親的緣故。你母親是書香門第出身，她跟我很合不來，不久就死了。她死了，我一直紀念着她，本沒有續絃的意思。爲了又怕人家笑我沒有老婆，這才娶了你後母，你懂嗎？

夏宛容 我不懂……

夏希紳 我老實告訴你，我喜歡你母親，可是她看不起我不跟我好，於是我索性再娶一個出身低的，只懂得錢是好的女人，免得再有那種結果。我拿錢來繫住她的身子，可是我並不喜歡她，我甚至於討厭她。這些年來，我沒有一天忘過你的母親，你現在明白了嗎？

夏宛容 我還是不大明白，因爲……

夏希紳 因為你平常聽我的口氣，彷彿老是恨她似的，不錯，我有時候是恨她，恨她生前沒有心對我，老是離着我遠遠的，像個生人似的。因此我愈是喜歡她，有時就愈是恨她，到後來到底是喜歡還是恨，連我自己都分不清楚。

夏宛容（感動）爸爸！我一向只覺得母親很可憐，可是現在聽了您的話，我才知道您也是不幸的。人世間為什麼總有這種悲慘的事哪！

夏希紳（軟弱的）我從來沒對你說過這些話，對於自己的女兒，我總不能……可是今天我不能不對你說了。爸爸常常覺得自己很孤單，很孤單，好像一個孤魂野鬼，黑夜裏獨自在野地上走着似的，又孤單，又害怕！

夏宛容 可憐的爸爸！不過您怕些什麼？

夏希紳（點頭微嘆）我得罪的人太多，我不得不時刻提防他們！你懂不懂？爸爸一年比一年的老，也許再活不了幾年了。現在你母親是死了，你的後母是不必說的，宛容！只有你，是我自己的一塊親骨肉，要是你再想離開我，那就是說爸爸雖然空有這一份家當，却受了一輩子的孤單，到死都是冷冷清清的一個孤魂！

夏宛容（淚下）別說子，爸爸！我不會丟下您一個人，叫您受孤單的。想女兒怎麼會忍心這樣做呢？

夏希紳 這麼說，你想不到外面去唸書啦？

夏宛容 不了。女兒剛才想錯了。

夏希納 好孩子，那麼，不久等你跟賈任義結了婚，爸爸就安心了。

夏宛容 (起立) 不，爸爸！只要您從此以後不提這個，我一定一輩子都不離開您。

夏希紳 我不懂你爲什麼這樣固執。

夏宛容 感情是不能勉強的。我不喜歡他，我討厭他，我看不起他，我寧願死，也不能辱

他……

夏希紳 (陰鬱的望着她，低聲) 又是你母親嘴裏的話！

夏宛容 (跪下來哭求) 爸爸！我知道您是真心疼女兒的，只有這一種，這一件，爸爸！千

萬別聽別人的話，您要自己拿出主張來。您要是再勉強我的話，就等於眼看着女兒去死！

夏希紳 (陰鬱的) 不要疑心你後母，她的話我有時只當耳邊風！這件事的確確是我自己的

主張！

夏宛容 (起立) 做自己的主張？

夏希紳 (嚴冷的) 是的，我不讓你再像你的母親。(感情迸發的) 宛容！我很心疼你，就因

爲你像你的母親；可是我又恨你，也因爲你太像你的母親。你要是跟賈任義結了婚，我會

教你怎樣去喜歡他，不討厭他，看得起他。還有你的老爸爸，我知道你也會像你母親

一樣的不喜歡他，討厭他，看不起他。我要叫你懂得錢的好處，俗氣的好處。到那時候，

我想你才會真的一輩子不願意離開你爸爸了。（進前）宛容！爸爸是怎樣喜歡你母親，喜歡你！你要明白才好！你要明白才好！爸爸總不相信，我二十多年來辛辛苦苦拚了這一份大家產，難道真是白費的嗎？

夏宛容（一直瞪眼看着他，至此不哀亦不怒。）爸爸！我現在完全明白您了。

夏希紳 你明白了？惟願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溫和的）好孩子明天你要什麼衣服，打什麼飾首，只管向爸爸拿錢，這次爲你的婚事，爸爸決不會有一絲一毫叫你不滿意的。

夏宛容（木然）是，爸爸！（稍停，忽聞遠遠有杜鵑鳥叫，其聲婉轉淒越，沁人心脾。夏宛容被這個聲音所吸引，緩緩走到窗前。鳴聲漸近。）

夏宛容（自言自語）在春天的晚上，你聽見杜鵑鳥叫的時候，要想着我！……

夏希紳（皺眉）這鳥兒在半夜裏叫！

夏宛容 他來的正是時候！

夏希紳 正是時候？現在又不是春天！

夏宛容 春天總是要來的。

夏希紳 又是這一套莫明其妙的話！都是你平時看詩着詞，看出來的毒。我看你精神很不好，還是早點去睡吧！

夏宛容 我也該去了。

（窗外的杜鵑鳴聲若續，夏宛容緩緩向門外走去，將至門邊忽又停步，轉身看了她父親一會，然後倒了一杯茶走近他身邊。）

夏宛容 爸爸！再喝一杯熱茶！

夏希紳 你的手發抖，你冷吧？快去吧！

夏宛容 是，爸爸。我這就走 我去了！（下）

（夏希紳工作了一會，起立持燈出外。室內昏暗，窗外微有晨光透入。遠遠有犬吠聲，杜鵑鳴聲漸近且急，俄而忽有別一鳥鳴聲似與之互相應和。少頃，夏宛容悄上，她手上持包裹，登在椅上去取壁上的照片，不慎發聲。）

胡媚紫 （在室內）是誰？

夏宛容 是……我，我……掉了一樣東西！

胡媚紫 要我來幫着找……嗎？

夏宛容 不，不，我找着了。（急取滿片下，包入包裹，又以一紙壓書桌上碗下，遂出。）

（一遞一聲的鳥聲聲漸止，惟犬吠聲益急。稍停，窗上輕輕有彈指聲三下，一個黑人影子閃進門來，另一個黑影子亦同時自內室走出，兩人在屋中相遇。）

胡媚紫 小賈，是你？

賈任義 不是我還有誰！

胡媚紫 你儘自不來，我等了你好一會兒。

賈任義 老頭子房裏的燈老亮着，我怎麼好來。」

胡媚紫 別說了，快點到裏屋來吧！

（二人正向內室走去，忽外門大開，室內登時明亮，夏希紳持燈入。）

夏希紳 （一怔）你們兩個人！在這個漆黑的屋裏幹什麼？

胡媚紫 我彷彿聽見什麼響動，出來看看，可巧碰見賈先生。

賈任義 我也是不放心，出來瞧瞧。

夏希紳 我本亦沒睡着，聽見後園門咕咚一聲響，好像有人走出去似的。我不放心，才趕快起

來了。

胡媚紫 就是呀，我也是聽見什麼響。

賈任義 那倒不會，那倒不會，我剛從園子裏來。

夏希紳 （望着胡媚紫冷笑。）媚紫！當着人，衣服露到胸口，這成什麼樣子！（她趕快扣好

衣鈕。）你現在要稍微放莊重些，宛容慢慢的大了，不要讓她看見了笑話你。

胡媚紫 （冷）老爺，這話們踐踐我又怎麼不莊重了？又沒偷人養漢，叫人當場捉住，怕誰笑

話？

夏希紳（不理她，向賈什義。）賈先生以後沒事也少住內宅裏跑，人家說起來不大好聽。

賈什義（分辯的）老爺，這話……

夏希紳 不要多說，去吧！

胡媚紫 真是笑話！（一面打手勢叫賈任義暫時不要分辯，等老頭子走後再到此地來。賈任義遲疑的下。夏希紳見他走出，亦持燈欲下，胡媚紫上去把燈搶下來。）

胡媚紫（使出狐媚子的手段）老爺！誰讓你不在這屋裏歇，我的胆子又小，一個人常常嚇得要死不說，你反倒多起心來，真是把人都冤枉死了。（假意抽咽）我今晚上偏不让你走，偏不让你走。

夏希紳（冷淡的）我並沒多心，可是還是讓我到外面屋裏去的好。（胡媚紫方欲再言，夏希紳背着黑暗，拂袖出門而去。）

胡媚紫（怔了一會，把燈往書桌上氣憤的一放。）真見鬼！走得好！怕誰真的稀罕你這個老頭子呢！（稍停）小賈這個老鼠胆子，不敢再來了？（推開門，輕喚。）小賈！小賈！（賈什義情上。）

賈任義 嗚！好傢伙！他前脚一走，後脚我就來了，這簡直是刀為利院囉！

胡媚紫 之後就是坐樓殺惜，他該殺我了。

賈任義 他殺你？

胡媚紫（點頭）老頭子的脾氣我摸得透熟，他要麼不疑心，一犯了疑心，你就、釘子也拔不出來，今天不巧，給他碰上了，就是不殺我，也許就辭了你。

賈仁義（冷水澆頭）那可怎麼辦？

胡媚紫 別怕，怕有什麼用？咱們以後可得謹慎一點，慢慢再走着瞧吧！我叫你來，只是爲了。聽你這個。

賈仁義 真倒霉！（忽見桌上字條）這是什麼？（唸）「爸爸，我決定走了，我不能不暫時離開，雖然這並不是我的本意。您只當沒有生我這個不孝的女兒吧。不孝女宛容揮淚拜稟。」怎麼說，她跑了，她會跑了？

胡媚紫 照片也沒有了，她一定是遠走高飛了，真沒想到……怪不得剛才她……（見賈仁義匆匆往外走去。）你上那兒去？

賈仁義 告訴二老爺，趕快派人去追呀！

胡媚紫（一把拉他回來）糊塗東西，早走遠了，上那兒去追？他剛剛發了一頓狠，這會討好也討不上。管他呢！是他的女兒，跟咱們有什麼相干！

賈任義（頓足）還說不跟咱們相干，她這一去，可真的叫做「人財兩空」了，咳！糊塗，我該死！

胡媚紫（冷笑）懊惱也沒用，我倒有一個法子，管保你人財兩不空。

賈任義 什麼法子，你說，你說？

胡媚紫 就是捲他一點東西，我跟你，咱們兩個人也一走了事。

賈任義 咱們也走了？

胡媚紫 哼！好糊塗！明兒要是老頭子知道了這件事，一心疼女兒，更要恨咱們，他女兒明明
是叫這件婚事給擠跑的呀！且說現在姑娘走了，老頭子犯了疑心，你還抱着個空罈子等什
麼！（怨毒的）這十來年，日夜小心，對付這麼一個冷冰冰的像塊石頭似的精老頭子，時
時刻刻還怕他翻過來砸了你的腳，這日子我也受夠了。難道我還真等他死了陪他下土嗎？
我早就有這個打算。咱們倆這回帶着銀錢跟首飾，一走出去，乘趁青春年少，先快活他個
三年五載的，有什麼不好？

賈任義 也好，就這麼辦。

胡媚紫 你開錢櫃，我去收拾東西。（入內室）

（賈任義開櫃取錢，胡媚紫持一小皮箱上，順手又把條几上的古玩塞進幾件去。）

胡媚紫 咱們走吧！

（賈任義一時心慌，把煤油燈打翻在帳簿上，登時燒燃，急欲上前把救，被胡媚紫止住。）
胡媚紫 快走吧，顧不了那麼多。一想，（索興放些易燃的物件在火上。）燒吧，把什麼東西
都一古腦兒的燒個乾淨；這樣一來咱們更是走得人不知鬼不覺的了！

（她看着火焰冷笑了幾聲，方與賈₁₁議急下。室內濃烟瀰漫，火炬漸高，大有燎原之勢，
幕下。）

第二場

時：與第一場差不多是同時

地：方老師住宅室內

景：同第二三兩幕

這時室內雙門緊閉，光線昏黑；只從月洞窗透進微弱的星光。四周異常寂靜，遠遠有幽咽的二胡聲，若續若續，似是賣唱的盲人在附近村中徘徊。少頃，門上有啓鎖聲，方老師推門進來，取火燃燈。在燈光下，照見室內什物已稍稍凌亂，不似平常整潔。空的烏籠依然挂在那兒，方皓留下的洋囡囡坐在半圓桌上甜甜蜜蜜的笑着，但是那張半身照片却已不見。方老師在屋子當中站了一會，四圍看看，臉上多少有點淒涼惘惘的意味；但是他很快的又走到書桌旁，似想整理東西，開始工作，忽聞門外有個女孩子的聲音一路嘻笑而來，不覺躍然心驚，幾乎是習慣的一下子跑到門邊，倚闥而望。）

方老師（茫然的低語）方皓回來？這明明是方皓的聲音！

（趙幻貞一人當前，啞吧及衆小學生等隨後，一湧而入。）

趙幻貞 方老師，他們要來看您，說是方皓走了，怕您太冷清。

學生（異口同聲）方老師，您吃過晚飯了嗎？您好嗎？您想方皓嗎？您心裏難受

嗎？……

方老師（微笑）我好，我好，謝謝你們！我看見了你們，就不想方跑了。

衆小學生 對了，我們陪方老師耍，我們陪方老師耍。

趙菊貞 他們不知聽誰說的，說他不久也要走的，他們難受得很呢！

衆小學生 我們不要方老師走，我們不要方老師走！

方老師 我不走，我永遠留在這兒。

衆小學生（拍掌歡呼）方老師不走，方老師不走！聽見沒有？（拋球丟圈的嬉笑跳。）

趙菊貞 別鬧！別鬧！……

方老師 隨他們去好了！

小學生甲 我們來做新娘子玩，好不好？誰做新娘子？

小學生乙 啞吧！啞吧做新娘子，新娘子總是不說話的。

衆小學生 對啦，對啦，啞吧來做，啞吧來做新娘子！

（衆小學生不由分說，便替啞吧扮起來，找了一塊大花手巾替他戴在頭上，又把花瓶裏的一束鮮花塞在他手上。啞吧羞得滿面鮮紅，口中啞呀，但是掙扎不脫，只得由他們推推拉拉的攙着往前走。）

衆小學生 大家看新娘子！看啞吧新娘子！

（衆拍手大笑，方老師和趙菊貞也看着笑。正在滿屋生春，笑聲震動屋瓦的時候，張大娘及趙老大一前一後的走進來。）

張大娘 喝！好熱鬧！什麼事這麼好笑，讓我也笑笑！

趙菊貞 （笑）你瞧你的啞吧！

張大娘 （也笑）啞！你這個癩蛤蟆，朱八戒，今天打扮得這麼漂亮，迎你的親生娘都快不認得你了。

（又引起一陣哄笑，啞吧自己也笑。等大家笑夠了，這一場玩笑才算作罷。）

方老大 （摸着鬍子微笑）如今的小孩子可比我們小的時候好玩得多，真會逗個樂兒。他們到了哪兒，就再也不會嫌冷清！你們鬧吧，讓方老師瞧着也樂樂！

張大娘 也別太鬧大發了，你瞧，這屋子給攪和得多亂，讓我來收拾收拾吧。

衆小學生 我們幫着她收拾，咱們大掃除！

（衆人一齊動手，掃的掃，拭的拭，趙菊貞也加入在內。小學生們還一邊做了，一邊唱着歌，一剎時室內又恢復了平時的整潔。方老師看着非常高興，去找了一包糖果出來分給大家。）

方老師 這兒還有方皓剩下的一點糖果餅乾，大家吃吧！謝謝你們諸位小朋友，替我收拾屋

衆小學生 謝謝方老師！

張大娘（看唾吧吃得起勁。）可憐！你出了娘胎也沒吃過這種洋點心呀！咱們走吧！別在這兒現眼啦。方老師！如今陳奶媽走了，您有什麼事只管叫啞吧做，要有衣服也叫他給拿來。我給您洗。我是個直心腸的人，您可別客氣。

方老師 也好，謝謝你！

（衆小學生也說着「晚安」，與張大娘母子同下。屋中只餘趙老大父女。）

趙老大 這些小孩子，因為您平時對他們太好，所以他們也當我是家裏的父兄一樣的愛敬，真是難得！就說我這個孩子吧，還不是。今天晚飯都吃不下就往外跑，也不知要去幹什麼。誰知她會想出這個法子，領了許多小學生來鬧哄您。

趙菊貞 方皓走的時候托過我，說叫我們常常來陪方老師玩。

方老師（笑撫其頂）好孩子，本來你跟方皓是好朋友。你們倆說話的聲音都很像，剛才你領他們來的時候，我聽見嚇了一跳，還以為是方皓又回來了呢！

趙老大（笑）這孩子我本來嫌她太調皮，老想過繼給人家算了。方老師要是不嫌棄，就領去做個乾女兒吧！正好。

趙菊貞（把嘴一撇）哼！您這句話可是真的？

方老師（笑）那可不敢當！大家的意思我都很感激，使我更想到不能馬上就離開此地。

趙老大（起立）對啦！我正要去告訴您一句話，聽說今天您到我們老二那裏去開了會……

方老師 是的，我也久想跟你商量一件事，這次農民互助社的社長最好是由你担任，由你領得頭兒去幹；他們很可憐，一點公事上的手續也不懂。

趙老大（大大搖頭）呵，這個可不行。第一、有我們老二在裏頭，我就不能幹。……

趙菊貞 爸爸！

趙老大 少插嘴！第二、聽說這事麻煩大啦！（低聲）夏二老爺那邊放風聲出來，說要叫這件事不成功呢！咳！他這個人又狠又辣，什麼事都做得出。「往老虎頭上去抓蒼蠅」我可不幹，連您我都勸，少去管他們的閒事才好。

方老師 這件事，名正言順，一切自有公論，諒他也不能怎樣。

趙老大（咋舌）那可說不定——您不信看吧！

方老師 且不說這些，我總希望您能幫他們一點忙。

趙老大 只要不要我出面，剩下什麼都行。方老師，您想，其實我心裏又有什麼不贊成呢？這本是一件好事。要是眼前他們有用錢的地方，我還可以賣點糧食來湊湊。

方老師（欣然）那就好，現在正還缺乏一筆墊款。

趙老大 好，我馬上去想辦法，明天就送來。咱們走吧。（又退回來，低聲。）可是您千萬不要說是我墊的，連對我們老二都……

方老師 好；我一定暫守秘密。明天見！

（趙老大父女下，趙老二匆上。）

方老師 怎麼樣？那本書送到了嗎？

趙老二 送到了，剛巧碰見宛容小姐，我親自交給她的，你放心。

方老師 那就好。咳，這一對可憐蟲，這會兒不知怎麼樣了！

趙老二 您說什麼怎麼樣？

方老師 沒有什麼。你的錢還了？

趙老二 自然還了，謝謝 給我墊了錢，咳！幸虧趕早還了，那個賈任義真混蛋！……哦朱校長來了，您問他，他剛才還在那兒親眼看見的。

（朱校長入，他的神氣甚為灰敗，彷彿心緒很不寧靜的樣子。）

方老師 朱校長請坐。

朱校長 （囁嚅的）好，坐，坐。咳！方先生，你一直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好老師，這話從那兒

說起呢？咳！辦行政的人真是困難，真是困難！

方老師 朱校長有什麼事為難？

朱校長 唉，就是，你知道，這小學的經費一向是由紳董們捐助的，所以他們似乎就有權利時常來干涉小學校的行政，譬如說聘請教員啦等等的事，都要經過他們的同意才行。有

時候爲了小學的前途着想，倒也不能不委曲求全一下，你說有什麼辦法呢，有什麼辦法呢？

方老師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朱校長 就是，就是，（看了趙老二眼）咳，叫我怎麼說呢？

方老師 趙家二哥和我是極相熟的，朱校長儘管說好了。

朱校長 說也慚愧，方先生！我們三年來的相處，彼此也很相投，我想你終究會諒解我的，說實話，以方先生這樣一位有學識有修養的人，也本非這樣一個小地方所配消受的。只怕我明知失去一位好教員是小學的一個絕大損失，可是竟無法挽回。這一點苦衷，盼望能得到你的諒解，不然，我個人一定會很痛苦，所以我非親自來告訴你不可。我想方先生一定會明白我的意思。

方老師 朱校長，我明白你的意思，而且很感激你的一番好意。這件事雖然意外，却在意中，希望你不要爲我過分憂心。

朱校長 你能原諒我嗎？（伸出手來）

方老師 當然。（與他握手）朱校長，你知道我決不關心這個位置，但是萬一我要離開這些地方上的人，却使我……

趙老二（忍不住插嘴）方老師，我不懂，。朱校長吞吞吐吐的，到底他葫蘆裏是賣的什麼

藥？怎麼您忽然又說要離開此地？

方老師（微笑）沒有什麼，我們隨便說說罷了。

趙老二（聰明一時）朱校長剛從夏二老爺家裏出來，這裏頭一定有玩意兒，一定有玩意兒。（恍然）又是他搗的鬼，又是他搗的鬼！對不對？朱校長。（朱校長垂首不答）媽的！天老爺！你怎麼不睜開眼看看，這種害人賊你怎麼不……

（忽聞室外人聲嘈雜，遠遠有急促的鳴鑼聲，三人回頭一看，窗外一片紅光。）
須老二 火！火！什麼地方着火了！

（他連忙打開大門想跑出去看，却見門外階上已是人頭攢動，水洩不通，聚滿了觀火的人，大家正在議論紛紛。）

甲 那是什麼地方？那是什麼地方？

乙 不知道，不知道。

丙 看方向，好像是夏二老爺家裏！

丁 不會吧，不會吧！

（響亮的鑼聲由遠而近，從階下經過時，敲鑼的人一邊跑，一邊喊着。）

聲 大家去救火呀！去救火呀！夏二老爺家裏走了火了。各保各甲，四方鄉鄰，都趕快呀，趕快去救火呀！

（鑼聲漸遠，火光愈熾，方老師與朱校長站在窗口觀看。階上的人却仍然袖手不動，嘻笑怒罵之聲四起。）

甲 燒得好，燒得痛快！

乙 他家有的是造孽的東西，要燒，得燒到明天早上呢！

丙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報應，報應！

丁 看，又冒出一個火頭來啦，真好看！

朱校長（站在門邊，對大家）喂！喂！我說諸位，大家別說風涼話了，快去救救火吧！

衆人（七嘴八舌，挪揄的）喂！你怎麼不去救呀！你會巴結大紳良，那你就去呀！你也別說風涼話呀！我們不怕燒死誰的衣食父母，用不着我們去！

（朱校長從人叢中退出，只好苦笑。趙老二從外面跑進來。）

趙老二（興匆匆的）方老師！燒的是夏二老爺家，說怪不怪！（望空膜拜）天老爺！大人不見小人過，我剛才還在埋怨你不睜眼睛，誰知道您原來是大大大的睜着眼睛的！

（方老師望着他不做聲，一會，走到屋角拾了一隻水桶便往外走。）

趙老二 方老師，上那兒去？

方老師 我去救火！

趙老二 怎麼？燒的是夏二頭爺家裏，您也去救？

方老師 趙家二哥！無論是什麼人，他在急難的時候，我們總不能見死不救的。（往門外走去）

趙老二 方老師！救火可比別的，常常救火的人反給火燒傷了，或是牆塌下來打倒了人，都是常事。你想，要是像我們這些筋強力壯的小夥子還不要緊，你丟去可怎麼成！這萬萬不能！

朱校長 方先生！說實話，你親自去冒這種危險是不值得的，這本來不是我們斯文人所做的事。

方老師 朱校長！要是人人都怕危險，或是袖手旁觀，這傷火災就只好讓它蔓延下去，萬一成了燎原之勢，那時恐怕全村都會變成灰燼。還是讓我去的好。（一直向門外走去）

趙老二（見攔不住，追上去，向人羣大呼）衆位鄉鄰！方老師都要去救火啦！咱們趕快都去吧！（急下）

（朱校長隨下）

衆人（在室外）方老師？方老師也去救火？走吧！走吧！大家帶扁担，帶水桶呀！去救火呀！

（最後室內空無一人，階上人亦瞬息散盡，一時重歸寂靜，自洞開的門窗看出去，但見火光燭天，隱隱遙聞搶救聲及犬吠聲鬧成一片，幕急下。）

第五幕

時 距上幕月餘以後，初秋的下午。

地 方老師住宅室內

景 全前

還是我們看慣了的那間屋子，可是整個氣象已較前大為不同。有許多使它生色的陳設，如露着笑靨的洋囡囡，胆瓶裏的鮮花，掛着的鳥籠等等都不見了，連傢俱也似乎少了許多，故顯得屋內空洞而蕭條。有許多傢俱都放在不是原來的地方，就像原來放書桌的地方這時放了一張藤躺椅，上面鋪着厚的的坐褥。它的整潔雖然是依然存在，却又顯出從前那種美化的風味，似乎最近每天只是由一雙很粗俗的手來整理的。

窗外秋雨迷茫，天空黯淡，這時室中只有啞吧一個人蹲在屋角，在扇着一個小風爐，爐上炖着藥罐，沸水聲喧，藥香滿室。內室裏有呻吟聲，不時可聞，張大娘挾幾件衣物從外面進來。

張大娘（拭着自己的頭髮，踩着脚自言自語的。）這種陰天兒，下起雨來沒完啦！衣裳好容易晒乾了，又踩了一脚的泥！（悄聲）藥好了沒有？（啞吧打着手勢）好了的話，把它端下來，我再來熬稀飯。

（張大娘炖上粥，又點燃了一把香，到兩邊木龕裏的木牌位之前去插，一邊插，一邊插，低的禱告着。）

張大娘 玉皇大帝，天王菩薩，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家神土地，過往神靈，菩薩保佑呀，保佑善人的病早點脫身保佑他無災無難，四季平安呀！……

（外面鈴聲大震，傳慧老道推開半扇門在那裏討化。）

傳慧老道 （放開了喉嚨）無量佛！道有道，非常道，法非法，看緣法，天無緣，日月不明；地無緣，草木不生；人無緣，呼喚不靈，……

張大娘 喂！你喉嚨小點好不好？我說是誰，又是你這個破老道！

傳慧老道 （嘻皮笑臉）「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大嫂！這也是你我的緣法呀！

張大娘 吓！瞧你還算個出家人呢，再敢胡說八道，我一個嘴巴打上去！

傳慧老道 你打吧！越打越舒服。

張大娘 （氣極）啞吧！把他趕出去！沒見過這種死老道！

（啞吧作勢向前。）

傳慧老道 （毫不在乎）啞！啞！瞧你這豆兒大的人毛兒，還充什麼叫雞公呢？（用手一推，

啞吧跌開多遠。他又半閉着眼睛嚷起來。）貧道雲遊天下，今日路過此地，只望施主給善個緣，發個善心，施一點香火錢，功德無量！

張大娘 我不准你大聲的叫喚，這兒有病入！

傅慧老道（怪眼圓睜）有病入！有病入也攔不住我來化緣呀！你管不着！

張大娘（氣急敗壞）你這個死老道！破老道！賊老道！蠻不講理的鬼老道！

傅慧老道 罵得去，罵得官服！（置不理之）無量佛！施主發個善心，結個善緣，施點香火錢，功德無量！……

（張大娘正在無可奈何，幸好石福走來。）

石 福 喂！喂！你這個賊老道，在這兒亂嚷些什麼？

傅慧老道（略存畏懼之心）我，我化緣呀！

石 福 走，走，善門難開，不打發，別處去吧！

（便要關門。）

傅慧老道（一隻腳硬跨在門裏。）你關，你關，軋壞了我的腿可沒價錢！

石 福 砍下來去喂狗！我還怕你！（硬關上去）

傅慧老道（技窮，惡聲相向。）好，你關，你關！善門難開，善門難開，叫你這屋裏今天抬

棺材來！（說完抽腿就跑。）

石 福 你說什麼？（拿起一根棍子便追。走至階上見已去遠又退回來。）他媽的，簡直不是東西！

張大娘 咳！石大爺！虧得您把他赶走，我們這孤兒寡母的，他簡直就沒放在眼裏。咳！說句不怕你笑的話，要不我怎麼盡想着他那死鬼爸爸呢！

石 福 哦，方老師今天好一點沒有？

張大娘 還是那個樣兒，我看很難！這一病就一個多月下來了，起先還常起來走動走動，在這藤椅上坐坐。如今是一天不如一天，倒是躺着的時候比坐着的時候多了。

石 福 咳！真是好心沒好報，要不是爲了去救夏家的火，也不致於生這一場病。

張大娘（拍手）着呀！方老師那是做重活兒的人，你想，聽說他那時候簡直不顧死活，一個
人走在頭裏，去潑水，去拆屋子……

石 福 累還學小，一根燒着了的房柱子又倒在他的胸脯上。

張大娘 又受了內傷，又燙了皮肉。後來好容易好了，又得了什麼，心什麼病？

石 福 西醫說是心臟病，他原先就有根子，這一下可大犯起來啦！

張大娘 這都是平常太細心太操心，得的。可是饒這麼生病，小學裏偏又辭退了他，還緊逼着要搬出去，你說這講不講道理！

石 福 他們又來催了嗎？

張大娘 這幾天那天不來催幾回？還有那個江三混子，也夾在裏面起鬧，前天他把這屋裏的桌子椅子都搬走了幾張，說小學裏開學了，有人要用呢！我看這簡直是故意來氣方老師。

石福（切齒）這個混蛋東西，他如今巴結上夏二老爺，當了他一個貼身的跟班兒，就這麼神氣起來啦！

張大娘 聽說他在小學裏還掛着個名兒當差哪！咳！這簡直是好人沒好報，我剛才還在這兒拜佛求菩薩保佑他老人家呢！

石福（笑）張大嫂！這兒雖是個廟。那神龕子裏頭供的都是聖人牌位可沒有菩薩。

張大娘 聖人還不就是菩薩管他呢，橫直心到神知就行。

石福 咳！你可別說好人雖然沒有好報，惡人可真有惡報。你看，如今的夏二老爺可成了什麼樣子了。自從遭了那場大火之後，房子沒了，家當也去了一大半，家裏的人，連太太跟帳房先生一起燒死，現在只剩下他一個光人了。

張大娘 可惜他那位小姐，長得又俊心腸軟，可是個大好人，想不到也難逃。

石福（含糊的）你放心，是好人就不死了，有人說她並沒死。

張大娘 那位小姐沒死？可是人到那兒去了呢？

石福 那我就知道了。

張大娘 石大爺！做人真要憑心，報應總是有的。你想，那場火起的也怪，無緣無故就燒起來了。人家都說是天火，有人親眼看見從天上掉下一個大火球來落在他家房頂上，你說嚇不嚇死人！我想夏二老爺現在做事也該明白些了，

石福（冷笑）他會明白？更糟！他如今更毒，更辣，一張臉兒瘦得皮包骨頭，兩隻眼睛像銅鈴似的亂轉，心裏更是一天到晚的在那兒算計別人。

張大嫂 我說他得的才是心髒病，心裏太髒太黑，得翻過來痛痛快快的洗洗才好。

（趙菊貞自內室走出）

趙菊貞 張大嫂！藥好了沒有？

張大嫂 早好啦！我在這兒煨粥啦！

石福 菊貞姑娘！辛苦了。你真是一位好姑娘，要不是你在這兒照料，病人更苦了。方老師

現在怎麼樣？

趙菊貞 有時候明白，有時候糊塗，睡着了嘴裏老喊着方皓的名字，我真他老人家實在是想她。石大爺，給方皓寫的信也該收到了，怎麼她還不來呀！

石福 姑娘放心，大概她跟她媽接着信一定馬上趕來的，有這麼遠的路呢！

趙菊貞 我真害怕，萬一他老家……這兒連個可靠的人都沒有。

石福 姑娘放心，昨天接着我家少爺的信，說他已經動身，今天也許就會到家。

趙菊貞 石老爺今天回來？那可好了！

張大嫂 阿彌陀佛！要是你家少爺回來，大小就都有個主張了。

（忽聞內室有呻吟聲）

方老師（存室內）皓兒！皓兒！你快來！

趙菊貞（應聲）來了！來了！你聽，方老師又在喊方皓了。有時看見我站在旁邊，就當我是

方皓，我也只好胡亂答應。咳！真叫人難受！張大嫂！快把藥先拿來給吧！（張大娘遞給她，她拿入藥內室。）

（張大娘與石福相視同聲一嘆。）

張大娘 菩薩保佑呀！保佑善人無災無難呀！

石福 我們少爺回來就好了。我就想去接接船，試試看。

（他正欲轉身，周丙元上。他的身體已經十分壯健，而且新剃了頭，臉上身上收拾得乾乾淨淨，穿了一件半舊的藍布長衫，居然是一個漂漂亮亮的鄉下小夥子，他手上提了一件花花綠綠的東西，滿臉含笑，精神抖擻的走進來。石張二人見了不由一怔。）

石福 你你……找誰？

周丙元 石大叔，你不認識我了我是周丙元呀！

石福 你是周丙元？像倒很像，你怎麼過得這麼好了？一兩個月沒見你的影兒，我還以為：周丙元 我回了家了，石大叔。如今我在這位康醫生家裏抬轎子，賺的工錢儘夠老人跟我兩人吃用的了。

石福 好，好，這才是有出息的小夥子，你想想你從前在鄉兒，那一回跟着江三混子和老

道：

兒（慚愧）別說了，石大叔。（四顧）方老師呢？我是特爲你探望他老人家的。（擺手）上的禮物放在桌上，忸忸的。）鄉下沒有好東西。兩包白糖，是送給他老人家吃的。這兒還有幾個泥人兒，送給他的小姐玩玩。您不知道，這次回家可真虧了方老師。我在人家做活兒平常又不得空。今天拾康醫生到黃莊看病，離這兒不過十里地。我就抽空來了，這點東西不成敬意，表表我的心罷了。

石 福 好小子！知恩報恩。只可惜方老師如今……咳！你問張大嫂去吧！我沒有工夫細說了。（下）

周丙元 張大嫂！可惜什麼？方老師不在此地了？

張大娘 （點頭嘆息）方老師在倒還在這兒，就是光景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她的小姐走了，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在裏屋躺着，病了有一個多月了。

周丙元 方老師病了？我得瞧瞧他去！

（張大娘點頭。周丙元急入室。趙老二引趙士洪上，士洪穿着小學生的新制服，頗得意。）

趙老二 我來看看方老師。（正欲入內，見周丙元掩面而出。）

周丙元 （哭着）可憐他老人家已經……

趙老二（驚心動魄，抓着他的肩膀搖撼。）怎麼？你說！是不是方老師已經……？啊！（便要衝進去。）

周丙元（止住他）趙二哥，別心慌，方老師沒有怎麼樣。這會兒他人有點糊塗，不大認識我了。我看見他那個樣子，心裏忍不住難過。

趙老二 糊塗東西！把找倒嚇着了！

張大娘 方老師的病是不輕呀！

趙老二 偏在這個小地方，一時又沒有什麼高明的醫生。

周丙元 我倒想起來，康醫生這會兒就在黃莊。離這兒不過十幾里路，他是我們那鎮上有名的好大夫，不知救活了多少人。不如馬上去把他用轎子接來。

趙老二 好，我跟着你去，咱們倆正好抬轎子。

周丙元 不用了，我那兒原來還有一個夥伴。

趙老二 你不知道，下雨路滑，三個人輪班，也來得快些。士洪！你回去告訴你娘，不用等我吃飯，我有事去了。咱們快走吧！

（周趙二人急下，士洪亦出。啞吧坐在矮凳上，靠着牆打盹。）

張大娘（向啞吧）你瞧你！吃飽了就睡！我到裏屋去看看，你在這兒看着門兒，別又睡着了。

（她拿了稀飯和衣服等物入內室，啞吧獨自坐着，又打起盹來。一彪形大漢闖入，他年紀有四十來歲，濃眉大眼，額上有一條刀疤。單看他的裝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富商，然而舉動粗魯爽快說話十分憨直，全無半點油滑奸狡及斤斤較量的習氣。他進來左右一看，上來一把提起啞吧像老鷹抓小雞一般。）

異鄉人（一口異鄉的土話，聲如洪鐘。）哇！我問你這小子，這兒有一個夏善人沒有？

（啞吧被他驚醒，見是個陌生人，而且來勢洶洶，嚇呆了。）

異鄉人（不耐煩）他媽的！你怎麼不開口哇！你又不是個啞吧！我問你這兒有一個夏善人沒有？

（啞吧給他驚急了，啾啾呀呀，指手畫腳的半天。）

異鄉人（失望的）他媽的！他還真是個啞吧！這下子算白問，去你的吧！

（他一放手，勁兒大了一點，啞吧被他搥倒在地，哭出一聲來。）

異鄉人 噢！話都不會說，哭倒會啦！這小子！

（張大娘自內室出，見狀又驚又氣。）

張大娘 噢！你這個人怎麼着，憑什麼打我的孩子！

異鄉人（陪笑）我沒打他，是他自己要往下倒，大嫂子別生氣。

張大娘（看他衣冠齊整，不便發作。）你找誰？有什麼事？真你的樣子不像是本地人。

異鄉人（異常高興親熱的）我可找着一個會說話的了。大嫂子，這話說起來長啦！大嫂子，你真機伶，我可不是此地人。我的老家離這兒幾千里呢！大嫂子！這話說起長啦！……

張大嫂 得了，你就快點說吧，別這麼大嫂子大嫂子的啦！

異鄉人 我來你們這兒還像是個生地方，可是也不能算太生，從前我還到過這兒一回，可是不是這麼着死的，是那麽個樣兒來的。

張大嫂 到底是那麽的那麽個樣兒呀？你這個人說話！

異鄉人 你不明白？老實說，那一回是黑夜晚兒，我跟着七八個弟兄，都繫着一色紅布包頭，身上暗藏着刀鎗，偷偷進了村子，等到深更半夜，喊開一家的後門，吧松香捻子迎風一晃，就衝了進去，衆弟兄就動手，……

張大嫂（驚）那麽說，媽呀！你……你你原來是個強盜！

異鄉人（憨笑）你瞧，大嫂子，多少年我就洗手不幹這個了，你怕我幹嗎？我如今改成做生意買賣，將本求利發了大財啦！

張大嫂（驚魂甫定）那你如今又跑來幹什麼？

異鄉人 我找一個人，一個救命恩人啦！大嫂子，要不是他，我早完了。且說那一天晚上，不知道怎麼走漏了風聲，人家早埋伏下了，這一下子衆弟兄傷的傷，跑的跑，我算頂個霉，叫人家給逮住了。

張大娘 ！那可糟了！

異鄉人 誰說不糟，好在我是有名的傻大個兒，論跑，是跑不快，可是我有個熬勁兒。這人家半夜裏就收拾開我了，把我吊起來，用刺樹條子抽成個血人，身上的皮沒有一塊兒是帶的，我咬着牙哼都不哼，「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講究竟是這點硬骨頭！

張大娘 嘖，嘖！嚇死人了！

異鄉人 大嫂子，娘兒們原來都像你，好軟的心腸。打着，打着，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過來了，長得和天仙似的，見了就一直哭，一定尋死覓活的吵着非放了我不可。那家子的當家人先還不肯，後來多半給她鬧不過，沒等天亮就真把我給放了。

張大娘 你這條命可真算檢來的，要等天一亮送到衙門去就沒命了。好！明火強盜，那還不馬上鎗斃！

異鄉人 可不是，後來我一想嚮玩意真幹不的，就是要飯都比這個強，一打定主意我就此就改邪歸正。

張大娘 如今你不怕有人知道你的底細？

異鄉人 那怕什麼，我到官廳自首過，存了案的。你眼！我現在開着好幾個鋪子，慢慢苦出頭了。心裏可就是忘不了那家子的救命之恩，我這回巴巴的跑來，帶來一點人參，綢緞做見面要是能找着，我朝着恩人磕幾個響頭，再回去心裏就貼實了。

張大嫂 那敢情，知恩不報還算人嗎？……呦！你說了半天，這家子例如是姓甚麼呀！

異鄉人 是姓……姓什麼？咳！我就犯這個毛病，越是要緊的地方越愛忘記。等我想想，這位善

人姓甚麼……彷彿是姓夏，大概是夏善人吧！

張大嫂 你怕弄錯了吧！我們這兒從來也沒聽說有個什麼夏善人，只有個方善人，可是誰都知道的，也可就住在那屋內。

異鄉人 他家是不是有一個長得天仙似的小姑娘？

張大嫂 有，有，自然有哇！

異鄉人 （大喜）我一路打聽，都說不知道，到底給我找着了，謝天謝地！

張大娘 可是他如今有病，這會兒剛睡着，你可別進去鬧哄。

異鄉人 是，是，大嫂子！我先回到棧房去拿那一點東西去！大嫂子！咱們待會兒見，不見不

散！（興忽忽的往外走，一個不小心帶倒一張椅子，發出巨響。）

張大嫂 輕點！你走道輕點兒好不好！瞧你這個莽張飛的樣兒！

異鄉人 對不住，大嫂子！我是粗手粗腳慣了的。別見怪！大嫂子，我看你也是個爽快人，挺

對我的勁兒，大嫂子！

張大嫂 得了，得了，去罷！再不走，樓板都要塌下來快了。

異鄉人 我這就走了，大嫂子！好不容易的找到了，好高興！

張大娘 你倒只顧高興，別人耳朵都給你震聾了。大嫂子，大嫂子的，誰是你的什麼大嫂子！
異鄉人 對不住！大嫂子！

（他正欲出門，石少卿與石福入，他們後面還跟着一個人，穿着雨衣，一頂雨帽戴得低低的，形狀甚爲詭祕。）

異鄉人 （與那個穿雨衣的人擦肩而過，穿雨衣的人望了他一眼，他也不覺得，只顧叨嘮着。）那個小姑娘，長得跟天仙似的，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她。……（下）

張大娘 石少爺！你回來了？……後面那一位是誰？

夏宛容 （脫下雨帽）是我！張大嫂！

張大娘 （大驚失色。）鬼！鬼！活鬼出現，我的媽呀！（便要逃走。）
石福 噓！別嚷！我告訴過你，夏小姐沒死。

夏宛容 別害怕！張大嫂！我是沒燒死（聞室外有腳步聲）來，來，我聽見有人來了，咱們到那屋裏去，我告訴你實話。（張大娘遲疑的跟着她，二人入另一內室。趙老大匆上。）

趙老大 石老師、你回來得真巧，我告訴你，不得了啦！剛才我聽見張快嘴說，夏二老爺已經到縣城裏去告了方老師，說是什麼有反動嫌疑呀等等的，案情十分重大，縣裏已經派下一排兵來逮他。張快嘴是在路上碰見，他就先跑回來告訴我，這會兒兵只怕馬上就到。石老師！你趕緊想個法子，把方老師先藏起來吧！

石少卿（冷笑）笑話，讓他逃好了，石他有什麼憑據！弄得不好，再告他個誣告良民的罪名。趙老爺！你也太胆小了！急得那副樣子。

趙老大 我聽見了 自然不能不說起一聲。石老師！別說不要緊 聽說這裏頭還有你呢，你也提防一點！

石少卿 有我更好，我倒要知道我是怎麼一個罪名。青天白日之下，看他能把我怎麼樣？這個只好嚇嚇嚇 鄉下人罷了。謝謝你，趙老爺！有我在這兒，不防事的。我先看看方老師去，倒是他的病要緊。

趙老大 那就請你順便把狗良替我喊出，來我說跟他有句話說。

（石少卿點頭，主僕二人同入內室。趙老大一人徘徊室中，急躁不寧。張大娘與夏宛容自另一內室出。）

張大娘（滿臉笑容）夏小姐！走得好，走得好，再晚一步，您就受罪了。如今屋子那燒完了，夏二老爺都是借住在別人家裏的。

夏宛容（一邊脫着雨衣）唉！父親真可憐，現在我爲難的就是這件事。我見了他老人家又不能不說細情，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她脫下雨衣，趙老大看見大驚，張大娘忙去對他附耳解釋。這時我們看清楚，宛容已較剛大有改變。她臉上很有血色，眉目舒朗，舉動敏捷，因爲穿了一套男子式的短衣長褲，更顯得十分健美，那種抑鬱纖弱，楚楚可憐之態，

已無形的消逝了許多，她這時環視四周，不禁感慨係之。）

夏宛容 唉！什麼都變了，什麼都變得這麼快！真是想不到。（趙菊貞自內室出。）

趙菊貞：（欣慰的）夏姐姐！聽說你回來，我真高興。呦！你長胖了，臉蛋兒紅撲撲的，比以前更漂亮了。

夏宛容（微笑）是嗎？到了外邊，一進學堂，吃得下，又睡得着，怎麼會不長胖呀！這兩天已經差一點了，因為我父親的事，少卿最近才告訴我。我老惦記着父親，心裏又難過起來。

趙菊貞 你父親見了你一定喜歡得不得了，他真想不到又能見着一個親人啦？

夏宛容 咳！誰知道哪！張大嫂，你陪我看方老師去，菊貞妹妹也來。

趙菊貞：我就來，我爸爸找我啦。（夏宛容及張大娘下）爸爸！您找我有什麼事？是不是聽說有兵來逮方老師，害怕啦？

趙老大 是呀！你別老待在這兒了，快跟我回家去吧。你一個姑娘家，半大不小的，萬一這兒出個亂子，你白耽驚受怕，多不值得！

趙菊貞 爸爸！難道還怕他們把我也逮去嗎？別說不會出事，就是出了事，連我也應該在這兒，大家幫着方老師說句公道話才對，怎麼反倒來叫我回去，您要走，您走吧！我是不能走的。方老師病得這個樣子，那兒離得開人照料？我不能扔下他不管。除非方皓這回兒回

來，我才能走。我已經照料了好幾天了，這會一走萬一方老師真有了什麼，您想，您不是叫我往後一想起來就要難受嗎？（淚下）我不，我不回去。

趙老大 好，好，不回去就不回去，哭什麼！丫頭！做父母的人總是癡心的多，生怕你們吃了苦！咳！得，你既然不肯回去，那我索興也在這兒看着，還放心些。好在天塌下來自有人頂，與我不相干。

趙狗貞 這不結了！就在這兒歇會兒吧！我一會兒再來陪您說話。（入內）

趙老大 這孩子！我總拗不過她的！（坐在屋角抽着旱煙袋）（石少卿主及張大娘自內室出。）

石 福 少爺！我看方老師……（搖頭）

石少卿 這兒的草藥醫生本來沒有用，得趕快去我一位好醫生來才行。

張大娘 剛才趙老二和周丙元已經去請醫生去了，怎麼還不來呀！啞吧！你快到外邊去看看

去！咳！方老師又是外路人萬一有什麼，連個親人都不在跟前！（啞吧急下。）

石 福 少爺！你這次回來，夏二老爺那邊，還是打算見不見他呢？

石少卿 還沒一定，要看宛容的意思怎樣。說老實話，這樣的老泰山不見也能。……

（一個人在門外讓開了。）

聲 哇！我把你這個狗賤人呀！湯！湯！

(江三混子唱着京戲的調調兒撞了進來，他居然穿上一身半舊的中山服，神氣活現，又喝得有點醉醺醺的。)

江三混子 (拍桌子 板凳的) 喂！喂！我說方老頭子，你裝什麼蒜！小學裏不聘你了，你憑什麼還有臉要賴在這兒：這是公家的房子，人家開了學要用了，你聽見沒有？你給我出來！

張大娘 輕點好不好？一來就這麼拍桌子打板凳。

右福 瞧這個混小子！喂！我說江三混子，你少在這兒擺威風，人不可以忘了根本，你爹可是給石家石祠堂的，你媽跟人跑了……

江三混子 ！——你這個老東西，礙你什麼事了？少說廢話 惹得我江三爺生了氣 可不是玩的！我如今只要在夏二老爺面前告你一狀，包你吃不了兜着走！

右少卿 你這個無賴，在這兒胡鬧些什麼？

江三混子 是你，石大少爺回來了！好，你來得好，正趕上這場熱鬧。方老頭子如今也不用搬走了，你還有，你們倆兒是白煮豆腐，一鍋兒窩，一個也跑不了！

右少卿 你原來是這麼一個爲虎作倀的卑鄙小人！

趙老大 (拉拉少卿的衣袖) 石老師，別理他了。

右福 簡直不是東西，您才知道呀！

江三混子（陽奉陰違）好！好！罵得好！我勸你們別樂大發了！你們聽——這是什麼聲音？（窗外有多人的脚步声。）

張大娘（跑到門邊去看）好多人望這兒來了，這是幹嗎呀？

趙老大（心虛的）石老師……我看……

江三混子 我告訴你們，夏老爺請的兵到了，這小子夠你們玩的了。

（趙老大及張大娘均大驚失色，慌得走頭無路。石福亦駭，惟石少卿神色如故。江三混子頗爲威風的拉開了大門等着。然而走進來的是一個醫生打扮的人，後面是趙老二及周丙元，還有趙士洪，夏淑雲等幾個小學生。若干老老少少的鄉民擠在門外階上，向裏觀看。）

趙老二（拭汗）石老師！我們把大夫接來了您正好陪着他去看病。

周丙元 這位就是康醫生 我現在的東家。

石少卿 康醫生，總求您多多費心。

康醫生 久仰方老師是一位賢德長者，我一定盡力。

（石少卿陪着康醫生進內室去。）

江三混子（拍拍周丙元的肩膀）喂！朋友，你混得不錯呀！你們可是老夥計呀！

周丙元（拳勒袖）滾你的！鬼才是你的老夥計呢！

趙老（亮出水桶粗的臂膀）想挨揍是不是，我見了你就有氣！

江三混子 喘！喘！你們等着，一個也跑不了！（見勢不佳，抱頭鼠竄而去。）

（其餘的人都在屏着氣息，靜等方老師病況的報告。）

鄉衆（在門外，紛紛的悄聲互問）方老師怎麼樣了？怎麼樣了？好些沒有？好些沒有？

（小學生有些跑到內室邊去探望，趙周兩個壯漢則在門外踱去，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趙老大垂頭長嘆，張大娘又走到木龕前去禱告。）

張大娘（低聲）聖人保佑呀！菩薩保佑呀！保佑善人有病早好，脫災脫難呀……

（大家的心正在專注內室時，忽聞門外有多人整齊的步伐由遠而近，少頃，又有立止，向左轉，少息的口令聲。門外的鄉衆紛紛退避。）

鄉衆 好多的兵！兵來了！兵來了！來幹什麼？兵來幹什麼？

（夏希紳及朱校長上，江三混子跟在後面。）

夏希紳（回頭向江三混子）你去招待招待王班長，說請他先休息一會兒，好在有弟兄們看着

這所房子，不怕他們飛上天去，到要動手的時候，我再打他的招呼好了。

江三混子 是。（急下）

（夏希紳習慣的先把四圍的物和人掃視了一轉，他那冷酷的眼光，就像一陣冰雹似狂落在衆人身上，仙受者不寒而慄。他自遭變以後，臉上更是瘦削，乾枯，面色亦更青冷，活像

一個骷髏。目光更爲尖利刺人，帶着一種病態的炙熱的光芒。頭髮白了許多，從前手錶那種神經性的顫抖尤其不時發作。整個的看起來，他好像衰老得多，但那種梟厲之氣却有着無減。他一眼看見小學生中有他的族姪夏凌雲在內。）

夏希紳（厲聲）夏凌雲！你在這兒幹嗎？

夏凌雲 我，我來看方……方……

夏希紳 哼！有什麼好看？回去！（向鄉衆）走，走，都給我走！

（夏凌雲哭着走出去。門外的衆人有些散了，有些只退了幾步又慢慢挨上來。）

夏希紳（向朱校長，嚴責的）朱校長！如今影響到小學校的名譽，丟了小學校的面子，你可怪不得我！我屢次告訴你，方樹仁這、伙既是小學不聘他了，就應該早點趕他出去，你一直就沒辦到。你看，鬧到今天，大家都不好看。

朱校長 他一直生病，病得很利害，我不好太逼緊了。我想，一個病人……

夏希紳 哼！他病着還在搗亂，你知道嗎？總之，他一天不離開這兒，就永遠是個禍根，永遠叫人不敢放心他。……

（康醫生自內室出。）

趙老二
周丙元 康醫生！怎麼樣？

康醫生（搖頭）心臟弱極了，身體也太虛！這都是平時營養不足，又加上操勞過度所致。我剛才已經給他，了一針葡萄糖。不過這沒有什麼好處。這完全要慢慢的靜養，再石是否能
有轉。尤其是精神上絕對不能受大刺激。不然的話，隨時都可以發生危險的，要小心才
是。（收拾東西預備走）

周丙元（突然）康醫生，您先回去，我告半天假，我……（言不成聲）

康醫生（點頭）好！不過抬轎子……

趙老二 我給您現找一個人去！

（趙老二送康醫生出去。周丙元哭出聲來，夏希紳見了，發出數聲冷笑，以示快意。）

夏希紳 江三混子！（他不知在何時已經回進來）去叫那個方樹仁出來！

江三混子 好，他不出來，我拖也拖出他來。（往內室走去）

趙老大（見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得上前拉他）江三混子，有話好說，你少行蠻！你念方老

師是個病重的人，千萬別胡亂的驚動他。

江三混子 少管閒事，去你的吧！（一掌將趙老大推倒在地。）

（趙老二剛好進來，見狀大怒，立刻像一隻猛虎般的撲上去。）

趙老二 好小子！你敢打人！招老子的拳頭！

（兩人登時惡鬥起來，趙老二身強力壯，江三混子漸漸不支。）

江三混子 救人哪！救人哪！

夏希紳 住手！趙老二！你再胡鬧，連你一塊抓走！

趙老二 （鬆了，忍憤填胸。）姓夏的！你平常仗勢欺人，作惡作過了頭了。今天要是再想難

鄉衆 （在門外）對！對！跟他拚命！跟他拚命！

夏希紳 哼！你們這些沒有王法的東西！當真想造起反來了？我早料到這一着了，外邊有兵在

這兒等着你們呢。好！先把你們這幫人捆起來再說！去！江三混子，叫他們來！

江三混子 是。（忍着傷痛要往外走。）

趙老二 （向三混子）你敢動一動！

夏希紳 好，好！我自己去！看你們敢把我怎麼樣！

（他一步步的望外面走去，鄉衆有的紛紛退讓，有的“拳勒袖，趙老二則像兇煞一般，當

門而立，正在看看逼近之際，石少卿的聲音忽自內室發出。）

石少卿 大家且慢！方老師出來了！

（原先緊張的情形至此陡然鬆弛，人家回轉視線注視着裏面。方老師出現在內室門口，石

少卿和趙菊貞在他的兩側扶掖着。他雖然帶着病容，較前略覺瘦弱，但目光仍極清明，臉

上老帶着微笑，那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似乎愈發深刻，而達到最高超的境界。這時他緩緩

的走到夏希紳面前。」

方老師（聲音微弱，但是十分和悅的。）夏老先生！一人做事一人當，諸事都有樹仁在此候教。他們都是安分的莊稼人，請不必牽連在內。

夏希紳 哼！到了今天還在冒充君子！其實只要老早知趣一點，豈不更好？

朱校長（突然跑到方老師面前。）方先生！我人無能！我愛莫能助！我對不起你！啊！天哪！（掩面而出）

石少卿（扶方老師到藤椅上坐下，向夏希紳。）夏老先生！我倒要請教，方老師到底犯了什麼法？要受這種逮捕的處分？

夏希紳 你？你不配來問這些個！也好，明人不做暗子，我就讓你明白，明白。你聽着，方樹仁的罪狀，第一條是「身世不明，心懷叵測。」……

石少卿 好空洞！這簡直是莫須有的事了。

夏希紳 第一條是，「行爲不檢，誤人子弟。」……

石少卿 更是胡說！

夏希紳 第三條是，「拐帶人口，假作養女，盜名欺世，混人耳目。」……

鄉衆 什麼？拐帶人口？方老師會拐帶人口？

夏希紳 第四條是，「鼓動鄉民，圖謀不軌。」第五條是，「領率衆人放火搶火，以致燒死人

命三口，損失財產無數。」這就很夠了吧？其他不必說了。

鄉衆 方老師放火？他放的火？

石少卿 （不怒而笑）這簡直是笑話！你瘋了還是醉了？

夏希紳 你少得意 這最後一條連你這個小子也仔裏頭 你也是嫌疑犯 你爲什麼第二天一早

就溜之大吉 當然你也有份！

趙老二 姓夏的！你真是狼心狗肺，忘恩負義的東西！別的不說，你那天遭了天火燒，要不是方老師領着頭兒，就沒有一個人肯去救，如今你恩將仇報，倒反咬他老人家一口？這叫人還有什麼活頭！方老師！您的心吃虧太好了！要是早聽我的話不去救，那會把他燒死在裏頭，豈不就完了。

方老師 趙家二哥！少說一句！……

夏希紳 這麼說，你也是一個共同犯！好，遲早連你算上！

石少卿 簡直是一條瘋狗！

鄉衆 胡說！瘋狗！

（夏希紳正要大如發怒，夏宛容奔上。）

夏宛容 少卿！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的父親！（撲到父親身邊）爸爸！
不孝的女兒回來了！
的心放寬一點吧！您

（她的出現使衆人吃驚不小，幸有張大娘和趙老大暗中解釋，方才釋然。夏希紳呆若木雞，用眼睛睜着宛容，朝後退了幾步。）

夏宛容（跪在他腳邊。）爸爸！您醒醒！您是做了一場惡夢，現在該醒了！過去的一切讓它過去吧！您現在有您的女兒，就什麼都會又是一個樣子了。您先靜一靜，讓我告訴您……（夏希紳茫然的跌坐在椅上，宛容低低的向他訴說。忽啞吧排開衆人，盆息自外而至。他手持鮮花一把，很興奮的向衆打着手勢。衆人正在不解，俄見方皓及其母白苦玉趕來，不禁歎息。她們倆急趨方老師前。）

方皓 好伯伯！您……（失聲而哭）

方老師（含淚的微笑）好孩子！你來得正是時候！再遲一步，恐怕……

白苦玉 老朋友！我們一得信就趕來了，想不到……（淚下）

方老師 若玉！生老病死，人皆有之，有什麼看不破的？別讓悲傷佔去我們寶貴的時間，談談你們最……的情形吧！……（衆人只顧看這兩對父女重聚，相對密談的情形，不覺忘了兵臨城下的威脅以及其他種種。他們看見夏希紳的神色已逐漸溫霽，夏宛容這時立起身來，招呼石少卿。）

夏宛容 少卿！過來！我們一同請求父親恕罪！

石少卿（勉強而帶着慚愧的）夏老伯，請您恕我們不辭而別之罪，還有剛才說話，有許多頂

撞的地方，也請原諒！

夏希紳 哼！（不理他，向宛容。）別的先不提，不過這場火倒是起得真奇怪！（思索）

夏宛容 是呀！我也不明白。（也在思索）

方老師 （向方皓）孩子！你已經考取中學了，我真高興，只可惜我答應你的那串珊瑚手串，現在不能送給你了，我拿它押了一筆錢，還沒能贖出來。

方皓 （欣然將手腕舉起）我已經得到手了。忽看！這不是？

（夏希紳與夏宛容開始注意。）

夏希紳 （低聲）你看，那是你後母的首飾！

夏宛容 我也好像看見她戴過的！奇怪！

方老師 （問方皓）你從那兒得着的？

方皓 是我媽媽花錢買的。

白若玉 我最近在一家拍賣行，親眼看見有兩個人，拿着這個手串來賣。這兩個人情形很奇怪，一男一女，很親密，都又不像正式夫妻，年紀都有三十多歲，穿得很闊綽，舉動却又很下流。最奇怪的是，我覺得面熟，好像在那兒見過一兩面似的；還有，他們說話都帶此地人的口音，我當時買了餘備給皓兒做紀念，誰知回家對她一形容這兩個人，她立刻猜到恐怕是……

方皓 我媽媽見到的那兩個人很像……（抬頭看夏希紳父女，見他們正在向這邊望着，伸口不說。）

夏宛容 （走過來，拉着她的手）好妹妹，你說這兩個人像誰？

方皓 我不說了，看樣子，你已經明白了。

夏宛容 是的，我想，你不說我已也猜着了。那兩個人像我後母跟賈仁義，對不對？（走向父親）爸爸！你聽明白了嗎？

夏希紳 怪不得那回連尸首都沒找着！原來是走了尸了！啊！我恨不得把他們兩個狗男女……夏宛容 爸爸！您現在可以明白，過去有多少事情都是他們的謊言詭計。得，爸爸！過去的一切讓他過去吧！得饒人處且饒人。您現在對於眼前的事，可都得用另外一付眼光去看了。如今只有您的女兒在您身邊，她是永遠愛，敬您，願意，幸福的。聽了他的意見吧！會覺得一切都跟以前不同的，是不是？爸爸？

（夏希紳漸漸低下頭去，默然無語。異鄉人挾着一大包東西進來，見屋中多人，便問。）

異鄉人 善人呢？那一位是那位夏善人哪？（一眼見到方皓）哦小姑娘你還記我嗎？你還，那麼天仙是的好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方皓 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呀？

異鄉人 你忘了，那天晚上我吊在你家後園子裏，是你吵着要把我放下來？

方皓 沒有的事，我不明白你說的什麼？

異鄉人 你還不明白？……（漸漸覺得不對。）我自己也鬧糊塗了！（拍拍腦門，忽然跳起。）
你今年多大歲數？

方皓 （怔怔的）我……十二歲，你問這個幹嗎？

異鄉人 壞了，壞了，我如今做賣買做了四年，到官廳自首，又坐過五年的牢，一共過了九年，怎麼那天你還這麼大，過了九年，你還這麼大呀！糟了，你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再叫我上那兒去找呀！（急得滿屋打轉）

夏宛容 （徐徐起立）我倒想起來了，你是吊在我們後園子挨過打，打成血人似的，我看着真難過。爸爸！你還記得麼？我跟 哭着求情，您後來就答應了。對不對？爸爸！

夏希紳 （點頭）對了，我記得那天魅住的一個臉上是跟他一樣有這麼一條大刀疤。

異鄉人 （欣喜）一點不錯，我從前的渾名就叫刀疤子老五。這會子可真找着了。您瞧！如今我開了鋪子，發了點財，這點東西，您跟 那位小姑娘，不對，如今我該叫她大姑娘了，千萬收下吧！要不是 跟您的姑娘那時放了我，我的命早完了。多少年的心願今天可了了，往後我都可以多活幾年。（傻笑了一陣）喝喝喝喝！我今天要不跟您，位多磕幾個響頭，我回去會睡也睡不着的。（突然）是姓夏，對不對？（夏希紳點頭）瞧！我這個記

性誰說壞呀，到底還是姓夏。我就記得是夏善人囉！

鄉衆（哄笑）夏善人我們從、也聽說過！

趙老二 他要是個善人，那才……

方老師（止住地，誠懇的向夏希紳伸出手來。夏老先生！我衷心的祝賀你！第一慶祝你們

父子重逢，第二慶祝你助人常樂，這都是人生最難得的愉快。你願意跟我握個手嗎？

（夏希紳望望他，遲疑了一會又低下頭去，並未伸出手來。）

江三混子（不耐煩的）夏二老爺，時候不早了，我去叫上班長來逮人啦！還等個什麼呀？

夏希紳 廢話！要你來催什麼，給我滾出去！

江三混子 是，是。（悄然退下）

異鄉人 夏善人！你那次一高抬貴手，把我放了，您是不覺怎麼樣，我可得了大恩典，大好處了，我這條命就像是您賞給我的，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報答您才好，我給你多磕幾個響

頭吧。（就要跪去）

夏希紳（和悅的攔住他）這裏人多不便，不用客氣了。

夏宛容（乘此轉圈）爸爸！咱們回去吧！還待在這兒幹呀呀！

（夏希紳不置可否，徐徐起立向門外走去，異鄉人和夏宛容在後面跟着三人同下，門外的鄉衆亦尾隨着他們散去。室裏的人彼此面面相覷，正自驚疑不定，俄聞外面有立正，向右

轉，開步走之口令聲，整齊之脚步聲又起，然後逐漸遠去以至消滅。周丙元（欣喜的）兵走了，夏二老爺打發他們回去了。

趙老大（眉頭頓舒）現在可沒事了。

張大娘（又到木龕前去插香）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趙老二 大家慢着高興，夏二老爺的事靠不住，這種人天生的狼心狗肺，誰知道他又是耍的什麼鬼把戲！

方老師 趙家二哥！不要把一個人太看死了。我們人生下來的時候個個都是好人，都像一張白紙似的乾淨心裏一點骯髒沒有，這都是後來他的環境不好，運氣不好，硬結逼上爲非作歹的路上去的。我們對於這種人只有可憐，只有慢慢扶他走上正路；要是我們，眼看着他已經掉在井裏，我們反倒往下扔石頭，他不是一輩子不能翻身，一輩子不能重見天日嗎？……（漸漸氣弱）可嘆，有多少人……就是因爲……有一天碰巧……只做了一件壞事……就從此……背上了惡名……洗也洗不掉……就只好做壞人……做到底……仔細想想……常常是我們……投石下井……之過呀……

石少卿 方老師！真是一付菩薩心腸！這麼說起來，我們很慚愧！

方老師 所以我常常相信，如果一個人，那怕是個惡人，他偶而做了……一件對別人對自己都有益處的事的時候，……我們旁人一定要鼓勵他……要讓他……去懂得其中的樂趣……

他一旦懂得……就永遠會貪求着這種……快樂……不肯放手了。……這每每是……人生最大的快樂……（聲漸漸低弱不復可聞。）

白若玉 樹仁！你太興奮了，應該去休息休息才是！你這會兒覺得好些嗎？

方老師（微笑點頭）我很好！若玉我覺得還有很多該做的事沒有做，可是已經到了該我休息的時候了。好在一定還有許多人替我去做的，我知道！

方皓（天真的）伯伯！您現在有什麼事，我替去做！

方老師（欣慰的）當然，孩子！我相信，你是頭一個會照我的意思去做的人，另外系有許多許多人都會去做的。所以我非常快樂。（忽然如有所見。）你們不覺得屋裏很亮，很高，太陽出來了！天上還有五顏六色的虹！……真好看！……

張大娘（走向窗口）那兒來的太陽呀？雨倒是不下了。

白若玉（受到一種不幸的預感的侵襲，就憂的疑視着方老師）樹仁！樹仁！不會的！不會的！你……（低頭掩泣起來。）

方老師（從幻象中極力掙脫）若玉，不要難受，我覺得我的時間已經不夠多了。來！來！你們都過來，讓我看看。（衆人都走近來圍着他，他含笑的逐一審視。）好！你們都好！少卿！宛容是個好孩子，你很幸福！你是……

周丙元（滿眶眼淚）方老師！我是周丙元，不認得我了？

方老師 哦，認得！認得！好！好！身體好，精神好，有辦法！有辦法！趙士洪！過來！你穿了新制服好漂亮！趙家二哥！有一句今天我不能不說了。士洪的制服費其實是他大伯伯替他出的，我不過頂了一個虛名。趙大爺！你剛才受了別人欺侮，也只有趙一哥上去幫你。你們哥兒倆一向是心和面不和，其實親兄弟到底是親弟兄！我看，你們今天當面講了吧！也叫我這麼一個病人看着，心裏高興高興！

（這兩弟兄怔了一怔，彼此對看了一會。）

趙老二 （跑過去）大哥！

趙老大 （同時）老二！

（兩人拉着手流淚。趙菊貞跑過去把趙士洪一把摟在懷裏。）

趙菊貞 （挂着眼淚笑着）我的士洪弟弟！

方老師

（點頭微笑）好！好！互助社的事情，現在我可以完全放心了！

（他眼睛一閉，忽然暈去。衆人大驚，圍住呼喚。）

白若玉 樹仁！樹仁！

方皓 伯伯！伯！

衆人 方老師！方老師！（這時天忽放晴，虹霓一彎，描瓦天際，滿天晚霞金光燦爛，夕陽破窗而入，屋內異常明亮。庭樹枝搖晃，鳥噪聲喧。室中香煙氤氳，瓶花含笑，一切景

象，儼然春日重來。方老師漸漸睜開眼睛。）

方老師（用夢幻的眼光看前面，現出和悅的笑容。）皓兒！你看，我們到了仙人洞的門口嗎？明兒見的太陽，蔚藍的天空，花兒開着，鳥兒唱着，永遠是春天，永遠是春天！（欠身而起，指着若玉。）那不是那位白衣仙女，她來歡迎我們了！（欣喜的）走，皓兒，我們到仙人洞去！

（他向前移動脚步，搖搖欲倒，衆人忙去攙他回到藤椅上時，發現他已含笑而逝。遠遠小學書的風琴奏着「春常在」一曲，恰如天上傳來的仙樂。衆人還跪其側，低聲掩泣。）

張大娘（合掌）他老人家成仙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夏宛容滿面笑容，一手拉着她父親夏希紳跑進來。）

夏宛容 方老師！我爸爸願意來和你握握手！怱……啊！（跑到方老師椅旁，哭泣起來。）

（夏希紳先伸出去的那隻手慢慢軟垂下來。他一人站在門邊，呆呆的望着這幅景象，最後低下頭去，心中似含無限悔恨。幕下。）

——全劇完——